

謂之無是非之心者可矣。顧君能如孟汲也。近與重皆可也。顧君能如馬程也。遠與輕皆可也。故曰無適而非義也。往年顧君初入吏部。嘗聞劉約齋言其材之美矣。既居吏部。又聞林基學言其學之正矣。比得數聯譙席。瞻德容。聆法語者。又數月也。則其所以辭近而居遠。舍重而就近者。其爲義。四方固皆誦之。豈待於予之言哉。斯往也。當考課之責者。固不能以南北爲重輕矣。顧君名陽和。字志仁。福建莆田世族。起家嘉靖辛巳進士。

贈林瓊州序

丹丘林君質夫。歷任南京兵刑二部主事。至署郎中。有瓊州

之陞。或曰瓊州古珠厓儋耳之地。蒼屹黎母。射石版之所。盤迴南龍。延澄諸湖之水。襟帶而墊隘。於是生黎數犯其邊。群蚤恒肆其患。颶風時振其居。賈捐之所謂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害。欲棄之者。乃今航海而往。質夫遠乎。或曰瓊在大海之中。幅員二千里。既領三州。復隸十邑。雖畿甸鉅郡不逮也。乃若合浦之珠。嶺羅之藤。翡翠玳瑁之珍。五木七寶之貴。甲於天下。乃握符而居。質夫富乎。涇野子曰。不然。是非以言質夫也。前之者。是以難言輕質夫也。後之者。是以利言小質夫也。若質夫。則予久知之矣。夫時有變易。志有定守。質夫之在車駕也。管撥四十二衛馬快夫船盡革。異時內臣多

索船隻。歲省各衛夫船之費。至十四五。他日守備。論其擅減。進鮮船隻。藉有公論。而免夫減船之事。利害甚重。乃質夫力抗之。而不撓。彼瓊州之物。當視之如糞土矣。質夫之在刑曹也。持法嚴明。吏胥畏服。諸僚稱材焉。最爾瓊管。何足難乎。况此地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謫秩之人。多立家而占籍。今衣冠禮樂。已班班然矣。異時姜唐佐王進慶及明興王克義。丘仲深者。皆由此其產也。或者之言。豈知今之瓊州。非漢之珠厓乎。然則質夫爲之者。如之何。曰。君子之治庶民。猶天之於萬物。父母之於子也。天之於萬物也。以三時生之。而不足以一時殺之。而有餘。父母之於子也。自少撫育。教訓之。頻

老或不用一荆。故君子與其威浮於恩也。無寧恩浮於威。與其義浮於仁也。無寧仁浮於義。故君子因其政。不易其俗。行其禮。不違其情。宣其樂。不逆其生。故居山者。不以魚鼈爲禮。非賤魚鼈也。山所不有者。而責之。則固矣。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非薄鹿豕也。澤所不生者。而求之。則濫矣。故曰。知慈而不知嚴者。母而不父。民斯玩。知嚴而不知慈者。父而不母。民斯携。夫玩雖不合於矩度。然猶有民也。至於携焉。民斯去矣。此恩威重輕之別。仁義大小之分。君子不可不蚤察而詳圖之也。書曰。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此非古之格訓乎。質夫名文華。莆田鉅族。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少叅棟塘陳君序

棟塘子陳氏忠甫以南儀制即中陟湖廣少叅戒行有日涇野子餞之鷲峯東所酬爵既行棟塘子曰昔者吾子之論大禹也止以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定聖人焉恐此三者不足以盡聖學之精微涇野子曰此正其精者耳仲尼至聖也於此三者再言其無間然而吾子乃猶以爲不足乎夫後世學者多驚心高遠興論新奇或遺落事爲饌浮五鼎衣度齊紈田連阡陌屋亘里閭不知其過也侈然猶以爲得道者有之吾子蓋嘗鄙之矣乃又有是言何也其以吾子常從事於菲食惡衣而謂禹不但如是邪曰近有應仁卿者嘗論精一執

中其言頗妙第於予之心有感焉曰精一執中固在於飲食衣服宮室之間耳若是則何以謂之人心道心也曰夫人豈有二心哉心方之乎形氣其道即寡矣私而有害不亦危乎心方之乎道義其人即寡矣隱而難見不亦微乎故人心雖危其實可制而不可無道心既微其究可著而不可昧故飲食衣服宮室者心之入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者心之道此之謂惟精乎此之謂惟一乎此之謂允執其中乎當舜之時巢父許由之徒有見於道心也遂至捐飲食衣服宮室而去之堯舜禹曰世豈有不服食者之道哉此賢智者之過乎中不可以教天下後世也饗餐窮奇之徒有見於人心也遂至貪飲食衣服而亡之堯

舜禹曰。世豈有喪禮義者之人哉。此愚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不  
可以教天下後世也。由是言之。精一執中。皆自飲食衣服宮室而  
作矣。後世學者。或既爲巢許之論。而又兼行饕餮長窮奇之事。  
宜中庸之道。三代以後。民鮮能乎。棟塘子曰。吾子之發精一  
執中。視仁卿又少白乎。棟塘子天性孝友。博學能文章。見善而  
能好。見惡而遽絕。歷仕禮兵刑工四曹。皆以清謹明公見稱。  
蓋有志於學聖人之徒也。惟恐執乎中者。或少偏焉於其別也。  
直述席間論答之語。以識之。後將以瞻斯道之有傳也。少際  
之政。不足爲棟塘子語矣。棟塘子名良謨。浙之安吉人。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欽臯編刻

序

贈恒山張公北歸序

予同年恒山張公仲齊提督操江三年矣。去冬適朝覲會試之期。海寇竊發。公分兵勦捕。十九垂滅。言者未聞。先以論列。皇上震怒。至削籍。令歸田里。南京公卿自大司徒鳳山秦公以下。皆有詩章。大中丞治齋萬公為問序焉。予往唁公。因言曰。夫盜與其難戢于後。不若善息於先。昔陳忠奏立捕盜法。

凡強盜為上官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三發令長免官。公誠如是行也。寧有他盜乎。公曰。迂哉。淫野夫。吏各有所統。而權各有所屬。予方責巡捕之官。已為過甚。又安能以及守令之長邪。夫今日之事。將予人言之未盡聞乎。下情之未盡得乎。籌策之未盡廣乎。刑罰之未盡適中乎。有一於此。皆予之咎。不能仰承。

聖天子憂民意。削籍尤為薄譴耳。予嘆曰。事權有分制之異。鎮江罷叅將之戍。江淮承水旱之餘。會逢其適。有數存焉。乃公皆責諸已。而不尤人。便欲角中歸策。其有古大臣省愆思過之風哉。予與公同第。二十有五年矣。知公久且深。正足以

平物而不迂。直足以振紀而不撓。明足以察奸而不譎。廉足以立威而不回。信足以孚人而不同。忠足以體國而不比。守足以秉節而不移。甚至片移尺牘之或失。雖下官之申稟亦必采之。而不以為難。予嘗以為邦之司直。士之楨幹。竊冀朝夕大用以澤民也。乃遽以盜發而獲戾。雖謂之命亦可也。乃公猶自責已不已。如此豈以當其難。未可他諉乎。漢武帝時。禁民挾弓弩。而吾丘壽王奏言。宇內日化。方外向風。其盜賊猶有者。則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夫今以數十郡邑不能撫字招安。小民日毆桀黠無賴。為盜於江海島嶼之間。乃公以一人之力。而任捕除。即盡力捕除。盜且又生。將若

何。然則公之自責不已者。豈以當以其先。未有所請乎。  
聖天子志復唐虞三代之治。方恭默思道。或究盜起之由。而  
畧捕盜之法。則必 霽威。再起公於撫治鈞軸之地。雖海隅  
外戶不閉。行者不持寸兵。卧赤子衽席上。亦可跽而見也。然  
則公之引咎責躬於往者。亦已矣。惟是雖在江湖。而有廊廟  
之慮。如范仲淹者。則固當夙夜不暇。無但優游林泉。自以為  
息肩也。

贈大司成方齋林公序

方齋先生。莆田林公汝英。守南京國子監祭酒。越年矣。  
上命改國子監祭酒。且行。其徒楊鈞。歐陽乾元。數十人來。曰。

方齋先生之教我諸生也。楷範端以愨。啓迪正以勤。差歷之  
撥。公以平寬而有制。嚴而不刻。諸生方日漸月化。以求登夫  
岸也。乃今舍我以去。當路者不亦厚彼而薄此乎。涇野子曰。  
無以為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諸士豈未  
聞方齋子講邪。且諸士欲立達於已。顧不欲在彼者亦然邪。  
夫辟雍雖有南北之設。論輕重廣狹。北雍尤廣且重。蓋在  
天子輦轂之下。四方秀造。輻輳於是。得方齋子蒞之。教遠而  
化博。以成 國家棟梁榱桷之材者。何限。不三二年。并南雍  
諸士布列內外。上以移風。下以易俗。裨補於明時不淺。不猶  
愈於在此乎。且方齋子嘗任翰林編修。春坊贊善。為

上經筵講官。其言溫厚和平。多所啓沃。蓋有宋范祖禹之風焉。聖主每御文華。意未嘗不在替善也。況今水旱爲災。盜賊竊發。報無虛月。斯行也。方齋子仍任講筵。必有訂謀正論。仰贊聖主。即致中和。以成位育之功。蓋不啻一辟雍作人而已。不猶愈於在此乎。諸士抑嘗聞龜山楊先生耶。龜山固建人也。嘗師事明道程子於潁昌。及其歸也。明道曰。吾道南矣。後龜山官祭酒。雖未久。風化所及。蠻夷知名。其後延平李氏。新安朱氏。皆傳其道焉。夫龜山所仕。猶在靖康之間。而其所傳。惟止於一隅之士。乃其道。今數百年。爲士林師仰。未衰。豈若方齋子。當斯世。大一統時。受知。

聖明。兼兩京國子祭酒。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則其所以係國家之重。而明斯道於當時。以傳於後世者。當又不肯讓龜山矣。於是諸士持之以告焉。方齋子曰。予嘗言涇野子迂腐。乃今望我以是。實與素心合。涇野子豈真迂腐者邪。方齋子莆中望族。起家正德辛未進士。選授翰林庶吉士云云。

贈何嘉興序

進賢何君德徵。守兵科。越三年矣。陞爲嘉興太守。涇野子往問之。德徵曰。甚矣嘉興之難爲也。近聞其郡之田。有百數則焉。官民互隱。美惡交射。科辦之雜。又無紀極。冊易於通。年稅忘于累主。此有田。或無糧。彼有糧。或無田。其何以勘而定之。



乎。即一定之。豪右興譏。桀黠叢然。不五七年。不能平也。曰。雖然。苟有父母斯民之心。將思之無不至。行之無不當。令之無不從。且古之爲大司徒者。環四海九州之內。山林澤藪之間。皆可以畫經界。立封畛。使無一夫之不獲。德徵他日之進。不啻司徒已也。乃又難於一郡乎。且聞近嘗查理兵工二部矣。䟽革積弊。所省於軍民者。不啻數萬。今得郡而專制之。視於二部。顧不易邪。夫所不易于郡者有三。一曰。守之不定。二曰。公之不至。三曰。驕心之未滅。斯三者。于德徵皆無焉。故予謂嘉興數月而可也。曰。守也。公也。不驕也。祉自忖。雖終身不能改。惟是明無不照。躁無不除。則未易能耳。故懼其弗勝也。曰。

于嘉興之中。豈無可師友者乎。豈無可賓客遊者乎。豈無可藹蕙采者乎。豈無可狂夫擇者乎。誠使恭敬以訪之。然互以考之。案牘以證之。于是之中。得其非焉。于非之中。得其是焉。於政有不明者鮮矣。若夫躁心之釋。惟在不尤人耳。子嘗云。一語爽于口。即大書于壁。以資顧諟。守是道而不渝也。又何躁心之難釋。且嘗于邸報中。見德徵之䟽矣。以爲苟自是之心。一萌于中。則意氣遂形于外。惟見己之善。而不見人之善。喜于聞人之過。而不喜聞己之過。予謂時務之急。治道之本。在是也。豈其已能告于朝。乃不能行于己乎。昔者予之同考。癸未會試也。獲子之卷。私料其必忠信正直。憂國愛民之

士也。今且十年矣。見德徵苟可盡孝於母。雖辭近密而不顧其榮。苟可盡忠于

君。雖犯忌諱而不虞其害。苟可盡力于公。雖逆流俗而不畏其難。常喜曰。科目亦可以得士。踈迂之人亦可以知人乎。故即其已往者。知不難于嘉興也。然則猶有是懼者。豈非不已之心哉。蓋惟能懼。斯不懼矣。嘗見馭于羊腸之阪者。謹其蹇控。視其險阻。不終朝而過馬。無隻步驟。至於坦途。稍縱其心。馬或有誤足矣。近予過碧峯。聞有定僧焉。召而問之。對曰。心冷已三十年矣。則謂之曰。人之治心。當如天道之寒暑晝夜。若纒一冷。則便熱乎。吾恐汝之未能常冷也。未幾僧述往日

不尊官過問者。頻行。偶視其腰帶橫金。自驚失禮。則詰之曰。此非汝之熱心邪。僧忙然自失。遂忘其三十年之冷心也。是故求明心。釋躁心。易守也。公也不驕也。不可不時時惴懼。以為難者也。又曰。明生于公。與守。躁釋于不驕。

送中丞海隅毛公致仕序

海隅先生陽信毛公。以都御史總督南畿糧儲。越年矣。

朝廷以言者。准公致仕去。予往拜問。見公言論閒雅。動靜從容。不失常度。出而歎曰。公真有所養乎。越三日。公枉報拜。予問之曰。公歸。居住縣城乎。曰。然。有茆屋數間。且與縣學對。夫公入仕。如此其久也。致位如此其高也。乃尚茆屋乎。曰。自為

主事以來。每歲俸入。率積一二十金。於今三十載矣。中間婚子三四焉。嫁女一二焉。遭親大故。不計也。今歲奔走荆蜀之間。明歲往來江海之上。在外日多。在內日寡。雖欲為美室。不可得已。然則公歸其樂乎。曰。子師張先生者。尚健也。子友董某者。尚在也。子姻王某者。尚存也。家無長物。歸與打雞漉酒。以願餘生於

聖明之世。云胡不樂。既送公起。入而歎曰。公真有所得乎。明日。戶部郎中湯汝承數君子者。皆稟公事事者也。乃告子曰。公之遇恩輩也。恭而有度。和而不流。于情之中。有法存焉。於義之中。有禮存焉。恩輩甚辱公厚。無以酬公。故欲得吾子一

言。予因是憶往日。常與總兵楊公論吾鄉一先達。類西漢人物。容堂曰。則海隅者。固東漢人物乎。他日學士穆公謂予曰。子南來。與海隅游乎。海隅富有問學。與論天下事。援古據今。如倒囊出物。滾滾不竭。夫楊穆二公。素不阿其所好。而數君子者之舉。又舊日之所無者也。光益以驗予之歎服乎公者。豈偶然哉。然則公之歸也。不可自謂息肩爾矣。昔漢董仲舒以病免君家。專志修學。著書漢廷。或有大議。如郊祀。繭栗。宗廟。鳧鷖。及雨雹。電霍。諸異。心遣使者。如張湯。鮑敞。就家往問。其對皆有明法。今天下邇年來。雷。雪。旱。蝗。其異不一。朝廷欲求其故而不得。又必者諸於碩儒處士。則董氏學。公不可謂

之迂也。况今虜酋小王子擁衆拆邊。攻燒榆林。延綏墩臺。衆至十萬。遞到番文。假言進首。其情叵測。朝廷方遘安邊。驅胡之材。則公者非其人歟。昔宋范希文帥邠。延涇慶四州。預築清澗大順諸城。復承平永平諸寨。開墾營田。取賊地而耕之。於是明珠滅。大賊皆鼠首奔竄。至使熟戶蕃部稱希文為龍圖老子。朝廷不日起公總理延州。則希文經畧之具。宜又當皇皇夙練矣。

### 學獨樂園序

真切雄渾。奪長沙之席矣。德水子。

學獨樂園者何。曲沃李季和為南京後軍都督。恒齋馬公天錫作也。嘉靖五年間。公以右都督鎮守薊州。密雲永平山海

地方。嘗奏薦陸尚書。學士等官。忤旨革任。着南京後府帶俸閑住。乃卜居徐氏東園。不携室家。杜門謝客。孤處五載。則東園者。其公之獨樂園乎。或曰。東園之勝。甲於南都。無問縉紳。童布。皆獲遊樂。今乃比諸司馬君實之獨樂園。而惟公能學之者。豈以心遠堂。即讀書堂。一鑿亭。即弄水軒。滌煩亭。即種竹齋。登眺月巖。即望輾轅之見山臺乎。又他人之於東園也。或暫觀而不能久留。惟公常居其中。隨芳飽玩。迎時飮賞。獨樂之趣。將深有所得者乎。曰。當公之殺流賊于裴子岩。野雀窩也。劇賊崩潰。遂成狼山之績。既而殺胡虜於洪山口。柘崖塘也。匈奴挫衄。遂收中路之功。既而追斬犯邊韃靼于

秦漢之神於  
斯復見

白羊谷也。威震北狄，遂壯荊州之鎮。凡外人之望公者，以為威如熊虎，鎮如山嶽，邁如風雷。常比諸李廣之斬賢，王霍去病之六擊匈奴，可仰而不可攀也。乃今棲遲東園，焚香讀書，射隼投壺，粥粥乎隱約如經生，澹泊如處士。五年之久，不越外戶，回視前日威望，漠然若不在已。惟以日費俸錢，無以報國，為愧。軍民之窮獨，不得其所者，為憂。則公者，即古所謂用則為龍虎，不用則為屈蠖，故謂獨樂園者，非公不能學也。且予嘗聞公之守中路也，擦崖子，當胡人出沒之地，絕無城寨墩堡，民方耕牧，輒被虜掠。公曰：此不可以旦夕成也。乃令部下具一月糧芻，親帥材官五兵，營于崖表，列陳如長蛇，鈎戟

長鐵，據崖蘭石，營內砍木伐甌，百工咸作。匝月之間，城池解舍，次第立興。雖軍士之釜甕場圃，亦皆與具。然後乃遷守禦官軍，無不樂從。至今為一壯塞。又聞公之戰洪山口也，伏兵丘山，阮瞻身領控弦，自挺數十，障以看士，伺據山側。候胡入口，二三百，乃自蹶張，引強以斷後。胡而先胡半為伏兵所殄，餘皆緣谿澗竄逸。群胡聞之，號哭，喙遁。自是不敢牧馬洪山。往者胡人進貢，自入喜峯口，傲橫無狀。三堂者，禦之不嚴，畜之無恩。至使群胡擁圍以爭厚賞，其三堂可於座上虜也。故有把兒孫嘗刺副參矣。公之驗放也。耀威以觀兵，申令以示禮，明法以彰信，厚犒以結恩。布段無不中衣，牛酒無不中

此謂九天之雲下  
垂四海之水皆  
立德水字

食於。是。折。掃。箒。兒。之。指。鞭。小。失。台。之。背。群。胡。皆。魚。貫。而。行。孫  
如。膠。庠。他。日。有。盜。胡。掠。二。樵。夫。以。去。公。召。其。首。花。當。與。之。一  
矢。不。五。日。縛。盜。胡。并。二。樵。來。公。示。之。賞。罰。後。以。為。常。則。公。之  
學。獨。樂。園。豈。亦。先。憂。而。後。樂。者。乎。雖。然。若。使。公。三。二。人。者。常  
在。陝。之。三。邊。即。漢。之。河。西。五。郡。唐。之。河。北。三。城。皆。可。以。復。瓦  
刺。黃。毛。之。猛。亦。不。敢。窺。賀。嵐。嶺。降。城。犯。黃。河。九。河。套。之。內。天  
倉。之。東。浩。亘。之。西。桑。麻。遍。野。而。華。夷。可。為。一。家。矣。乃。今。棄。公  
於。此。恐。一。旦。有。警。起。公。無。及。乎。故。宋。自。君。實。君。獨。樂。園。後。而  
熙。河。銀。夏。多。事。予。又。於。公。之。學。獨。樂。園。也。不。免。先。為。邊。陲。虞  
矣。夫。君。實。宋。之。賢。相。也。公。今。之。名。將。也。公。之。於。君。實。豈。可。但

學其獨樂園而已哉。雖學之為君實不可乎。君實再起遂成  
元祐之治。今

聖天子篤念宿將。再起公於南京後府。然聞北虜尚厭境。即  
委公以攘夷之權。公當益懋忠貞。矢竭心膂。為北門。鑿鑰。驅  
腥羶於陰山瀚海之外。因以遥制亦卜刺土。曾。番。重。舉。屯。田。  
用成安內之功乎。

### 贈楊容堂致政序

南京中軍都督同知容堂楊公年七十矣。今春上疏乞休。  
聖上特准致政。異時武職大臣請老者。非閑住則養疾。惟公  
初得致仕。蓋與文職大臣等。實異數也。公將還陝西故里。其

僚問贈言。予竊惟平天下之道。固在

君相明德絜矩。以為大本。而兵食二政。則亦事權之重。不可忽者。夫兵莫急於西北。三邊食莫要於東南。諸路西北之兵。以總參為據。東南之食。以漕運為關。若乃兵揚沙漠而坐銷。邊塵食充官軍。而久負人望者。則公其人乎。夫為將有三德焉。一曰謀遠而不泄。二曰見功而不貪。三曰有過而不蓋。有此三德。其他攻城畧地。斬胡開邊。皆細事也。初公之守備固原也。直北狄入寇。大折官兵。雖公部伍。亦在左次。時巡撫周公欲公減其數以報。公堅不肯。具以情上。周公愚之。公對曰。人臣失事之罪小。欺君之罪大。其後紀功者。覈實諸漏匿者。

皆被辜。而公之名遂重于時。及為總兵鎮守四川。同巡撫高公統兵征勦。大夥流賊。賊迫於失險。願得招撫。高公即以為功。具疏奏。聞。三請於公。公不置者。銜且曰。賊情叵測。寧無後虞。及公以疾去蜀。諸賊果叛。諸附功者。推逮不免。其衆始稱公高。往年亦卜刺。侵據西海。土酋番回夷煽起為患。而匈奴亦復入套。公嘗獻議於總制楊公。暫舍西海之賊。遣使哈密。許其通貢。以當其再來之謀。專音套賊。則備少力強。戰守皆易。俟其出套。然後徐及河西。所謂易以計破。難以兵碎者也。未及數年。套賊果已壓境。今且燒墩初邊。震驚中外。使其初議果行。全北邊軍民之命。省數萬兵。省之費。不啻也。昔漢神

爵間諸羗背叛。趙充國請馳至金城。圖上方畧。言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畧。可捐罕。開暗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遂上屯田策。卒之從枕席上過師。坐支解羗虜降者三萬餘人。當是時。辛武賢誘其功於前而不從。浩星賜獻其侵于後而不聽。則公為將之三德。足以教國。而西北人常稱公料敵如神。築城如金者。其亦有此乎。乃若漕運之政。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秦漢之間。實無良漕。唐開元時。始用一斗錢。運一斗米。惟劉晏以戶部侍郎領漕事。即益顧備。即備置吏。即水置舟。即舟造船。即艍定綱。即綱定人。卒不告勞。舟不告送。一時稱便。國家漕事。自永樂十三年始罷海運。通今運河。然其所利。雖

在黃河。而其為害亦不小。故其間障有隄防。灌有塘湖。委有泉溝。啓閉有閘。過禦有壩。卒有總船。有數有式。官上下有掌地。淮徐臨德通有倉。蓋事為之處。而物為之備。雖古和糴之利。轉搬之便。皆可推而行也。但法久弊生。歲遠政湮。及公奉勅。掛印提督漕運也。竭殫心力。修復廢政。故一時稱漕運十二便焉。一實糧。以免水兌。二嚴程。以革寄囤。三造淺船。以補撥裝。四革掛欠。以絕私債。五就清江。厥以造洋船。六開通惠河。以省軍脚。七更兩江二總。及遮洋總。以從人便。八改駕運京樑。諸衛以便附近。九奏革沽頭。閘官。以汰冗員。十奏減船廠之浪費。以節民財。十一禁權要。派索運船之筭價。以裕公



用十二省跳板以杜侵耗。故五七年間。運銀積二十萬。足以賞軍。蒔銀積九萬有餘。足以修船。車脚積銀纔三二年也。亦至二十餘萬。足以填實太倉。此皆陰補于國。人所不知者也。公真可以續平江之政。而劉晏不得專美于唐矣。然充國籌邊。年七十有六。公今尚少。充國數歲。而北虜又復壓境。朝廷棘惟得人。以攘夷安夏。疇咨海內。宿將元戎。舍公其誰。不日起。公以閩外之寄。則公當益懋忠貞。罄展謀畧。廓清塞外。使永無胡沙之驚。詩所謂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者。尚有望於公焉。公勿謂身在江湖。而忘廊廟之憂也。

壽山福海圖詩序

上虞陳君道源。仕為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其父雲溪先生。今年壽登六旬。正月之初。道源之僚十數人。協為壽山福海之圖。各撰詩篇。以寫道源遐視之意。瀕舉而道源以言事彼繫。既釋歸。於是道源持其圖。展予請言曰。吾父少籍縣學。輒能工舉子業。上虞人皆言可拾芥取進士科也。會有縣尹者。善侮學師。及其乘轎。以詣學。諸學生置其轎於他所。縣尹騎馬去。移學諸生於上官。獲削籍者三十人。家君亦與焉。於是上虞人曰。惜哉陳器之亦罷也。乃家君自是徜徉百麓之山。吟嘯五雲之溪。絕念仕進。一志高尚。然稟賦近仁。當先王父母卒。喪葬之具。皆出身辦。不累兄弟。雖錢穀之輸。亦多自先。

及名吾兄弟四人以瀛洛洙泗庭訓之下戒諭切至或聞比隣有捷其子弟者輟食往救如痛已子心更誠篤凡夢寐中鬼神語告後罔不驗雖吾舉甲科名數至叨今官及進被繫之事皆前知焉予嘆曰雲溪先生之道如此其高邪昔者齊景公探鳥鷩鷩弱而反之晏子拜賀以為得聖王之道也况于救隣兒然則道源之壽之者亦有據矣且道源今為明道程子之官若能為明道程子之學則雖壽雲溪先生如太中公可也他日道源復過鷩峯東所且曰明道之學如之何曰惟仁耳夫仁者之心以四海九州為一身越人之飢猶已口之無饑也胡人之寒猶已背之無綿也故大舜欲並生乎頑

讒伊尹溝壑乎一夫之不獲者皆是仁也學者之心少者未仁其不違天下之好惡徇一己之喜怒者鮮矣然則何以能仁乎曰必有事焉可也蓋凡物之所至人之所接念慮之所起雖一衣之鮮潔一語之出納皆常見夫此仁而勿忘焉斯為有事矣然則有時而或忘者何也此必有其根焉夫人之病各不同而其為忘之根也亦以異好詩者以詩忘好文者以文忘好名者以名忘好勢利者以勢利忘人苟各隨其所忘之根而除之則其有事於仁也自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矣於是道源曰涇野子命我哉曰道源不忘乎是則自此以往亦如明道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凡四海九州之人皆

在所救。而雲溪先生往救比隣之子者。於是乎廣矣。是雖壽  
雲溪先生于千萬年。與日月爭光可也。山海之圖。又其細焉  
耳。

贈余行甫考績序

東臺余子行甫。為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三年矣。正月之初  
將北上考績。以言事被收繫。既釋歸。始過吏部以給移。於是  
其僚陳子孔修。為問贈言。涇野子曰。東臺往歲迎其父碧梧  
先生來。奉歡稱壽。悅動南都。吾知其孝矣。今春之北。遠也。臨  
難而不戚。遇善而不攘。開禍而不怵。同行之僚。皆稱任焉。吾  
知其友矣。果若人言。昔有君子。書之下考。其色自若。書之中

考。其色不喜。於是盧承慶以為寵辱不驚也。遂書上考。若東  
臺者。當非若人歟。是故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  
下考績。績以徵諸民也。為下行以見諸僚也。為次德以格諸  
君也。為上德有五至。諷而無私。則愛至。將而不阿。則直。至。尊  
而不懼。則敬至。犯而不欺。則信至。匡而不猛。則忠至。五至具  
而德崇矣。行有六疵。一於可人而索瘢。二於檢人而蓋愆。三  
於勢人而附美。四於讜人而離群。五於比人而喜同。六於利  
人而解義。六疵去而友成矣。績有四懋。其情可殺也。其律不  
可殺也。君子雖不殺也。刑亦近於殺也。是之謂懋義除其陷  
穿而憐其愚也。開其藩籬而指其迷也。究其胚胎而傷其誤

也是之謂懋仁。樞楚之下。相鼠歌焉。桎梏之餘。行露詠焉。是之謂懋禮。折獄片言而可為也。別人有竇而不用也。是之謂懋信。四懋具而績建矣。昔者張天祺嘗為御史矣。以靈寶采稍歲用。民力久為困擾。乃言於朝。止籍隸監園夫日月課伐。以足歲計。民力自是以蘇。推是政也。績之不建者。鮮哉。呂獻可為御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諸僚如范純仁。司馬君實。或稱其貞固。或美其先見。同心戮力。以獎宋室。雖謂其友之成可也。惟明道程子。又有大焉。其在神宗時為御史。進說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先。以至誠仁愛為本。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不可輕天下士。其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

與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神宗至俯身拱手以聽。是所謂崇於德者。蓋嘗以告東臺矣。之三者。東臺必居一于是乎。或曰。崇於德者。必成於行。成於行者。必敏於績。不可以支離說也。曰。若是。則所望於東臺者。不又周已乎。東臺者。勉學廣西馬平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侍御方體道考績序

儉庵方子體道。常過鷺峯東。所以談學。曰。夫道之不明。學者之過也。學之不明。講授者之過也。夫棄學而不講者。已勿論。間有從事於講學者。乃執已見。鶩高談。捐行事而不顧。斯道之病益甚矣。予曰。子鄉晦庵先生之後。於今學者。尚有遺風。

乎。曰吾鄉之士。氣節辭章。訓詁者。亦有其人。第如晦庵時之諸賢。則甚鮮耳。抑其無倡之者乎。如黃直卿之遠器。李敬子之任重。張元德之篤志。蔡仲默之博雅。陳安卿之善問。李公晦之果決。葉味道之好古。石子重輔。漢卿之勤勵。淳謹皆一時之良也。然多散處異邦。初志未必皆同。得晦庵無收而不作之。始駸駸乎達材成德。為時名儒。斯道賴以一明。予曰。雖然。晦庵之倡道也。延平李愿中。開其源。廣漢張敬夫。金華呂伯恭。建陽蔡季通。為之友。斯晦庵有所資藉耳。雖則二程亦有然者矣。微當時茂叔堯夫。君實乎厚。輩為之師友。程子又安能獨明斯道。上承孟氏不傳之緒。下開尹謝游楊馬張諸

賢。以至晦庵耶。由是言之。師友之功。誠大矣。故孔子得師於三人之行。大舜取善于陶漁之地。良有以也。且游定夫。儉庵之鄉人也。在宣和間。為監察御史。大著直節。程子稱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蓋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人望之。皆知為成德君子。故傳程氏之道於東南者。定夫與中立。寔並名焉。儉庵固今之定夫也。而其官又與之同。日滋發明程氏之道。上以告諸

朝廷。下以行諸四方。不可乎。彼晦庵不作。黃李諸賢之事。亦不待言矣。且儉庵坦明高邁。博學好古。與其僚二三人。相約告善規過。以為慎獨之學。久事於此也。人皆不知。然則行程

子之道又何有哉。夫才可操萬斛之舟，必有不肯捨柁者矣。不然者，非舟師也。力可舉百鈞之重，必有不肯息肩者矣。不然者，非烏獲也。或曰：功從何處起？曰：自師三人取陶漁始。夫何故不能於此者？皆其不能舍己者也。儉庵名曰乾，福建福清人，起家癸未進士。

贈張存良考績序

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鳳溪張子存良，將考三年之績，且復命於

上也。其僚陳子道源為速贈言，予因問之曰：鳳溪之所復命而考績者，何事也？曰：其一牧田，侵隱於勢豪，今勘出者二

十四萬餘畝矣。其二鷄田，鵝田，久沒于宦寺，今勘出者省戶部稻穀數千石矣。其三典牧官田，內外軍役，侍守備之勢，率占取焉，而典刑勳戚者之子孫，或無立錐。今皆查復舊規，遂增兵部租銀六百餘矣。涇野子曰：鳳溪嘗過此，論及史事，凡前代政之廢興，時之治亂，權勢之盛衰，民情之休戚，歷歷如指諸掌，予以為漫談也，不知乃親見諸行事乎？予獨惜夫其所勘出，何若是之少乎？曰：數千萬畝田，出於一日，猶以為少，何也？曰：晉之田，四十餘萬畝，齊魯之田，七十餘萬畝，蜀楚之田，三百餘萬畝，秦之田，三十餘萬畝，吳越之田，二百餘萬畝，其中豈無侵失者？鳳溪何不一一勘出之邪？曰：涇野子迂矣。

鳳溪一人身耳。又無

重命。安能盡至四方之里哉。曰。吾欲鳳溪以一人身。化十人身。以十人身。化百人身。以百人身。化千人身。將四海九州之遠。窮邑小聚之僻。皆可勘矣。曰。古亦有是人乎。曰。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是也。當其耕於有莘之野。不侵人畔。凡郟水之陽。漢水之曲。其耕者。皆化。亦不侵已之畔。於是商湯聞之。三聘以為相。尹遂相湯。行井田之政。七十而助。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而溝洫之通。封植之立。貪暴豪強者。舉不得以淆其分畀。信乎。無一夫之不獲也。故

曰。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也。夫鳳溪能如伊尹之為。則今勘出之田。誠少矣。不然。宜人皆以為多也。曰。鳳溪縱能求為伊尹之學。其如無位何。曰。安可謂鳳溪不便卿相。且鳳溪之官。固可告天子以用伊尹者也。苟不惟其本。而徒殫力于其末。則四海九州之遠。信非鳳溪一人身所能到也。故舜有四目。四耳。禹有九手。九足。說者曰。舜以四方人之耳目為耳目。禹以九州人之手足為手足。故能風動四方。地平天成。斯行也。若先以此復命。而後陳勘田之數。如之何。鳳溪名心。浙江餘姚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鄧汝獻掌教政和序

泰和鄧子汝獻去冬同其友陳子發揚充之數人謁於鷲峯東所問修身治民之學涇野子曰聖賢之道雖千言萬語不能盡切於今日之急務者惟有二焉一曰改過二曰其貧何謂也曰改過不惟能盡己之性人物之性皆可盡矣行之列國則為仲由行之天下則為成湯其貧不惟能足一家之用百姓之用皆可足矣行之於己則為顏子行之於人則為大舜明年汝獻春試不第曰吾而拘拘以甲科為事以拂吾志是忘涇野子之教也遂以乙榜從選授政和教諭云既過南都乃謂之曰夫師儒之官誠重矣苟得行其道雖公卿奚讓焉如其公卿也或失其道雖於師儒有愧焉且夫政和界在

建陽崇安浦城之間當南宋時名儒輩出晦菴朱子實振起於此今其遺風猶有存者汝獻斯行其再舉之以教政和可也或曰朱子之道雖大然以為學規莫如胡安定教授蘇湖之為切也蓋嘗嚴條約以身先之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曰雖然安定固一時之名師也第其條約頗支離耳蓋聖賢之經乃所以治事天下之事皆本於經岐為二齋則經義非治事所關治事又在經義之外似非合內外之道於聖學有疑焉惟朱子之教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每三致意于謹獨之戒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從游之



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勉之而未嘗隱。故一時學者遠器如黃幹任重如李燾篤志如張洽善問如陳淳博雅如蔡沈果決如李方子好古如葉味道或以成德或以達材皆濟濟有見焉。汝獻之教政和信不可舍晦菴而他求矣。况汝獻年以強壯言及父司寇即慕如孺子時其恭兄汝粹有君實保戀伯康之狀凡與人交言不妄發發必踐之其孝弟忠信已有誨人之本誠使又不舍晦菴之志以為教則斯道當一明于時區區甲科真不是道而予所講其貧改過之說將無亦在此乎。於是汝獻拜曰玉贊願謹受教而措之行不敢以時俗學官自待也。

### 贈俞舜牧考績序

二江俞君舜牧為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三年矣將考績北上其僚問贈言明日宋獻可以其札來曰此二江之自筆也。札曰稷浙江建德人家君諱廷貴起家歲首授山東平陰訓導陞伊府紀善至審理正致仕壽今八十有三歲長兄夔丁丑進士任四川僉事次兄龍及弟首皆邑學生予覽之曰此札與考績奚涉乎。若非二江問慶壽序必其請一樂堂記也。曰二江固為考績札耳曰果若是則二江之績不可及矣。古人一言之出不敢忘父母一行之美不敢後諸兄將非二江

之謂耶。且獻可嘗言其奏革黃冊之宿弊。條陳江洋之盜賊。裨陳治道以濟久任而拔幽滯。其他分祀有疏。舉劾有章。罷革南京堂官有議。署掌河南湖廣等道之篆。凡此蓋多風紀所關。政務所急者也。乃二江或沒而不列。又或列其一二於後也。而不先。則二江於道德功名之際。緩急輕重之間。已了然矣。昔馬時中之為御史也。常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今二江動以父母兄弟為先。其行道之志。沛然難遏。將不可為今之馬時中耶。二江常署河南道印矣。河南道者。考覈南京部院寺監衙門屬吏之賢否者也。予在考功時。得與河南道通。河南道以為賢。考功常取其十九焉。河南道以為不賢。考功常取其十八焉。蓋詢訪既博。稽察不切。是故然爾。夫二江之在河南道也。其書稱職者。必先道德者也。其書不稱者。必其先名利者也。二江常以此考人。今其登吏部而考於人也。必居一時之最無疑矣。雖然。君子之志於道也。救時為急。薦賢為重。今天下。北方春夏貴雨。而山西河南陝西等處。或旱乾數千里間。使老稚轉於溝壑。南方春夏貴陽。而應天徽寧蘇松等處。或靈霖一二月間。使麥稻蝕於蝗蝻。若是者。盡謂之天數。恐未必然。若歸之人事。則夫當言路之責者。選建明德於九州。以救飢餓於一時者。固有夙夜不遑。

暇食者矣。昔曾子之廣孝也。雖戰陣無勇。以至殺一禽。斬一木。不以其時。皆以為非孝。然則二江推具札之意而充之。則其極也。雖光於四方。通于神明者。亦可馴致乎。當是時。其勲績。又豈他人所能考哉。

贈大司寇貞菴周公考績序

貞菴公履南京刑部尚書位三年矣。將考績北上。以覲聖天子。南都諸公卿皆有贈詩。其僚南津胡公以序屬予曰。公掌邦刑三歲。決小獄訟幾何。斷大辟幾何。覆勘重臣勲戚罪犯幾何。實有古五聽三訊之風。圜土肺石之教。其績真關繫國體者也。予曰。是豈公之績乎。曰。公初令安。凡賑飢

育馬。作學禱蝗。以及鹽糧桑絲之處。民無不阜。及為御史。或諫止佛事。或疏設虜備。或薦雍世隆之賢。或發寺人李興之奸。及在大理。以保釐受賞。在操江。以弭盜馳名。節財著于司空。擇將稱于兵部。其樹勲明時已久。至於今考。不亦偉乎。乃不以為績。則公之績也。如之何。曰。予嘗見三山里。有富人為巨室者。栢人雕案。開人敷筵。枋人豎闌。奈人程榱。桶人削榱。丈或失之短。尺或失之長。方或失之廉。員或失之流。乃速工師。一定規矩准繩。於是群工皆效其巧。而措其能。遂成巨室之美焉。故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綱紀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者也。唐宋之季。或不然。知君

有所喜也。哀所好者以迎其喜，知君有所怒也。緼所惡者以濟其怒，謂之得君則可矣。於道德則未也，其屬斷罪克允矣。因其非我意也而拒之，其屬斷罪未公矣。因其如我意也而從之，謂之崇勢則可矣。於綱紀則未也。天下人心本直也。見巨公貶道以求合，莫不改其直焉。天下人心或曲也。見巨公守義而獨立，莫不變其曲焉。故大臣之動止，雖微係乎風俗。若不淺如此也。聞公嘗以父疾乞養，病未幾居憂。例當入京取勘符，當是時宦瑾方橫也。其友勸公曰：子以病歸家，以憂入京，恐不免。可貸數百金以賂瑾。公曰：以金而市惡名，非心所欲。卒得致仕罷。他日又以言事罰米，督輸京邊，有同年請

公過揚州，以處具者。公曰：方次苦塊，痛不能出，且利之所在，害之所伏耳。破業以應罰，人皆於公稱愚。知者以為公高矣。且久居要路，未嘗一肆驕侈，一侵鄉閭。宜公於患難之際，見親而不見官，見義而不見利者，如此其壯也。人言公於戊子仲冬已擢南刑曹矣。而已丑初春即改北，以一手救下閣議轉也。然莅政方四十二日，桂相適以事去位，言官交劾下之於獄。所司詣公請正。公曰：重臣被劾，起自言官。朝廷命有公道及律例耳。他日告當道，亦若是。又曰：司問來，可則行，否則駁，亦常格也。當審時，若肯服辯，即當擬審奏。聞取斷，他莫之能。比次日有旨，復改公南刑曹。人皆為公稱屈。知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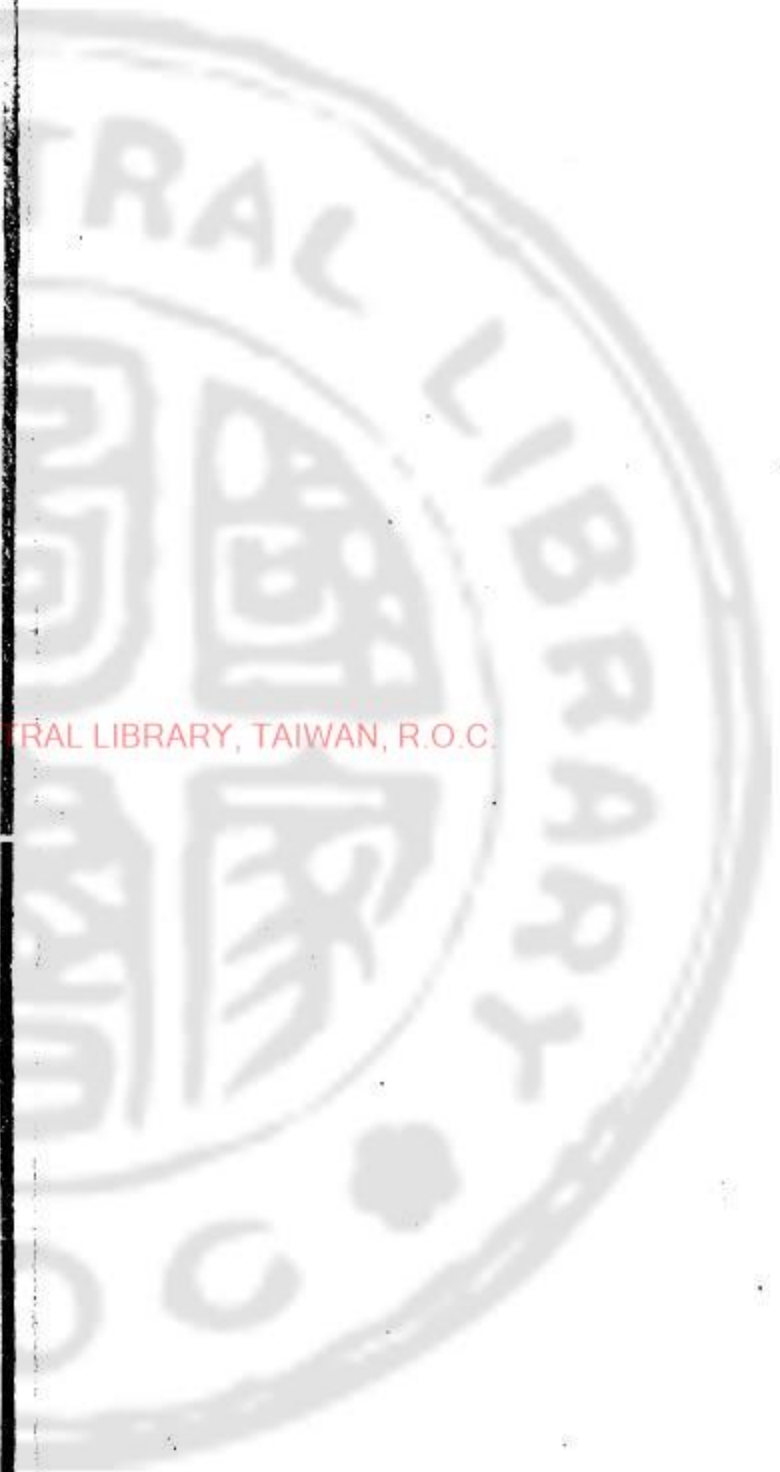
為公陞矣。且久列上卿。未嘗一奏祥瑞。獻佞諛。宜公於進退之際。見法而不見害。見公而不見私者。如此其定也。將所謂忠在道德。而不逢阿其意。正在綱紀。而不適莫其心。化在風俗。而不傾側其身者。公殆近之乎。昔成周盛時。蘇公為司寇。能列用中罰。故能長此王國。刑措四十餘年。功及成王之世。公雖為蘇公。不可乎。况

聖主方興唐虞之治。欲刑期無刑。親見四方風動之化。則公之往也。其明五刑以弼五教者。雖晉為淑問之臯陶。不亦可乎。

太宜人王母侯氏八十壽序



開州人王子德徵歷任山西河南按察副使陞遼東太僕卿  
當是時其母太宜人方八十也德徵嘆曰我何以遼卿爲哉  
遂疏請上辭不去今年春太宜人年八十又一歲矣偶得  
危疾幾不能起德徵乃齋戒沐浴顛天請以身代且矢之曰  
萬一母病瘥崇慶願斷酒肉三年不一御未幾母疾果駸駸  
然就平復今夏開州守孫君憐德徵之蔬食也屢欲開矢言  
德徵曰天能從吾吾顧不能從天耶吾而反矢言是使崇慶  
以母病既愈而騙天耶比入秋遂遣從弟崇賢渡黃河泛長  
江之訖鷲峯東所為太宜人問壽語并以其答大理少卿韓公  
汝節論道書下問焉書曰古之學也道與事一今之學也道



與事二。此君子所以惟支離之患爾。不然聰明如釋老。何可當也。夫惟其外人事而為道。故橫渠謂之往而不返也。又曰。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于有。即道之妙于無。知道之妙于無。即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予覽而嘆曰。不會德徵數年矣。乃今見此。進其可當乎。斯言也。且未論德徵行與不行。然言能至是。亦可謂有見矣。謂此非太宜人之所與者邪。是故人子能一美言。即父母之美言也。人子能一善行。即父母之善行也。昔二程勵志聖賢。著書立言。上比孟軻。人皆歸于太中公。擇師之教。故二程有是言也。黃叔度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行可幾顏子。人皆稱為牛醫兒。故叔度有是行也。當太宜人之疾也。德徵精誠。禱於鬼神。幾死而復生。使八十餘年之人。矍鑠倍昔。雖百歲未可量。是可謂壽太宜人。之體矣。若又能即其所論之道。行其所見之言。見物即道。見事即道。見已即道。見人即道。見寢食即道。見窮通即道。見天地鬼神即道。見之即行。行之即得之。則太宜人。之壽將與南山比高。東海比深。雖千百年未艾也。是可謂壽太宜人。之道矣。是故壽其體者數百歲。壽其道者千萬歲。數百歲者。德徵已能行之。千萬歲者。德徵不可不勉也。

南莊詩序

南莊先生王君廷實者。今南刑科給事中景純之父也。南莊篤於好善。遇士大夫之賢者。必禮而敬之。或延以教諸子。性喜施予。見貧乏不能存者。輒解推所有以周之。有古義人之風焉。嘗蓄書。植花。掃室靜坐。對爐燠終日。不外出。着一衣。經十年。無垢癢。其行孚於鄉鄰姻戚。有古潔人之風焉。季兄瓊嘗赴象州學正任。母梁氏就任焉。君諫弗能止。乃以舟隨之。象及中途。兄母果中瘴。歸返桂林。君追趨。至吐血仆於地。過者曰。身穿着青衣。必廣東遠人也。解以草藥而蘇。當是時。母疾危甚。有白醫者。神而痊之。人以為先生至誠所感云。踰年而母卒。先生哀毀。餒粥七十日。凡所受遺命。兄弟之子二三孤。

皆撫育而婚嫁之。有古孝弟人之風焉。後景純發解。廣東成進士。受刑科給事中。於是甘泉子為君立傳。一時瑣闥諸君子。皆有詩篇。及景純改南科。南縉紳亦有作也。他日持以示予。予曰。諸言者悉矣。惟是傳先生於千萬年者。則在景純耳。昔漢劉路叔。少有智畧。武帝謂之千里駒。然路叔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大將軍霍光欲妻以女。輒不從。嘗為宗正。至封侯。寬厚好施與。家產過百萬。則盡以振昆弟賓客。食飲陰及其子。向治行修飾。通達能屬文辭。宣帝擢為諫大夫。會初立穀梁春秋。向受敕。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及成帝時。因缺救補。應時諫諍。至纂洪範五行傳以上。蓋皆事干近戚。言犯權倖。明



於治亂之機。達於災祥之故。洞於天人之道。自有諫章以來。未有如何之昭切者也。然其言雖未大行。奸纔亦因之歛縮。忠良時為之退進。有補漢室。其功不細。至今稱名儒焉。夫南莊君之道。近路叔。而景純襲其餘德。至拜官。又與向同。則其所以朝夕獻納。因時諷議。當亦有同於向者矣。况今水旱相仍。災變迭見。每上厯當宁之慮。而景純材學洪博。直亮茂著。其所建明。比諸向。當又諄切也。誠如是。則所以延南莊君之道於千萬年者。不啻更生之於路叔矣。

### 西山類稿序

西山者。祁門謝君一陽之別號也。嘗築室西山之麓。讀書學

道。門人稱為西山先生。性好吟咏。多所題作。既沒矣。門人裒集其藁。各以體裁分類。曰西山類藁云。祁門汪子祊者。嘗持類藁謁予。曰。外王父。幼甚敏懿。聞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從之遊。凡聞康齋之言。率心體力行。以求自得。其所疑。則精思審問。必究其旨。康齋嘗語人曰。近得謝生。斯道有望乎。既歸西山。旦夕率妻子。躬侍親側。無怠惰容。凡坐立未嘗北面。居私室。與其妻相待如賓友。文公四禮。久墜未舉。乃力行之。以為鄉人先。廼合邑之謝氏。肇建祠廟。立始祖。唐金吾公以下數主。歲冬至。祭焉。正旦。則率長幼。參拜。或講讀孝敬之道於此。以詔族人。今子孫世守。蓋不獨

以其詩也。越明年，祁門謝漑者，又謁予曰：先王父，晉太傅文靖公之後，朱子門人龔州助教諱璉者，十世孫也。兒時常同儕輩遊，入文廟，遍觀聖賢像貌，嘆曰：聖賢亦人耳，吾獨不可學乎？聞者已嗾其不凡。既受教，吳聘君之後，日自砥礪躬行，孝弟忠信，式是鄉間。於是邑侯鄭君問政焉，郡守辛菴彭公問祁誌焉，則其學雖未大用於世，然已行乎其鄉矣。予嘆曰：子當童稚時，已聞康齋聘君之名，然不獲見其人。既入官後，數尋求其徒而訪焉，皆未獲。今乃聞西山君之學如此，真吳門之高弟乎？夫漑，西山君之孫也。夫初，西山君之外孫也。古之君子，抱孫者，良欲有所授耳。故下武之詩，以繩其祖武為美。而小過六四之過其祖者，於其孫則宜也。兩生誠審於是焉。再起西山君之道而光大之，則可謂不獨行其類，藁又能行其家學矣。

贈石泉潘公考績序

南少宰石泉先生，婺源潘公，將考三年之績。南都諸公卿皆有贈詩，少宰之屬為問序焉。予曰：公之茲考，已歷三任矣。其績孰為盛乎？曰：公在大理，平讞明允，在吏部，衡考精實，已不待言矣。惟是在鄖襄者，則又盛焉。當是時，地方饑饉，疫厲之餘，公乃黜貪墨，節財用，招撫流離，發儲粟以賑餓殍。未幾，河南之盜入武當，陝西之盜入上津，四川之妖寇入漢中，侵軼

震撼甚猖獗也。公則請建巡司以障險隘。割取香錢以充軍實。設保甲法以聯守禦。立更番團練規以振師旅。於是河陝之寇三月而平。蜀漢之孽一鼓而擒。盜賊既息。刑罰亦省。乃作新士氣。敦正風俗。三邊為之底定。

朝廷遂有金幣之錫。則鄭襄之績實非人所易及者也。予曰。御史部之績為獨盛耳。諸君不見獵事乎。當舜之時。歷山有嘉禾千畝。北山之三狐。殘其數壠焉。南谿之狡兔。蝕其幾丘焉。歷山主人引韓盧以獵之。於是獲三狐。縛狡兔。而田始成。然而嘉禾之踏踐者亦過半矣。未久而狐兔又出焉。則歷山主人不勝其獵。乃身之蒲坂。訪諸虞蓋。蓋謂之曰。若塞三窟。

杜陰穴。窒其出入。絕其種類。則可高枕而臥矣。從其說。遂無田患。是故賢材者。斯民之庇也。使當時河陝蜀漢之間。皆得賢材以居。藩臬守令。則不能驅盜於鄭襄。公雖欲成非人所易及者之績。其可得乎。夫吏部實賢材之樞。而少宰則佐冢宰以統百官。均四海者也。當其進退抑揚之間。苟各當其材。而不謬。即天下之為藩臬守令者。皆斯民之庇矣。當其進退抑揚之間。苟不當其材。而或謬。即天下之為藩臬守令者。皆驅盜之徒矣。近嘗同少司空中梁張公有石城之行。中梁曰。石泉政本忠信。行出孝友。實予同年之信厚也。則嘆曰。果若前言。向使如公數人者。布列蜀漢河陝之間。則雖無公以撫

治鄭襄亦可也。今天下西北之旱。方數千里。東南之蝗。經一  
二月。海寇出沒于江洋。北虜跳梁于邊塞。秦晉梁豫之民。流  
離餓殍者。不計其數。其究豈可皆謂之天哉。然則當賢材之  
樞者。能不隱於心乎。公誠遴選如公之在江浙漳武者。以為  
藩臬守令。使天下皆得其人。既可以弭盜而阜俗。亦可以召  
和而豐年。不尤愈於鄭襄一隅之績乎。故曰。吏部之績。為獨  
盛也。曰。子之言似矣。其如南北之異位何。曰。大臣之言論風  
采。朝建于家。暮行于國。方動于此。即至于彼。具績之斯往。雖  
上告

聖主以為政之本。下告執政者以建官之要。蓋皆同心一德  
之事。固可立而行也。近嘗聞待選吏部之官者。率多不問義  
而問命。於是有十年不調之令。問之卜人。曰。命也。有一歲三  
遷之守。問之卜人。亦曰。命也。夫使天下之士。皆樂于談義而  
輕命。即民之不利者鮮矣。豈非天下之福乎。使天下之士。皆  
樂于談命而合義。即民之不害者鮮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  
哉。夫公之所居。與其所可言者。皆在進退賢材之地。故曰。吏  
部之績。為獨盛也。且

聖主見公之令儀。而稽公之茂烈。即開冢宰且虛席矣。宜將  
柄用乎公。行見可使野無遺賢。蒼生皆被乎其澤矣。

玩月嘉會小序

常菴自松江來四峯會諸同年宴之世翰堂則八月七日也。比十日半窓宴之於其第。是日雨甚。予計十二三日必晴也。請宴之鷲峰東所。半窓曰。斯二日皆有他約。十四十五則何如。曰。吾同年兄弟。睽違數十年。或三兩月不聚。直此中秋而。常菴且遠至。亦奇會也。過此雖多酒。亦不嘉。遂定宴於十五。日期晨起。聞曲林自句曲山中來。予喜如狂。曰。此真奇會哉。古所謂千里命駕。以赴一日之雅者。此也。當非神交乎。不及拜。先摺簡以邀。曲林曰。不簡亦赴宴。日夕風晴霧散。皎月當空。絕無纖毫雲翳。而諸年兄皆襟懷開洒。超出塵世之外。乃曲林執五骰。又皆得紅。遂浩然蹶起曰。戊子中秋。涇野有柳。

灣精舍之宴。今年中秋。又有鷲峰東所之宴。人生幾何。即問筆賦詩一絕。諸年兄皆次其韻。是時後齋曲林皆七十。其詩皆燈下作細字書。四峯常菴及予。皆班白。獨前川半窓朱顏青鬢。然四五人者之字畫。反壯大。不及二公。僕從環侍者。謂二公真仙人云。詩畢。興猶未闌。乃西遊鷲峯寺。對月環坐殿臺。又有數作。是時月華益清爽。真三五年所未見者。豈惟吾七人者之奇會。其會此月亦更奇耳。若十二三。半窓無他約。十四日前川亦允請。則曲林焉能與會。而月色亦未必然也。故改奇會為玩月嘉會。見禮之所由生也。因嘆曰。同年三四百人。初憶宦遊中外。可百年常際會也。今仕隱且勿論。即存

亡已難計。會此者，僅七人，所不忘者，獨筮仕初心之信耳。因知君臣相遇，真有定數。其致位崇卑，遲速皆不可計。所不忘者，獨筮仕初心之忠耳。傳以忠信為禮之本者，其此乎。不知諸年兄以為如何。

### 田氏家乘序

有田氏，辰州望族也。成化丙申間，家乘已成。思府教授廬陵劉君，有序焉。其一言彭縣教諭由舉人起，其二言雲陽知縣由貢士起，其三言思府推官子玉由舉人起，科第簪紱相繼不絕。已為田氏文獻徵矣。至子中之世，又數十年，未具也。他日子中，又問序焉。涇野子曰：「惡用是序為哉？」對曰：「不序，則吾

田氏之乘，不能傳千百年耳。曰：廬陵之序，當日已湮蕪。微子中書以示予，其誰知之？是傳田氏於千百年者，在子中不在文序。望子中於千百年者，在斯道不在科甲。子中不見周召氏，晉司馬氏乎？當君顛，大保周室。司馬字守正，嫉邪於晉朝。固已開先二氏之序矣。中世以來，漸不稱道。日以衰微。至於有宋堯夫出，而召氏再顯。君實起，而司馬氏重興。且子中博學敦行，楚之名士也。若又能篤志斯道，由深潛以至純粹，處則為光夫，出則為君實，吾見煥知其祖，不憂不千百年也。夫省科，子中已有之。所將有者，進士科也。苟徒以是為足，而不惟斯道之求，又或惟斯道之求也。志忽於隱微，力輟於流俗。

則子中之所以篤有田氏之祜者。雖於彭縣雲陽亦不能增美而予之序。又豈能有加於廬陵者哉。子中行矣。光前裕後。其在茲乎。

### 容思先生年譜序

容思先生年譜者。少保大司馬幸菴彭公之所編也。公從孫職方郎中。前御史續。已入梓。問序焉。初予在學童子時。聞先生守南陽。身先教養。所建志學書院。皆精選一時豪俊。誨以古聖賢道。厥後柴家宰公照。王少宰懋學。出而以政事鳴。舉人張景純輩。慶而以文行鳴。則嘆曰。得公數人。分布省郡。士習有不正者鮮矣。又聞公自萊州歸。小泉周廷芳者。守墩軍

士也。一旦讀大學而有聞。遂盡治五經。篤信力行。吳恭順侯者。請教其子。小泉對以往役則可。往教則不可。志節高峻。言不空發。先生乃訪諸秦州。數與交遊。講論期以尋瀛洛關閩之緒。於是蘭州俊髦。如少保及王至善輩十數人。皆勃然興起。並敦古道。至今蘭州士風。甲於他邦。則嘆曰。如公數人。散處田里。鄉俗有不美者乎。比予既入官。會其子翰林檢討。吳及蘭人殷主事承緒。質問前聞。皆曰果然。然尤未究其詳也。今觀少保所編年譜。然後知前所聞先生之道者。得什一於千百耳。蓋先生仁以及民。皆出心誠之求。義以守身。皆本志道之定。肩休休有容之量。抱蹇蹇匪躬之忠。如先生之道行。

出可以移天下之風。豈啻一郡而已哉。處可以易四方之俗。豈啻一鄉而已哉。惜當其時未能大用耳。雖然有子如檢討。有從孫如御史。皆思守先生之道而力為繼述之學者也。行將為斯年譜徵矣。則段氏文獻且傳諸後世。又豈啻關一時風俗而已哉。

贈揚陝西僉憲序

玄洲子仕為南京大理評事四年矣。乃有陝西僉憲之命。將行。凡陝西人仕南都者皆曰。陝西皆吾輩之故鄉也。自嘉靖八年秋旱。禾不收。九年。熟如隕。火弱夫瘦子。或行十餘步。斃。或留希糴米于途中。斃。是者不啻數千人。十年。飛蝗蔽天。

糜芑秬秠。殘傷殆盡。今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麥禾皆無。陝西歲不熟者。凡四年。於是百姓多餓殍流離。入市廛者十去五六。編戶為之大稀。北虜窺瞰其隙也。突入邊塞。無所掠而後返。玄洲子斯行。其有以招徠而緩寧之乎。或曰。此皆郡守縣令之事。玄洲子持法于臬司。官尊而階峻。安可以期望之邪。曰。郡守縣令之不救其民。寧亦非法之未行者乎。諸君子不見網與網乎。網散而不收。則諸物皆去。一振其綱焉。則網雖萬縷千緘。自有條而不紊。近聞

朝廷常發數十萬金。以賑陝西。司謂至仁也。司會者計口分金。人金三錢。然貧者或未得。困者或未及。即貧困者之得且



及也。然而多端之費，諸弊之耗，三金未至而已。夫其所以故，予嘗謂博施非難，濟衆為難。博施者，如發數萬之粟以與民，是也。濟衆者，民皆得數萬之粟以為實用，是也。故仁人之政，與之斗者，民受其斗；與之升者，民受其升。德如流水而不壅，政如金墉而難穴。若是者，非有持法之長吏，以旌淑而別慝。吾未見其能然也。夫玄洲子，少師石齋公之孫，司馬瑞虹公之子，脩撰用修之弟也。其家學源流，遠有承而及。年少能文章，取進士，又能持重不苟，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適在大理。平允克當，士林歸偉。其於仁民之道，蓋不獨聞之允，則亦學之深矣。故於斯行也，敬以仁告焉。

贈許廷章北上便道省親序

嘉靖十一年冬十月，南京文職群臣先期進明年正旦賀表，都察院經歷靈寶許廷章次當捧行。廷章甚喜焉，曰：詞之斯行也，進可以上觀。

聖主歸可以下省吾母矣。於是其僚諸侍御亦曰：廷章斯行也，公可以盡為臣之忠，私可以盡為子之孝矣。乃為之問言。他日廷章亦自枉焉。涇野子曰：昔者戊巳之年，君嘗與予談及邊事矣。凡陝巴牙蘭之故，弩溫失力之詳，赤金罕東嘉峪燉煌險阨之處，歷歷如數。狎人而指熟路，當是時，君方幕前府也。予嘆曰：廷章居散秩而不忘重務，其志遠哉。邇者又嘗

與予偶談及憲務矣。曰：激揚之道，在得人之實，不在以喜怒爲清濁，舉錯之方，在當人之材，不在以同異爲崇卑。予又嘆曰：廷章斯言，則又異前聞矣。然則斯今之往，仰行其忠，固不待言。其歸省母，高太夫人也。尚有不悅者乎？昔陳堯咨之母馮氏，以堯咨出守荆南，惟攻弧矢，則責之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精卒伍，一夫之藝，豈汝先人之意邪？夫廷章務於忠孝，斯往也。吾見母子聚樂，匪夷所思矣。且廷章獻表之後，曾其伯兄少宰焉，見奔競之風熾也，方務於進賢退枉，欲正天下之士習，會其仲兄司徒焉，見災傷之地廣也，方務於損上益下，欲厚天下之民生，歸以告高

太夫人曰：伯兄夙夜不安寢，將休休有容，以好人之技，聖爲國家壯元氣，母無慮伯兄哉。仲兄日昃不暇食，將孳孳不倦，以憂民之饑寒，爲國家阜元首，母無慮仲兄哉。於是高太夫人見廷章之行，如此其端也。聞廷章之言，如此其切也。必慰喜曰：季子主事，方筮仕，吾不能以遽厚望，吾所日夜拳拳於懷者，惟汝兄弟三人耳。今汝兄弟三人者，果若此其懋也。汝父襄毅公之志，與事足克繼述，許氏孝謹之風，燁然其盛乎。於是河南人曰：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柳溪許廷章一行，忠孝且俱。堯咨及其兄堯佐、堯叟，不能專美於宋也。

蘊齋陳翁八十壽序

蘊齋先生陳翁字主德泰和之處士也年十八時祖臨安公沒無厚遺卽抗志願作清白吏子孫及父順菴公病溲遺每籲天祈身代暗垂涕泣面收淚談笑以開其心他日母病風疝啜痰唾驗其苦以求瘥蓋力田孝廉有古逸民風順菴公嘗羨以為得子黔婁云故公能身率以正教其子昌積學有成發解江西文名重一時然數會試不第今年春子發冀一舉以慰翁也然又不第乃嘆曰甲科遲速固知有定數第八十歲父癯僂在堂上無以為對耳其友仕者且規之曰甲科亦不可無子發不見與人交乎人見其儒巾襤衫不免先興慢心比其扣知子發也雖加敬亦後矣子發蓋斷割古文學

一念舉業來科管取高第且以酬蘊翁於是子發鬱鬱少解走諸名公索壽蘊翁文詩而後過鷲峯東所涇野子曰子發從舟來乎曰然昨將至真州用數金買一舟行十餘里見舟主若失意者弃其金而還之乃以他舟至當其在先舟也與南城人張氏子同舳舻居張氏子頗不良於兄昌積常謂之以能思先父母必能恭厥兄矣曰子發之初入京也華亭弟贈一鉅舟子發揮而不用為已約友人章宣之同舟矣夫子發其去也如此其歸也又如此似已見道於舟乎比於登高第者不啻為多又何鬱鬱于甲科哉夫烏帽金紫皆儒巾之化也但有先後之間耳如其秉執志節以有道也雖儒巾亦為

榮如其乾沒名利以失道也。雖烏帽金紫亦為媿。且子發不見程正叔邵堯夫乎。彼且以此儒巾矣。人焉能慢之哉。明日子發借宣之。問壽蘊翁言曰。子發之歸壽蘊翁也。道豈遠乎哉。夫水行也。固見道於舟。陸行也。或御車見道於車。或乘馬見道於馬。何者。非鳶魚之飛躍乎。在外也。固見道於友。在內也。或行家庭。見道於家庭。或睦宗族。見道於宗族。或處鄉鄰。見道於鄉鄰。何者。非夫婦之造端乎。且蘊翁清白之廉。可以貫金石。啜菽之孝。可以質鬼神。子發繼其志而有得於斯道焉。居則化行於一鄉。出則政行於四方。將可壽蘊翁於千百年矣。晉人有積粟數萬鐘者。偶見越人之犀象翡翠而愛焉。盡出其粟而易之。未幾天久不雨。方數千里旱。年無粒米。入犀象不可獲。翡翠不可殮。乃遂困且餓。然後知粟之貴於犀象翡翠也。今子發見道於舟。皆晉人之粟也。彼犀象翡翠何足以易吾之寶哉。夫堯夫之學。既安且成。壽其父古至今不沒。然堯夫猶偏於隱者也。不足以爲子發望。若正叔之壽太中。子發不可不深長思而踐履篤也。子發而能若是焉。雖曾參之壽點。顏回之壽無繇。亦可力而至矣。

楊母尹氏六十壽序

楊克之將還泰和也。過鷲峯東。所曰。人皆有母。不如吾母之為苦也。人皆為子。不如完之為子。不能慰乎其母也。母今六

十矣。諸苦皆歷之。及完兄弟二人者之成立也。蓋無所不盡其心焉。完歸。其何以壽之乎。涇野子曰。克之欲壽其年乎。抑壽其德乎。壽其年。其德不可得而無矣。壽其德。其年可得而無矣。克之不見程母侯氏乎。侯年未滿百。惟伯淳帥其弟正道。帥其弟為正叔。不患尹夫人之不能千年也。且夫長江發源岷山之下。止可泛盃耳。惟繼其後者。能開道之。關瞿唐。荆大別。使汶漾潒澧諸水皆受焉。於是日夜不息。趨東海千萬年不已也。克之若欲壽其德。雖使尹夫人如長江可也。敢問壽德之謂何。曰。通於神明。尤於四海之謂壽孝。民飢則食。民寒則衣之。謂壽慈。夙興夜寐。不懈於位之謂壽勤。羔羊五緇之謂壽儉。對曰。有是哉。涇野子之迂乎。此皆名卿良大夫之道。完。曲儒也。焉能以望此。曰。克之稟受端慤。學術醇雅。尹夫人之志。豈使其止若今日已哉。克之能思尹夫人事。王母孀居之敬。不患於不能壽其孝也。能思法祖文貞公之教。不患於不能壽其慈也。能思夜績衣敝之事。不患於不能壽其勤與儉也。是故壽親之德。在實不在文。在行不在言。克之而果有實行也。雖予之文言。亦無所於用矣。於是克之拜曰。微文則不能聞其實。微言則不能得其行。完敢不敦茲實行。以為吾母千萬年永。而以負涇野子之文言。

十矣。諸苦皆歷之。及完兄弟二人者之成立也。蓋無所不盡其心焉。完歸。其何以壽之乎。涇野子曰。克之欲壽其年乎。抑壽其德乎。壽其年。其德不可得而無矣。壽其德。其年可得而無矣。克之不見程母侯氏乎。侯年未滿百。惟伯淳帥其弟正道。帥其弟為正叔。不患尹夫人之不能千年也。且夫長江發源岷山之下。止可泛盃耳。惟繼其後者。能開道之。關瞿唐。荆大別。使汶濊潯澧諸水皆受焉。於是日夜不息。趨東海。千萬年不已也。克之若欲壽其德。雖使尹夫人如長江可也。敢問壽德之謂何。曰。通於神明。尤於四海之謂壽孝。民飢則食。民寒則衣。之謂壽慈。夙興夜寐。不懈於位。之謂壽勤。羔羊五緇。之謂壽儉。對曰。有是哉。涇野子之迂乎。此皆名卿良大夫之道。完。曲儒也。焉能以望此。曰。克之稟受端慤。學術醇雅。尹夫人之志。豈使其止若今日已哉。克之能思尹夫人事。王母孀居之敬。不患於不能壽其孝也。能思法祖文貞公之教。不患於不能壽其慈也。能思夜績衣敝之事。不患於不能壽其勤與儉也。是故壽親之德。在實不在文。在行不在言。克之而果有實行也。雖予之文言。亦無所於用矣。於是克之拜曰。微文則不能聞其實。微言則不能得其行。完敢不敦茲實行。以為吾母千萬年永。而以負涇野子之文言。

章母朱氏七十壽序

進賢章宣之之母朱夫人怡菴公之長子南京留守前衛知事直齋先生之配也。嘉靖庚寅之夏，宣之從予遊於鷺峰東所共學古道，暑不知扇，寒不知爐者，將三年也。然予每以宣之睽違，朱夫人膝下，慰問焉。宣之必曰：吾母以詔受教門，培甚悅也。每寓書來，無為定省慮，故詔得以專志於學，詔惟恐學之不能習先生也。先生無憂詔焉，且昔者詔之生十年也，吾母即遺離家五十里，從師學，不姑息，及弱冠，游邑庠，鄉舉赴會試，小違數十里，大違數千里，亦不以為念。今豈以在先生之門，旬月得音問，知吾母之必不慮也。予嘆曰：賢哉朱夫人乎！蓋有孟母三遷之志矣。惜予之道不及子思，不足以為宣之師也。然居嘗與宣之講授，攷諸行事，徵其過愆，督其將來者，則固以孔氏為宗，未嘗須臾離也。今壬辰仲冬，宣之告歸省，偕其友陳昌積拜曰：詔即還進賢，省吾母矣。吾母明年九月六日，則七十之誕期也。欲請一言以為壽，可乎？且吾母事先之孝，雖金釧不惜解，屢家之勤，雖晝夜不停績，相先君之恭，雖脫簪珥，以需賓客，不為倦，待猶子之慈，與之婚娶，教之成立，殆若已出，不以為踈。凡其濟窮急，難有古匍匐往救之風，族黨戚里，皆齊口稱其仁惠，不以為異。詔蠢人也，無能發於其德，雖學於先生之門者三年，知所向往矣。其歸也，豈

能以盡慰吾母之心乎。曰：宣之無以予之，不似子思而不以。孟氏自勉也。孟氏之道，雖不外出於仁義，而其學則惟在於擴克。且即朱夫人之五德而克之，克其孝，則所以忠君者至；克其勤，則所以居業者備；克其恭，則所以事長者篤；克其慈，則所以子民者切；克其惠，則所以處僚案朋友者周。是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揚名於後世，將使朱夫人壽數千歲而未艾。上可與孟母仇氏等埒，顧不可乎？對曰：詔敢不努力以從事，但尚未聞用功之約耳。曰：窮理以知言，集義以養氣，則固與宣之日探而月討者也。

北村劉先生集序

竊聞之詩之為訓也深矣，得于耳可以開舊聞，得于目可以廣私見，得于口可以平逸氣。故詩有五材，惟君子為能舉焉。獻俗而不俚，列政而彰義，極幽而不隱，貢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故歌之房中，則美化流；謠之鄉黨，則親睦行；賦于朝廷，則綱紀立；發之軍旅，則威武振；頌于郊廟，則神鬼格。斯其為不苟作也。今觀北村先生之詩，其格體固不敢以遽論，然而其志則固有在焉。斯乎？故上思則忠，下思則惠，外思則義，內思則恩，信思則久，慈思則遠。凡高密之撫字，戶曹之剔弊，刑部之明決，其隱皆於詩焉。發乎昔者李伯藥，見王文中子論詩，王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五



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墳篋。而夫子不答者。何收。曰。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是故詩以言志。虞廷之所以昌也。或以眩藻。六朝之所以衰也。夫北村先生。固王子之鄉人也。其仰止王子而思以再興者乎。劉氏家傳曰。先生博學多聞。工高詞章。雖理鉅邑。劇書不廢題作。日不暇給。夜漏二十刻。猶聞吟聲。或謂脫凡近得肯綮者。亦通俗論。非知先生者也。雖然。王子論詩固至矣。然而其後郊時勍勍。皆未大顯。又豈若先生之長子紫岩公。舜卿進士。

及第。自翰林編脩。累官今太宰。進退天下人材。入相天子。在即。次子黃岩。舜弼。以庶吉士入翰林。累官修撰。今官大參。賦政鉅省。未已。則先生之所恒吟不休者。當亦有明于斯乎。紫岩公常言先生捐館後。哀集遺藁。得二十卷。未及錄梓。仕路奔馳。恒携以隨。及轉南禮。發篋頓亡。百計究尋。不獲。懊恨至成疾。以為先人田廬器物。雖或廢。猶可再理。惟茲遺集。精蘊所發。一失難復。深自追咎不已。給由過家。二子爵。息訪諸鄉舊。四拾散逸。亦謄鑿石。方有今編。纔十一二耳。其餘發揮奧義。可追古作者。率多放遺。嗚呼。如先生之全集存。則所以思繼王子之志者。當不又有徵乎。紫岩公深懲前悔。梓行今編。

若乃劒出豐城。珠還合浦。則充其所深望也。文數首。意多與詩類。其

也。誥勅碑銘。亦皆附行。又以徵先生之道德。質諸詩文。不徒言

### 河東周先生新受 誥封序

河東先生周君廷珍者。南戶部郎中宗道祖堯之父也。宗道舉癸未進士。出守潁州。既立三載。綽有政績。方請

誥封。遽補南曹。移文遷延。閱年未獲。去歲考績。始償厥志。于是誥封河東先生。為南京戶部員外郎。其配李氏。為宜人。明年宗道還南都。謁予曰。祖堯父母之德。於是其少酬乎。昔吾

父少拔鄉校。以二親既老。終鮮兄弟。爰棄學業。勗帥吾母。養親于薄荷。營生事。竭力死。幾滅性。黑髮頓白。送終之費。鎔及畚斛。其誨祖堯。戒警曰。切稍從嬉戲。輒加鞭策。年及弱冠。恒呼小字。俾生深愛心。吾母偕德。孝慈並名。恩詔褒封。實天

昭其隱乎。祖堯固無能用力也。涇野子曰。宗道今茲可用力矣。昔宗道既舉山東也。偶因友邀晚歸。先生誨之曰。天下事獨此舉止邪。輒從荒廢如是。涕隨言落。宗道即愧懼杜門。斬絕私出。求所謂天下事者。以用力也。及出守潁州。過家也。先生勉之曰。一不可阿諛逐時。二不可峻刻殃民。宗道至袖簡從政。寧過於惠下。而不其於迎上。至忤方面。被怒而不悔。以

用力也。然則祖堯今茲可用力者。嗚呼。存曰。宗道無以一  
誥封其親。自足也。宗道不見汝鄉之孟氏乎。加齊卿相。若可  
動心矣。然惟求在己之言與氣。使達于政事。而塞于天地。不  
知卿相之為榮。又不見汝鄉之曾氏乎。論富晉楚。若可駭俗  
矣。然惟求在己之仁與義。使慊于吾心。而尊乎吾德。不知富  
貴之為美。曰。此以為己。固可以為親。雖卿相富貴。不害其為  
多也。昔人捧檄。色動之心。則謂之何。曰。己之與親。義不可以  
兩視。道不可以異待也。且宗道又不聞孔子稱舜之大孝乎。  
則曰。德為聖人。

### 東山書院儀節序

東山書院。仇氏時淳。承其兄時茂之意。而創建之。以教育鄉  
之俊秀者也。時淳之弟。時閑。欄嘗從予遊。往年自潞渡江。已  
問書院記歸矣。茲復具儀節以問序。蓋嘗與谿田馬子請訂  
者也。其儀自立學。釋奠。月朔。釋菜。月望。謁廟。始入學。及春秋  
釋菜。立學入學。教授朝脯。升堂。教授歲時稽考。朔望元旦。升  
堂。諸儀殆數十條。其從祀諸賢。則以有關於書院者。為立主  
焉。蓋皆敬神端始之義。隆師重道之規。思以移風易俗。而長  
養人才。求為聖賢之學者也。昔予之記書院也。嘗以設科于  
書院。望時閑使為鄉人標準。今去記時。已數年矣。時閑之科  
條。遠不能見。覩此儀節。當非其太槩邪。三代時。學校之美。當

不于今再見乎。且近聞時閑侍母之疾。母飯一口。已亦一口。母飯再口。已亦再口。母一日不飯。已亦一日不飯。母二日不飯。已亦二日不飯。甚至設言母若不在。已亦隨之不在。聞者無不墮淚。其誠孝足通鬼神。豈惟可感化潞之後進哉。予在江南。凡鷲峰東所諸士。談及無不心服。于四方可知也。然則時閑書院之建。豈特舉此儀節而已哉。固有篤行以為之本矣。則儀節斯不為虛文。其傳也必矣。雖然。孝子之事親。以體其心為至。親既老且往。而子必欲隨之偕往。是豈親心之所欲乎。親心不欲。而子必欲之。是一節之士。非中庸之道也。時閑試以所祀先師以下諸賢觀之。曾有是事乎哉。夫時閑建書院以教人。而乃以此行率之。其誰乎從之。時閑而少推母夫人之心。則必不以一死為道。而事親如事天者。皆在是矣。斯儀節豈惟可傳之天下。雖禹之後世可也。

贈石高州序

南史部文選郎中玉溪石子廉伯。既有高州之命。其僚龍村賀子仁。后江楊惟仁。諸君餞之尚書第。而予亦與焉。且以予年少。未也。請先行爵。爵再舉。又適洗。玉溪子辭曰。古禮有再爵。無三爵。予曰。然。玉溪子由夫古之道哉。雖以此古禮為州。不可乎。今夫世之為守令者。其事上官也。拱或至於磬折。拜或過于君親。其使下民。耗其財。不知損。疲其力。不知休。蓋

皆不能以古禮節之故也。如再爵之禮行，敦士風而正民俗，于高州何有乎？坐定后，江問赴高州之期，當在發春邪？玉溪子曰：素多病而廣路尤熱，俟秋冬而後起台州耳。后江曰：若愆期而爽度，無乃不可乎？對曰：簡性疎懶，任直，涇野子所知也。去年之考績也。久菴治齋二公嘗薦之時，相簡未能一謁焉。未幾又薦之時，相乃取閱門簿，查無簡名，則曰：此人初未嘗來見我耳。有友又促使往見，簡終不能，且不聞今日之治齋公乎？官至二品，以一言而罷，進退利鈍，又安能以容心邪？予嘆曰：達哉！玉溪子將孔子所謂可與立者，不殆庶幾乎？使其初少屈以謁權門，今內為京堂，外為藩臬，顯官，又安有高

州乎？夫玉溪子嘗師事陽明王公，陽明以致良知為教學者，類能言之，然或當行而不知向背，臨言而不知從違者，亦有之。玉溪子真可謂不倍師說者矣。如玉溪子守其道不變，而又濟之以古禮，豈惟可為高州哉？雖他日積登卿相，以成經濟之業，亦由是乎？或曰：高州居二廣之間，據叢山之間，前揖銅魚，後拱寶峰，近者徃獍為盜，肆行猖獗，阻塞道路，擾及電白，信宜之地，茂名幾于不守，蓋多難之邦也。玉溪子持古禮而往，是猶以結繩而治干戈也。曰：不見漢龔遂之于渤海盜乎？單身之郡，未匝月，民多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數年之寇皆為良民，彼豈嘗持干戈以往哉？故玉溪子之致良知者，正有

見于今日也。玉溪子台之寧海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兵刑二部，皆以清白端謹名。

### 劉氏族譜序

劉氏族譜者，今太宰紫巖先生輯其家世宗派而爲之者也。世傳本元城劉忠定公之後，當金元之亂，有諱務者避兵徙于襄垣劉渠，又自劉渠卜居長樂鄉蕭家梁，今十有一世矣。長樂公二世生子鑄一人，鑄三世生子厚巖，巖三人，至四世世村行則十人矣。五世彥實行則二十人矣。六世景初行則三十餘人矣。至七世時占行，八世伯福行，九世恭行，十世至寧行，率多五十餘人，不足則四十餘人，十一世大興之行，方

來未艾，不可數計。皆長樂公一人開之也。故自長樂公至至寧則先生繼別之大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自耕樂慶至至北村公則先生繼禰之小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乃先生皆哀而序之，考而傳之，可不謂能收族者乎。夫能收族則能敬宗，能敬宗則能尊祖，可以親親，可以尊尊，可以名，可以出入，可以長幼，可以從服，繫之以姓而不別，綴之以食而不殊，可不謂能幾于禮者乎。昔伊川正叔作程氏家牒，自中山少師以來，歷爲紀載，至于賜第京師，卜居醴泉，御書詔勅，移載以藏，雖於影帳，侍者承旨老嫗，備錄不遺。今斯譜也，旣列圖系居址行蹟，而於誥勅制策序記誌表詩賦，亦皆分類

編次將無非伊川意邪。或曰：族譜所以重婚冠，明祭祀，敦喪紀，不徒為也。故大夫士祭省其子，衿服窮於袒免，越五世則絕也。譜族而十一世者，何居曰：古者天子之子繼天下，其支子出為諸侯，故不得祭七廟；諸侯之子繼其國，其支子出為大夫，故不得祭五廟；大夫之子繼其家，其支子出為適士官師，故不得祭三廟。時當封建，祿多同姓，已有先我而祭之者，故不敢爾。周道然也。自漢以來，庶人有百世之祖，列士垂累代之胤，可以學士大夫忘其宗，而與野人都邑之士論哉。族雖百世譜可也。夫伊川官止說書，未能大行，獨賴與門人弟子講學之故，使程氏家牒傳今不磨，乃先生弱冠及第累官學士，以至于今。長樂公之孫子雖繁盛，然精明之氣純厚之德，則固獨萃于先生一人，宜其大發於茲。今且北轉入相，聖主行當自牖啓沃，對時經濟，以行道于天下也。若然，則既廣長樂之源，益宏耕樂之流，吾見斯譜也。天下後世皆爭誦以傳，襄垣劉氏不得而私之也。

紫巖文集序

此紫巖文集，乃太宰襄垣劉先生之所著也。古詩及近體凡千餘篇，序記奏疏諸文殆二三百篇，方來者不計，可不謂富乎。然詩則清新俊逸，本性情而循禮義，無險恠語，文皆平正，說道理透徹，不詭於古，可不謂達乎。夫富而不達，謂之俚，雖

多亦奚以爲。達而未至于富，則于論學與政，未免缺漏。如彼耒耜鎡鋤之器，一不具，不能爲良農也。然則斯集也，可不謂盛乎？昔宋嘉祐之間，學者爭務奇僻難澁之詞，文體大壞。識治者懼焉。及歐陽永叔者出，敦尚平實，其典文衡，崇雅黜浮，頌革士習。今天下文風多好魏晉齊梁，辭賦議論，漸入虛寂，衛道之士，數有隱憂。如斯集行，亦可少變頹俗。則先生固將爲今之歐陽子乎？先生弱冠及第，入爲翰林編修，累官學士。以至今位，未已。當正德間，嘗與相論及

經筵講學，及他史事，偶有不合，則曰：某豈懷姦者乎？特相皆惕然。嘉靖七八年間，以內翰宿學，禮曹久佐，一不能媵阿時

相。至使後進晚出，多登台輔，而先生甘居南吏，閒曹不一動念焉。去年又聞先生偶失其父北村公之集，日夜懊恨，至感疾半載，而後瘳。其愛弟舜弼，教之成名，嘗偶病在途，憂輒形于色，真可謂端重在朝。孝友在家者，故所爲文詩，思致親切，超出群衆，有本者如是乎？歐陽子於范仲淹之謫，饒州作朋黨論，豫息黨錮之禍，其事父觀兄，明孝敬，兼至。則其行固亦類是耳。宜其出雖先後異時，文固將一揆也。雖然，先生本欲帥舜弼爲明道伊川，以事北村公爲太中公，又將使二劉之在今，亦若二程之在宋也。

小學章句序



小學一書新安朱夫子之所編定其章句則今虎谷先生和順王公應韶之所著也自有小學以來饒雙峰有註解題辭能勿軒有句解近世黃江陰吳海虞陳姑蘇陳天台各有解註並行于時然章或未釐句或未析音切又或未著以待初學尚為未備于是先生會萃諸家參取折中章分句解絜然明白雖於衿纓負劔之微亦皆辨別洞曉其于初學甚便焉雄山仇氏朴建東山書院以教鄉之髦士并刊是書使誦習之蓋以端立教之本而廣明倫敬身之義也士讀此書者當于章句之間而得人倫修身之道可也苟或不然徒以章句視焉是豈先生之初志哉先生原有序并曾提學亦有序其

斯書甚詳仇氏其皆訪刻並行乎。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達編刻

序

送治齋萬公南歸序

嘉靖壬辰之秋

聖上以彗星再見。令兩京文職大臣陳言時政得失。於是南  
京右都御史治齋萬公疏列八事。一曰公推薦。謂用人不必  
屢推。惟在先知其人。以察衆舉之異同。二曰辨國是。言疑信  
一差。則邪正倒置。三曰審蠲除。言勿赦拖欠。惟預免來年徵

辨四曰通鹽法許商人就邊輸糧芻以中正監其帶中餘鹽則納折色五曰裕邊儲除招商中鹽外納粟則勿限地方和糴則勿抑時價足食則通漕關陝六曰廣矜宥宜放免大禮大獄謫戍之人七曰正憲體言本院問完囚犯巡按舉劾官司及操江巡江各有攸典無得別有牽制八曰先實務願去聲容繁飾及屏好動喜事之徒疏奏

聖上曰萬鏜本以所司屢推未用意在怨恨明說後推未必勝前等語下吏部參看覆題准罷位去柙往唁公公曰是鏜之罪也疏惟論後推之在人乃頓忘先推之在己言雖出於無心跡則涉於有意既設詞之未詳宜在法所不免荷

聖主神明寬仁弛其誅戮止於解職得歸田里可謂幸矣柙歸而嘆曰古之大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萬公於罷位而能知過其有古大臣之風乎且公之所言者八而聖主之所怒者一以其一事以怒公其餘七事則用公矣公未爲不遇也

聖主求言於大臣者衆而去者獨公一人乃公之去又以一言其餘數千言已自效矣

聖主未爲不納也夫七者皆今日時務之急也又

聖怒之所未及公罪之所不入儻在廷之臣有見事之善也俟霽威之後或申其義以獻焉或推其詳以論焉內以幹

國外以壯邊。何者非公之遺功哉。夫為人臣者。殞其身。有益於國。則爲之。况去其官。以有益于國乎。故謂公未爲不遇也。昔范希文參知政事。時亦嘗條列時宜十數事。未能盡行。遂出爲河東陝西安撫使。未幾。仁宗有憶於其言也。復詔入爲參政。與韓富並命。希文益銳意天下之事。遂成慶曆之政。爲宋室光。未必非前條列之故也。公行矣。

聖上或因廷臣之言。有懷于其說。不日起公當鈞軸之地。且將觀公之行。以顧前言也。况公平日履庶迪正。自吏部太常京兆。以至于今。夙持綱紀。守憲不回。風采懋著。士林敬服。宜知其不已於此也。且希文初嘗進百官圖及四論。以指廷臣

之遷進遲速。及邪正公私之實。亦如今所謂公推薦者矣。坐是落職。饒州益自進修不已。常曰。士居江湖之上。當有廊廟之憂。則公又豈肯以有江湖也。恣爲耽樂已哉。於是其僚我峯潘公。以爲然也。取其言。歸諸公。而南都群公卿皆賦詩。

### 海山詩集序

海山集者。故太常少卿姚公元肖之所著也。集多詩。詩多贈答壽挽之作。作多說性情。而本禮義。冲雅清淡。有唐韋應物之風焉。初公在考功時。倡義進言。諫止南巡。

武宗盛怒。罰跪五日。捷于廷。多至死者。公幸復甦。腿股如桶。肉碎八九寸。公云。若有益於國。則一身亦何足惜。且喜死而

復生得以苟延殘喘耳。夫死生之事亦大矣。公當竭忠之日。身幾斃而無難色。則其平日居家之孝友。行己之端嚴。蒞官之清正。皆可知矣。宜乎發之吟咏者。氣味雋永。非尋常之作也。昔者謝靈運。沈休文。鮑照。江淹。吳筠。孔珪。其詩非不工也。由君子觀之。或失則傲。或失則冶。或失則怨。或失則怒。良以無其本故耳。然則海山之集。人雖曰不傳。吾不信也。公歿之後。餘稿散失。其弟太學生繼華。收其遺亡。止得詩百餘篇。分爲二卷。并以其行實誌表。及誥命諭祭諸文。編次成帙。將以入梓。嗚呼。觀海山之集者。既誦其詩。又考其行。足以徵予言之非誣也。公之履歷。具誌狀中。不列。

### 廣文選序

晉梁蕭統編定文選。粵自秦漢迄于齊梁。騷賦詩歌。詔冊表啓。時且千年。煥知其舊。第博雅君子。泛覽別籍。見有遺詩脫文。則又每病乎統焉。然未有能廣裒散失。粹纂重行者。今少司寇梅國劉公。英特之材。博大之學。旁搜群書。幾二十年。類摘門補。世採人增。凡統之缺漏。十九攢亮。學士觀覽。無不足之嘆。長垣侯君子方。守揚州。謂可遠傳。乃命學生葛澗。校正差訛。既且入梓。遣使問序。涇野子曰。懿哉。梅國之用心乎。夫自乾坤典謨以來。載籍宣昭。歷世誦習。然三墳或隱。九丘多支。惟左史倚相者。具能讀之。楚人歸善。尊爲至寶。白行不匿。

也。鄭公孫僑使于晉，適晉侯有病，卜云實沉、臺駘爲祟。雖叔向莫知，乃問于僑。僑具述高辛玄冥之遺，參汾主封之故，通國驚動，以僑爲博物君子。然則梅國斯編，其有滋于學士之聞見者富乎？或曰：文選以毛詩序與思歸引序並列，廣文選以思親操、猗蘭操與胡茄十八拍操同卷，聖愚不分，經騷不辨，惟多是取，不揆之道，亦以爲富可乎？曰：不見詩書春秋邪？古詩美惡咸收，至三千餘篇，因得取爲三百篇之定。古書及中候、聖狂皆載，幾千餘篇，因得取爲五十篇之定。左丘明傳述魯史，將數十萬言，治汙具存，因得取爲千五百條之定。廣文選如行也，焉知後無作者？不因此而說漢禮晉文，比于古文獻之足徵者乎？審若是，且將恨收取之未盡，庶又奚暇議其醇疵哉？書凡二千餘篇，爲卷者八十，其門分類析，皆准昭明之舊云。

### 空同李子集序

空同李子者，陝之慶陽人。李二獻吉也，旣歿矣，遺文詩殆千百篇。其甥曹君仲禮，守鳳陽，將梓行，問序焉。他日玉溪王子公濟過會子于燕子磯，予告之。王子曰：信哉！李子之集，不可以莫之行也。一爲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爲古選樂府，即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即如屈宋賈馬。擬之而必至，創之而先合。海內士爲文若詩者，多宗法之，真天下之奇材也。予

嘆曰。果若人言。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訂頑。即如程張一爲大學中庸。即如曾思。惜其力不加之乎此耳。王子曰。人有定品。材有定格。必居一以限之。吾懼子之難乎其論世也。曰。子雖知李子矣。猶未如予知之深也。昔在弘治中。天下方苦于二病三害六漸。如人元氣受傷。棘須療理。然自卿相以下。莫能計也。李子時爲戶曹主事。詳列其故。犯貴戚。觸近侍。不顧刑戮。惟冀民生之遂焉。及正德之初。幸闈八人日導武宗。造爲淫巧。支蕩其心。狗馬鷹兔。擊毬角抵。隨欲而中。時號八黨。然自輔弼以下。莫能正也。李子時爲戶曹郎中。乃奏記部尚書。共洞韓公。韓公深取之。即令屬草。且率群臣伏

闈請除八闈惟冀

君德之成焉。嗚呼。使弘治之疏行。即病害皆去。而下可爲民。使正德之疏濟。即執目御皆正。而上可爲德。當其爲志。雖商傅說。周召。虎皆思可跼而及也。又何難於曾思程張乎。今顧其爲集。乃土于曹。劉李杜之間。精于屈宋。賈馬之場。夫世有干霄之材。斷而爲侏儒之柱者。則必悔。人藏昭乘之珠。分而嵌糟醜之弊者。則必怨。此非其力之不贍。乃其藝之未審耳。故予每讀二疏。深爲李子驚。及觀他文詩。則又悵然惜矣。曰。李子存。吾子不以是告。李子亡。吾子乃以是言。將無陷于病。李子乎。曰。非然也。吾于李子。生旣不能數會。死若又不能以盡

知言論世空同  
子之知音寔獲  
矣



言則爲有。此知已使天下後世知吾李子。止可爲曹阮李杜輩而不知究其極。有如此之美也。且今天下之材如李子者。幾人哉。如李子之材而未究其極。予而塗人也。則可。予而苟一交遊也。寧能忘于懷乎。夫如李子之材未究其極也。且如此。天下無李子之材者。乃或又遺其大而惟他乎。狗馬則又豈但爲予之所惜乎。雖然。觀李子之集者。能先請事乎。狀疏一卷。徐以讀他文。若詩亦可以思過半矣。

贈朱葵軒應

詔北上序

都督僉事葵軒朱公德之。其僉書南京中軍也。法得同五府侯伯都督諸公輪直。禁城三日。一至尚寶司。驗換令牌。

於是得數與公交際焉。一日公曰。振在茲。食厚祿而履峻階。他無所事。惟於數日後入直耳。往在邊鄙。常整棚數千人。馬身曠弩蹶張。或殺胡陰山。或抗虜洪塞。以當朝廷一面之寄。受祿戴寵。亦無媿耳。予於是未嘗不壯其勇而敬其略也。邇者鞞鞞猖獗。及密雲古北。殺掠官軍。

聖上以廷臣會議。急擇將領。又棟素有勇略。歷任邊方。熟知夷情者。行取數人於京。以備急調。而公居其一焉。予嘆曰。公素有是言。乃今有是行。其足以償所志乎。雖然。予固不知兵。然於戰守之機。則亦嘗聞之矣。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常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常勞。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者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趙之北邊良將。有李牧者。常用是術矣。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日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匈奴即入盜。急收保。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數歲無所得。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牧乃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少人。佯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乃大率衆入寇。牧又爲奇陳。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夫牧雖用孫子致敵之法。然猶以數千人委虜。非萬全之事。王道之純也。况後世將之於夷。如羊之畏虎。一入輒驚。不敢與戰。任其虜掠。既退而追。稍獲數級。卽奏上功。以獲厚賞。又非牧之可比。今公之勇略若此。斯行也。如有閩外之寄。多在代鴈門北邊。卽牧所居地。若欲竭力盡忠。以酬

聖主知待之恩。無有過于往法李牧。而又上進者矣。况公少孤蚤奮。自襲其父指揮同知以來。屢立戰功。歷任都指揮。及大同遊擊。本鎮副總。正德初。轉陞宣府鎮守。掛鎮朔將軍印。後以疾歸田里。他日大同逆軍爲變。

聖上初起。公討平焉。公益整展材謀。稅介抗旌。計斬渠惡。鎮中底定。遂陞總兵。鎮守大同。掛征西將軍印。然則公斯之行。益當知其國。不知有其家。知有其忠。不知有其身。以不負

乎明時可也。於是後軍都督恒齋馬公取而書諸軸。

### 送胡南津還沐陽序

南津胡公仕爲南刑部侍郎。旣三年，且獻績矣。乃有致政之命。費庶子偕予數人往唁焉。公適飲于石泉少宰而歸，喜氣滿容，顏如渥丹。予曰：公之去位也樂乎？費子曰：一人論之，千萬人惜之，固不樂哉。光祿王子曰：夫君子之去，有三樂。崇階極品不與焉，故有其位無其功不樂；有其官無其名不樂；有其身無其子孫不樂。夫自有位以來，吳白匍、詹師富、黃苗、俚皆閩海之鉅寇也。公嘗擣其巢穴，服其權要，而汀漳以寧，佛朗機、牙里海、牙哪噠、曷昆皆南海之謫賊也。公嘗破其三船。

置之九法，而廣粵以定。若乃究奸婦之罪，聖孺之寃，靖盤石之亂，其功則甚多也。在福建則肖像勒石，在廣東江浙則夷民畏服。在刑部則端重嚴明，輿論充多。其名則甚著也。公長子效才，爲名御史，出守真定，士林稱美。次子效忠，潛心正學，綽有遠器。其子孫則甚賢也。曰：諸君子亦嘗聞魯顏闔乎？居于魯鄙，哀公問治道焉。闔對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蓋言而後信，信之細者也；不言而信，信斯深矣。動而後敬，敬之小者也。不動而敬，敬斯至矣。是故大鵬不滯於溟海，故能乘九萬里扶搖之風；良才不受乎斤斧，故能隱千萬重宥密之山。公之斯去，蓋將不計其

功而惟明其道。位不足以言之也。欲逃其名而惟耽乎實。官不足以論之也。又以其餘身教孫子。倡道學于淮海。先風化于南州。一身之事。不足以盡之也。則公之樂。始有出乎塵埃之外。而通乎廣漠之鄉者矣。士有言分膺寵召。以成經綸之業者。則公當視之如浮雲矣。公字重器。別號南津。弘治乙丑進士。

送程齋盛公還潮陽序

弘治末年。程齋盛公初爲翰林檢討。時西涯先生爲相。公見時政有闕。違者率一二僚友。拜諍于其第。言未獲用。引疾南歸。比予叨入翰林。未嘗不高公之爲人也。近至南都。繼公爲

尚質得數從宴會。講說之末。夫伏羲神農之學。不傳久矣。公嘗著五行論。言消息盈虛。必折衷於伏羲。其言藥物。皆出炎帝精蘊。陶隱居諸君不逮也。故自予至南。得公之益獨多。迺公遽有致政之命。於予心惘然若有所失。及同介立林子。往唁焉。公欣然有喜色。曰。

聖恩甚深厚。得以此官歸矣。予曰。公之德。可以易士風。其才可以經世務。正宜烝在輔弼之地。以成俊偉光明之業。乃遽至此。公遜謝曰。豈敢云然。茲歸也。若買田問舍。以奢侈榮耀。驕惰其子孫。決不敢爲。倘一息尚存。此學亦不少廢。謹身節用。以爲子孫法。暇則栽藥種樹。順養殘生。歌頌。

聖明耳。因述其友及其弟招隱之詩。暢然洒落。有絕塵而奔之態焉。予出而嘆曰。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道之所不可廢者學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鳶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鳶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故君子植金柅于羸豕之頭。用視矍于震鄰之候。觀于時以知天命。篤于學以知人道。知天命則去就輕。人雖曰不樂。吾不信也。知人道則存省勤。人雖曰不樂。吾不信也。然則公之欣欣有喜色者。其殆有見于斯乎。明日倪維熙同其僚數君。問公贈言。遂書此。

贈浚川王公 詔改左都御史序

浚川先生儀封王公。為南京兵部尚書。參替機務三載矣。茲者詔至。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日予方偕僚友出郊。遇野人焉。皆曰。王公去南都。軍士靡所依恃矣。公能杜私役。精武選。罷橫斂。黜豪猾。汰泛差。振綱紀。南都士固欲家像而屋祝之者也。答曰。野人知一而不知二。使公蚤就此改。雖四海遠可均也。僚友曰。果然。公文章超孟董。器識追丙魏。才畧擬韓范。斯行也。整肅百僚。旌別淑慝。于均四海裕如矣。曰。豈惟是哉。公于此數者。雖皆無焉可也。有于此則凡四方之挾所長者皆得投其隙間以進而不知也。故君子不可以有已。斯可以有矣。夫人之品。見乎諍譽而已。之情形于喜怒哀聞譽而喜。見諍而怒。

雖智者亦所不免。聞諍而喜，見譽而懼。雖仁者或有不能。夫世之爲諍者，多義士也。爲譽者，多利人也。世之怒諍者，多惡異者也。喜譽者，多好同者也。於其諍譽之來，而能中喜怒之節，則於好惡之正義利之辯，治亂之源，亦思過半矣。非智仁之至者，不能也。不然，譽人彙征，而諍士就戮者，亦有之矣。則夫君子之喜怒，豈細物哉。且謂司馬君實，何人也。宋室之純臣也。其心欲能新法，察確窺其意，順之而譽，則甚喜。蘇軾識其機，逆之而諍，則遽怒。夫確之邪，衆人皆見之。顧君實豈不知哉。乃蔽于在己異同之心，而忘其在彼諍譽之故，遂使一忠誠者，亦臨事而眩矣。况其他乎。夫左都御史者，國家之重臣也。

高皇帝初御宇內，即置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與中書省、都督府擬古三公之尊。而尚書不與焉。尋定設左右都御史。至正統初，顧公佐爲左都御史之後。

英宗難其人，以繼也。歷數年不設左。蓋其職專以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御史，以正諸不公不法等事。其於人材之進退，民生之休戚，世道之升降，關係甚急也。則其所以公喜怒而照諍譽者，尤不可後矣。或曰：論語言政，必酌取夏時，殷輅周冕，虞韶之法。今獨詳于一己之喜怒者，何。曰：若無孔氏之四絕，顏子之四勿，而徒欲紛更制度，則凡爲譽如佞人，鄭聲者，皆紛至于前，不自知矣。夫公嘗再辟予于朝，予固

不敢以為公私。公于予亦未嘗有德色也。予嘗屢談道于公。公固不以予為顛。予亦未嘗以公為有怒意也。則公斯之行。當無君實之失。而有孔顏之得乎。且公之直諒在臺諫。儒雅在翰林提學。經濟在藩撫。孝友敬讓在鄉里。忠貞廉明在朝廷者。人皆先能信而言之矣。惟是以喜怒處諍譽者。則誠持憲之大本。當時之急務。雖他日晉宰衡入輔相。亦不外此。故予獨拳拳焉。知公必不以為迂腐而忽之也。於是其僚我峯潘公曰。絜矩之道亦在是乎。曰。然。傳不云。所惡於下。毋以事上。雖前後左右。何往而非是哉。

送四峯張貴州序

四峯張公子才以鴻臚卿出為貴州參議。余同介立林子往問之。坐定。嘆曰。公其陞乎。公曰。去卿而就參議。以為陞。何也。曰。公亦嘗見輪人乎。其為輪也。克和三才。能法陰陽。可規可畫。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固國工也。然置之江漢湖海之地。於是穀不能直。篆不能正。膠不能厚。筋不能數。輻不能齊。牙不能指。凡柁人篙人。皆環議而笑焉。他日燕趙之人。知輪人之良也。請而置之河濟之北。恒山之南。於是輪人得以施其巧。凡園匠直均同伴之法。罔有不精。以行澤如割塗。以行山如搏石。自是速輪人者無虛日。而輪人之名遂大振于中原矣。且余與公之同年也。今二十有六載矣。在南都之會。尤為數。

見公論用人。必崇恬退。權倖之門不欲謁。論理財。必獎廉節。奢侈之事不肯為。論聽訟。必貴簡實。徂詐之風必欲息。若乃事繼母同於親母。而通國稱孝。處母躬無間於已。而鄉黨稱友。歷官既久。家無十畝之田。則豈非古之孝廉君子者哉。尔乃自筮仕以來。北滯於中書尚寶。南滯於鴻臚。久羈散秩。棲遲閒居。無所事事。茲有貴州之行。豈非輪人趨於燕趙之地乎。德可以遠施。才可以大著。於是而總憲於是而典藩。於是而撫巨省。於是而正位九卿。屈指可到也。故謂公自此陞矣。且夫崇政殿說書。與永安尉。其職之榮辱相懸也。乃有欲舉其職者。寧辭說書而甘尉永安。縣令與治中別駕。其位之繁簡相遠也。乃有欲展其驥足者。必傲百里而思大行矣。即公貴州之行。

聖天子正試公于盤根錯節之地。以別利器也。豈可泥以為降乎。或曰。貴州在滇蜀之間。萬山之叢。左阻五溪。右距盤江。犵狫異性。苗羅殊俗。治之亦難也。曰。禮不云。因其道。不變其俗。通其情。不失其宜。是故有不火食者矣。則燔炙之法雖美。不可以強聒也。有不粒食者矣。則糞殮之劑雖善。不可以處告也。况公厥德既厚。而負才尤優。其因人而施。隨地而處。固當無入而不自得矣。必不肯以此為降。泥于懷而不解也。公滁之來。安人早受其父太守朴菴先生之庭訓云。



贈中梁張公考績序

漢書言文景之世。黎民醇厚。耻言人過失。問閭厭梁肉。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有周成康世之風焉。予讀史至此。未嘗不追慕其時而思其故也。當是時。周勃木彊質。居可屬大事。與張相如俱稱長者。兩人言事。不能出諸口。後有萬石君。石奮父子。駟行孝謹。雖於子孫不名。有過失。對案不食。待肉袒謝。上賜食。必稽首。如在上前食之。數人者。率為丞相卿侯。見重朝野。一時如周任。張歐。董皆引列僚佐。然後知文景之治有所自也。今天下承平日久。祖宗德澤。道化既遠。且深。文運士氣。於是為盛。故賢智輻輳。忠篤輩出。如吾鄉中梁張公。尤其

著者也。公談道論政。若不出口。至於不言而信之德。不動而敬之學。實豐豐焉。中丞孟有涯嘗曰。人數有所高論。然稽其行蹟。察其事為。多不相似。若中梁公者。恂恂木訥。然事至而即辦。法行而不滯。政禁而必舉。信乎行在言前。古之鞠躬君子者哉。予嘗以為知言。蓋予與公同舉陝西。今三十三年矣。孝弟之在家庭。篤敬之在鄉黨。信義之在朋友。西人固皆家談而人羨之矣。其廉明之政。光大之規。嚴謹之操。宜為交遊僚友者。稱許如此也。蓋公自為廷尉。訊讞明允。其所平反者。十常三四。未嘗對人一語。且邇來工部之費。頗稱繁重。歲辦月耗。動至千萬。公佐其長石湖何公。事從節約。役惟減汰。每

計省于民。不啻百萬。及其工成績效。絕口不道往事。則公當非今之周勃石奮者哉。

聖天子崇尚道德。方厭浮薄喜事者。思得忠慎博學之輩。登庸任使。以迴古醇厚敦龐之風。則公斯之行。必在所簡用者。注。作天下厚先也。夫正臣之近遠。係士風之醇澆。民生之休戚。世道之升降。故歷考前世。其世將升也。則尚行者。有枝葉焉。其將降也。則尚辭者。有枝葉焉。公如其進也。則豈但子鄉黨者之願哉。雖九州遠。皆然矣。公之益懋于道。可知也。沈旣濟嘗曰。緩行徐言。非德。工文善書。非材。累資積考。非勞。故謂公之斯行。其為最真。真有出乎是者矣。公漢中南鄭人。字伯翔。

別號中梁。聞西漢之治。又甚習也。起家弘治乙丑進士。

### 贈賀子考績序

薊州賀子子仁。其先本吾陝之延安人。自筮仕吏部司廳。即同吾陝人仕南都者。為鄉里會。今其考績也。三年矣。於是吾陝人皆欲贈之文。賀子固遜曰。惠何功之有。敢辱諸丈者之雅乎。子嘆曰。賀子有功而不居。可謂知德之虛乎。以言為所重。可謂知行之實乎。虛以進善。其造無涯。實以履方。遠而不禦。持斯道也。其績豈可量哉。且亦嘗見繩人乎。大匠之為宮室也。授繩人以墨斗。他無所為。凡鋸人斤人斧人鑿人椽人。皆受直焉。不然。則析木失強弱之分。削木錯厚薄之宜。以為

宋樞密揀皆難也。夫司廳者，吏部之繩人也。堂非司廳，無所授。四司非司廳，無所受。是故文選得以序其位，驗封得以實其勞，稽勳得以察其故，考功得以明其人。吏部得挈其綱，皆司廳之績也。賀子有是績者，今三年矣。乃尤讓而不居。人雖曰：非德之虛，吾不信也。且賀子孝心純篤，姪戀父母，猶有嬰孺之態。友誼顯慤，交際察察，不失忠敬之心。蓋言不苟發行，不輕動。凡南都大夫士之至吏部者，其辭命儀度，必先咨訪。事竣之後，莫不敬其篤厚。周慎云：則君之為績，已有其本。匪直積勞累功而已。雖然，德必弘，而後虛可大也。行必毅，而後實可久也。昔者魯氏子與嘗為是學矣。故論弘必以任重為至，論毅必以道遠為至。吾知賀子必以魯氏之學為所從事，不以一時廳官之績為自足也。

賀經府王君暨配劉氏七十雙壽序

予判解州時，太學生王克孝光祖從予解梁書院。比予改官南都，克孝自解渡黃河，涉大江，問予於金陵。且年矣，始北歸。自是每歲必遣使以問予。今歲憶予之將考績也，又遣使逆予至金陵。是時克孝篤道之行，與其記予問答之言，凡在鷲峯東所者，皆傳誦之。無不慕克孝之為人，思欲親見之也。於是戶部正郎楊叔用嘗會克孝者也，而忘其年，偶見其使而問焉。使者對曰：若干歲矣。因問其父經府君及母劉氏對曰：

皆七十歲矣。叔用遂告諸三四僚友及章宣之易伯源曰：吾輩慕克孝之為人，而無以伸其敬。今其父母已七十度，克孝之心必欲壽之，至千百歲者也。盍問一言於涇野子，附諸使，持以賀克孝乎？予聞而嘆曰：此義舉也。夫經府君積學未第，以歲貢士授登州府經歷，處則以孝友忠信式於解梁，仕則以清慎勤敏稱於山東，固古之明經敦行之士矣。而劉夫人又以孝敬忠慈佐之，然惟脩其德於晉之西鄙，不求聞達於四方。今叔用諸君皆秦楚閩越潤廣蜀歙異地之良也，乃同慕克孝之行，敬其人以及其親，則克孝之所以壽其父母者，雖以此至千百歲不可乎？昔漢河南張元伯遊太學，及其告

歸也，其友山陽范巨卿約後二年當過拜尊親，比至其日，元伯割鷄炊黍以待之。其母曰：一年之別，千里之約，爾何信之深耶？及期，巨卿果至，升堂壽母，盡歡而別。夫元伯獲巨卿之拜母，猶出於素會與宿約，然而一踐其言，至今傳千載不磨。豈若克孝之於諸君子，或一覩其貌，或未見其人，義契於數千里之外，神交於三二年之間，則克孝所得固有出于元伯之上者。而諸君子好善崇誼之舉，足可以敦薄俗而起頽風，殆又非巨卿之所及乎？雖然，此猶其在人者也。克孝於此止，可驗在己之得失，不可據以為榮辱也。昔者予之在解也，克孝嘗講明道之學，別久不知造詣何似。若果有所得焉，則所

以壽其經府君母劉者。雖萬世亦有辭矣。克孝不可不因此而益慎勉之。

### 同年雅會詩小序

自庚寅來。同年會南都者。七人焉。然每會必有作。每作必因物命題。庚寅以前。多未錄。辛卯之春。於黃筠溪觀畫菊。而張恒山有作。各次其韻。於是四峯。釐為七會。未幾。恒山北歸。筠溪北去。今四峯又西去。半愬又東去。仕南都者。止予一人。雖遇物將誰為題。雖有題。將誰為唱酬。然則一時兄弟之情。交遊之好。規切之義。又安可得乎。此予欲去未能之念。益不能置也。四峯有冊。命書七會之作。因題其端曰。雅會。著久要云。

### 贈葉東平序

今年考察之期。葉子子大與外補之列。其僚友及相知者。皆愕然稱屈。曰。葉子而亦缺乎。夫天下財賦。以南戶部為重。南戶部財賦。以江西司為要。蓋其所理之金穀。內則應天。外則江西之巨省也。弊多而吏易奸。則冗而民易猾。葉子之典斯司。以精敏之才。秉廉公之心。行平明之政。查隱匿以懲頑。慝稽逋欠。以足國用。窒耗蠹以安良善。至估價一事。雖忤權要。而不顧南都人。固皆稱為才大夫矣。且他日之同知廣信也。以營建龍虎山之第。為惜財愛民之故。力抗中官。至收繫詔獄。而不悔。可以知其他矣。乃今有茲行。豈非屈乎。涇野子

曰。君子之于天下也。雖義以爲質。信以成之。然非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則其事雖濟。亦不免于道之議也。蓋能者怨之。府也。直者忌之地也。故君子已能而不有。雖直而不居。則得其道矣。况子大忠信孝謹。欲致此也。何有哉。且亦嘗聞班婕妤乎。當成帝之時。與諸妃嬪媛嬙侍上於宮中。乃飛燕寵冠後宮。偶一失容。他侍者竊笑。班婕妤獨斂容若罔聞見。成帝暇。知嘆其修德者。用心之苦如此。于是班氏終成帝之世。獨免焉。夫班氏猶婦人耳。不見言游。孔門之高第也。司士肯嘗問襲床之事。言游直以爲然而不讓。至使縣子譏其汰。以爲專以禮許人。言游然後知在已。雖熟于禮。聞斯言而又得其所。

未至也。然則君子于天下之事。豈可不知緩與虛乎。或曰。忙後錯了。張觀參政告新學者也。今乃以語于大。不亦過耶。曰。道無大小。理無精粗。豈以人之長少而限之哉。虛者之謂何。曰。顏子何人也。仁不違于三月。政則兼乎四代。古之德行人也。何以能至此乎。曾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夫虛也。在顏子且然而況于他乎。是皆爲子大講切于鷲峯東所者也。苟能從事焉。雖積小以高大。他日上輔聖主以成王佐之才者。亦不外是也。于是倪維熙適來。且曰。子大之過。在有餘。不在不足。曰。維熙真知子大矣。夫處不足者。其學難。處有餘者。其學易。不足之學。在于克。非大而不可。

爲也。有餘之學，在于無非忘而不可爲也。未幾子大有東平之命，遂書其說。

### 賀倪氏重慶序

南戶曹正郎倪維熙之父，曾浦先生以舉人署教于靖安。未久而歸，仕不携家，隱則爲親，且念古人留餘之義。今年生六十有八歲，已膺郎中之封。其配王氏封安人，則七十矣。是倪氏之一慶也。維熙之祖大叅先生，配于有林，封太安人，太安人自去大叅先生之後，貞慈不回。今年生九十有一歲，猶康強難老，且見維熙之兄統生子，已娶妻矣。是倪氏之重慶也。維熙偕樊少南過鷲峯東，所以告予。予嘆曰：是誠人間之難

得者也。自唐崔山南之曾祖母長孫夫人，祖母唐夫人之後，乃今於倪氏見之乎。雖然，一慶之道，雖在親，實在子。重慶之道，雖在祖，實在孫。夫林太安人九十餘歲，非慶之至者也。惟其貞慈不回，以撫有倪氏，使子孫玉立蘭茁，爲八閩光。斯其以爲慶乎。曾浦先生及其配之皆七十，非慶之至者也。惟其孝親誨子，敬身不變，使其子雙舉進士，一爲御史，一爲戶曹，以發其庭訓之懿於四方。斯其以爲慶乎。由是言之，祖之慶乎孫者，在貞慈不在九十。親之慶乎子者，在孝敬不在七十。然則維熙爲子孫，以篤此二慶者，豈有舍貞慈孝敬而他所用力者乎。且維熙明敏端懿，鎮靜潔齊，若移孝以事君，則

忠無不精。移慈以使民。則惠無不廣。貞以履位。處經事而不失其正。敬以臨政。遭變事而不失其權。身立于此。道行于遠。信于天下。光于四海。則將使林太安人及留浦先生之道。可千百歲常存也。且維熙不見孝感縣太君張氏及太中公壽安縣君侯氏乎。則固洛汭之女流。伊陽之丈夫。行耳。惟有明道兄弟爲之孫子。故其壽至今不磨也。維熙之於重慶也。亦如是焉。則所以于學于政。如明道者。自有不容已矣。不然。或篤于自好而不樂取人。專于爲己而不肯爲人。明道之志。或有未類焉。雖林太安人及留浦先生。亦不肯以爲慶也。

送黃日思養母致仕序

儀真黃日思。仕爲南戶部照磨。且四年矣。以繼母陳淑人老且多疾。欲乞休以歸養。數過告予。予謂之曰。忠于國者。即孝于家者也。不見古毛義奉檄。色動者乎。且子才敏而達。心易而直。行廣而廉。政通而明。言剴而切。官位既清。交游多賢。敷歷若久。上可以報國。下可以顯親。未爲非大夫人之志也。可勿歸。他日母疾再作。垂涕泣。又過予。曰。養不能一日於此矣。但考察期至。先去則有嫌耳。比考察既舉。而日思之賢在高等。則又曰。是襄渡江之時矣。遂具疏以聞。疏行半月。恐其未遂也。隨之以後疏。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洞見其情之真切也。即于其前疏。



俞允馬。明日日思喜而來曰。襄今也。得與吾母團戀聚首矣。自先母張淑人之亡也。先司馬公繼配。今吾母以撫襄至成。立襄之才。既非大用以光先司馬公。又違吾母于膝下。膳不能視寒煖。疾不能嘗湯藥。甚負先司馬公托吾母于襄之意。此襄之日夜膺心者也。今獲茲告於襄也。豈不悅乎。曰。自予及諸君講學于茲也。方賴日思告我之過。繩友之愆。以共明乎斯道耳。乃日思遽有此行。於日思爲親之志遂矣。於吾輩講學之志。不亦孤耶。對曰。襄定省母後。九月當再來耳。曰。日思斯行。如超塵埃而脫樊籠。豈得云然。對曰。涇野子。豈以天下再無章宣之賢耶。予爲之動容。遂拜別而去。晡時。倪維熙來。

問言曰。孝足以繼親志。廉足以輕爵祿。信足以辭聲華。立足以起頑懦。守足以耻奔競。此五者。皆有補于士風者也。昔范堯夫以父母在。凡調官皆不赴。以爲純仁不可重于祿食。而輕去父母。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則日思又豈非今之范堯夫乎。所願日思歸田之後。守其道而不變。充其學于無窮。無惑流俗無染放曠。不以已之所已得者爲自足。而以閔騫曾子之孝爲必可至。斯吾輩所講之學。亦有徵夫天下後世矣。

### 椿庭遺痛冊序

椿庭遺痛者。湯伯源痛其父逸軒先生。年越五十。即告不祿。

已方弱冠。未能逮養。抱恨終天。以自痛者也。伯源曰。泉父幼肄儒業。長攝家政。敦篤簡默。其性愿以慤。人樂親就。其情和以平。面斥人過。其志毅以方。家無餘蓄。厭飫經史。敬承東涯。公清白之風。其行孝以絜。友于兄弟。艾年不改。其倫篤以厚。乃泉蠢然弗似。則其所以爲痛者。不但于年之不永。兼于其道之未傳也。涇野子曰。吾知伯源之痛矣。可謂思其志意思其好樂者乎。予之於先太史公也。生未能盡。遂其意。亡未能盡。繼其志。每自悔恨。中夜不眠。計無若何。惟求置此遺體於斯道之中。以無作先人羞。爲可少解耳。於是出言必思先人以發舉。足必思先人以行。取衣必思先人以製。當食必思先人以食。時所競者。不敢以競。非先人之義也。世所怯者。不敢以怯。非先人之勇也。是以行年五十有五。髮雖白而心尚赤。道雖遠而力未歇。凡以爲痛先人耳。今伯源亦有此痛。故於予之所痛者。盡告伯源。知伯源當亦若是而不爽也。嘗見伯源言及椿庭。雙淚懸落。其所以矢心篤志。用光于逸軒先生者。予已玄識之矣。行當與伯源共力。以觀斯道之成。不但爲兒女子之痛已也。

### 懶軒秦君六十壽序

秦汝化遊於鷺峯東所。一日曰。泮父懶軒君。今年生六十矣。涇野子何以爲言乎。曰。懶軒君之懶也。如之何。曰。吾父懶于

財其隨吾祖之任也。所得養廉之資。盡與兄弟公共。不以私。吾父懶于世味。嘗曰。窮通壽夭。已有分定。不必苦較。有所希。覬吾父懶於外事。每戒不肖輩。凡鄉閭爭競。不得與聞。管辨。吾父懶于回互。凡里中是非曲直來質者。正色折之。無少假借。凡此四懶。皆吾父之性成也。遂以懶軒自號。云曰。汝化亦嘗聞七懶乎。乃有權門勢府。炙手可熱。一入其門。通顯立致。世固有懶於奔競者矣。乃有當途要路。出言莫違。一和其聲。賢聖改稱。世固有懶于諂諛者矣。乃有城狐社鼠。陰肆奸慝。屠戮正士。求解盈門。世固有懶于鑽刺者矣。乃有貧不聊生。覓幻化術。投隙而進。伺欲而合。入于左腹。坐致萬金。世固有

懶于逢迎者矣。乃有利害交戰。榮辱爭持。既同是非。渾無可否。富貴以終世。固有懶于雷同者矣。乃有恃才妄作。謂人莫已若。已有過而不知。人有善而不聞。世固有懶于驕亢者矣。乃有畏首畏尾。日虞禍患。一見尊顯。奴顏婢膝。垂首流涎。不能自立。卒以取敗。世固有懶于怯懦者矣。夫先知四懶。則鄉有善俗。後知七懶。則世有良材。今汝化忠信敦毅。方正明達。其未仕也。已受四懶于庭訓。行且仕矣。若又能推廣此七懶焉。則汝化處可爲孝子。出可爲忠臣。忠孝兼盡。立身行道。而懶軒君之教。可以傳四海。求後世其壽之長也。上可與北斗比高。下可與廬岳爭久矣。懶軒字某。九江湖口人。少爲舉子。

業棄而不就。又自以爲懶。於是云。

贈夏仁甫還山序

涪州夏子仁甫。仕爲南戶部郎中。二年矣。適考察之期。仁甫乃以疑似之事。爲人所簧鼓。流于執事者之口。遂得冠帶解職去。諸與仁甫遊者。甚惜焉。曰。仁甫守身如此。其廉也。居家如此。其慎也。臨政如此。其明也。接人如此。其恭也。蓋有古莊士之風焉。乃不幸遇萋菲之讒。媒孽其短。遂離魚網之設。使爲善者沮。不亦可惜乎。涇野子曰。市之無虎。衆所知也。然一人曰。市有虎。不信也。二人曰。市有虎。不信也。至三人曰。市有虎。雖智士亦爲之色變矣。曾參之不殺人。衆所保也。一傳曰。

參殺人。不信也。再傳曰。參殺人。不信也。至三傳曰。參殺人。雖慈母亦爲之投杼矣。故成宜陽之功者。謗書盈篋。而不顧。致長平之敗者。憂在于去頗。而用括也。雖然。此猶以其在他人者言之耳。若在仁甫。何計于是哉。不見董仲舒乎。勵志下帷。非禮不行。漢之醇儒也。進不得爲卿士。乃以江都相致仕。而去。惟董子學益不懈。動師孔子。著繁露。玉杯諸書。發明春秋。以大有功于斯道。於是後人追崇其學。至擬諸孟子。當時身都卿相者。不與焉。故君子以謀道爲重。謀祿爲輕。以得學爲大。得官爲小。然則今日之事。雖去仁甫之官。固未能去仁甫之道。則仁甫之歸也。豈肯以去其官而併去其道乎。如仁甫。

之不去其道也。則所謂對天地質鬼神。合日月貫金石。並山河以末者。皆在於是。又何賴于一官哉。他日仁甫聞之。請益焉。曰。世固有以仕爲勤者矣。勞勞于簿書會計之間。日不暇給。由君子觀之。非勤也。世固有以隱爲逸者矣。優優于詩酒登臨之際。冠不思整。由君子觀之。非逸也。蓋前此之勤。非行義以達道。後此之逸。非隱居以求志。故耳。仁甫之歸也。涪水之濱。豈無丈人乎。豈無儕友乎。豈無俊髦乎。慈惠端慤之行。成。雖夫人瞻式矣。忠信切悃之行。成。雖儕友做法矣。謙恭孝弟之行。成。雖俊髦承師矣。近可以爲訓于一鄉。遠可以傳業於天下。然則仁甫之往。又何賴于一官哉。

劉忠愍公年譜序

余自童子在学校時。聞忠愍公於正統八年上修省十事。忤於王振馬順。下詔獄。其死甚慘。未嘗不想其爲人。及仕南都。見其孫後府都事祚。言貌動止。敦愨雅重。則嘗與鄒東郭嘆曰。忠臣烈士。後昆必茂。天祐善人。良不誣已。他日後府持公年譜以問序。予展閱之。公自舉進士。筮仕主事以來。或建祠置祭田。或分俸供家廟。或置義田義塾。以給宗族。或主治其以立鄉會。或上疏以晉邑尹何澄。及其爲侍講也。或請備京師水患。或疏極畿內水荒。或請罷麓川之征。蓋於鄉家。惟恐其俗之不厚。於朝廷。惟恐其政之不舉也。十事之疏。豈

如一時狗名士之所爲者哉。宜其歷年愈久。其事愈著。傳世既遠。其名滋烈。彼一節一行之士。真難與公比倫矣。後府蓋嘗受教于無錫二泉邵公。乃有此編。二泉謂公不但爲諍臣。又爲諍子。諍弟。諍友。此譜行。真可以使人臣欲死忠者。知有本也。公名字履歷。詳於譜。此不列。

贈余晦之應 詔北上序

嘉靖十二年。期當考察南北御史去者。五六十人。蓋

聖上勵精求治。而執事者承意唯恐後。於是雖微過小疵。率多不晉。而能言之士。亦或波及一二焉。於是改主事評事。及推官知縣教官。以補其缺。蓋皆稽諸輿論。素有風力之人。實

精選也。乃南京大理評事余子晦之。居首徵馬。明日晦之問子鷺。峯東所曰。則何以語光乎。曰。御史職在辨明邪正。糾舉賢否。以人事君者也。所貴不以喜怒哀爲取舍耳。有人于此。言或逆于心。行或忤于意。禮或不至於前。若可怒也。察其志果賢焉。則當忘已之怒。雖三辟於朝。可也。有人于此。言工於媚悅。行善于趨承。禮篤于周厚。若可喜也。察其心果邪焉。則當忘已之喜。雖三劾於公。可也。且近者浚川王公之被徵也。予嘗以是告之。晦之之往也。又能如是。則總其綱于上者。既端好惡之本。而振其風于下者。又得是非之實。真足以佐聖主。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政矣。天下之不平治者。未之有

也。况晦之忠信果敢明敏端方。思報國以赴科。爲養母而改南。其忠孝之心。素所蓄積者乎。對曰。政有大體。言有大機。忘其體而毛舉細故者。雖謂之奸人可也。違其機而先後失時者。雖謂之迂儒可也。光嘗久慨于心矣。若公喜怒以正取舍。光自忖或不難焉。曰。晦之何言之易乎。越數日。餞晦之。曾宗周林廷彬諸友皆在也。晦之偶言及有見侮者。詞色頗不平。謂之曰。此細事也。何損于已。此泛人也。何關于政。而晦之且若此。則夫公喜怒以正取舍者。果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於是晦之瞿然曰。光誤矣。如之何。曰。志在天下國家者。則其小可畧。身繫三綱五常之任者。於其他皆忘之矣。昔程伯淳馬時中皆嘗為御史。可法也。伯淳之志。惟在以誠意感動人主。時中之學。則曰吾志在行道。雖富貴妻子亦不累焉。晦之之往也。取其二三策。試恒觀覽焉。不可乎。

贈馮臨安序

三石馮子子和。既有臨安之命。適有公讌會於玄真觀。三石遜坐焉。且曰。故禮如此。况今外補乎。予曰。三石亦為俗言耶。或曰。三石宏才雅學。慷慨剛方。出言不諱。居遠如此。甚為同志者惜。予曰。豈為三石亦薄臨安耶。夫明時以華夷為一家。選其賢者於遠。且難以免外顧之憂。厚望之也。選其不賢者於近。且易。以免內顧之憂。輕視之也。三石豈肯以賢者



爲不美。以不賢者爲美乎。且文帝武帝西漢全盛之時也。董子賈生漢儒一代之美者也。然董子未嘗列位於卿。止相乎江都。賈生未嘗通籍于朝。止傅乎長沙。夫江都長沙。小臨安數倍焉。董賈且樂爲之矣。如董賈以江都長沙爲遠且小也。則董賈當日何不或一歲三遷。或一言取相。超趨崇階。躡登台司。而甘此卑微者哉。是故當其道之有行也。惟患位之不。高。非以高位爲患也。位高則道廣。當其道之未行也。惟患地之不遠。非以地遠爲患也。地遠則道近。如三石子初貶。道以求合。自北吏部而轉焉。今以久居卿寺之列。又安能與臨安論遠近哉。故予謂三石自北而南。固知其賢。自南而臨安。滋知其賢矣。若以爲屈遠。恐非知三石者也。雖然。奉身固貴乎直。不直則道不見。馭夷則貴于柔。不柔則政不立。柔之爲道。因其俗。勿變其常。通其情。勿泥其經。有不火食者矣。從其獵較可也。有不粒食者矣。從其犬羊可也。雖然。自漢唐至今。凡身都將。相。手握權柄者。皆嘗經歷邊疆。撫綏夷虜。而後取也。則三石斯行。又安可謂之遠哉。三石名世雍。字子和。楚之江夏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 湯氏族譜序

司徒郎湯子汝承持其家世譜曰。不腆寡族。中山商氏之後。先世鼻祖伯堅氏。自楚之孝感。實仕於蜀。終則止焉。維今潼

川安岳縣末康鄉實爲攸居伯堅氏以來延及不穀九世于茲賴天之靈畜害不生奕世載德以迄于今若我清谿君義安君養恬君咸以樹懷範俗垂于後昆此我先大夫白山君懋學植德登仕先朝實能修其職業休有令名肆今不穀暨我諸父昆弟而下夙夜祇懼亦惟是先業是嗣是寡族之紀也昔吾上世嘗考而論之以示于世先大夫實克成之明訓修義于是乎取焉弗嗣其佚將大不穀欲以聽命于梓人承先志也其謂何若將班敷德義徵福于寡族之先廟也涇野子曰不佞不能達世家之誼夫吾子之舉也其知禮乎夫禮以正家昔者先王之治天下莫大乎治親故尊祖而敬宗收族而重廟貌故有百世不遷以厚本也同姓合族屬以萃渙也繫姓綴食百世而婚姻不通以遠別也故人道親親也自天子達于庶人五服之制聖人有所不敢過也而尊卑之倫昭穆之序胡可遺也今子之族可謂蕃矣蕃則遠遠則踈仁人之族也則耻踈焉故譜系之作順矣上治祖宗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孝之至也然吾聞之君子非辨族之難而比宗之難是故廣義修睦遠利釋貳散比崇公尚忍侈教然後禮可得而立也禮既立以居則賢以傳則昌

蘭峯詩集序

蘭峯詩集者大參蘭峯先生程公時昭之所著也詩凡數卷

皆清新不腐爛。有古作者風。予一覽之。愛不釋手。豈徒以其詩哉。蓋公骨鯁之忠。冰霜之節。燦然吟咏之間。快人心目。即有絺章繪句。攤文琢字。上軋沈宋。其為華藻。固云美矣。然而其行不足稱也。其志不足取也。由正人莊士觀之。則比之雕蟲俳優矣。公在江西時。嘗忤逆濠。誣叅他事。拘留不獲考績。竟遇其變。公密訊其子。舉人銳起兵討賊。垂死賊舟。反風得不焚溺。其後當事大臣。不與分白。反坐謫戍。於是銳抱憤哀訴。始獲釋免。且公守南昌時。不阿文選。以求美官。當宦瑾時。不奉司禮。而辱過客。在兵備時。不從權要。以冒公。而自掩其績。蓋皆守正秉節。侃侃然丈夫之爲也。宜其形於詩者。詞嚴意正。讀之凜然。有生氣云。公之考。方伯公原有竹巖詩集。兄吳登丁未進士。弟昌與予同年進士。仕終四川廉使。銳又嘗從予遊于鷺峯東所。則公之所源流者。又可知矣。公諱杲。起家弘治癸丑進士云。

送宜山陳公北上序

宜山陳公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二載矣。

聖上召入爲大理卿。或曰中丞廷尉。皆內朝之重秩也。等亦無甚差異。奚爲改哉。予曰。巡撫一方之司也。廷尉天下之平也。誠不可易以爲選也。或一方無人。猶可擢賢以代。天下之平。不得其人。民之蒙殃者多矣。且平猶衡也。砥衡者。雖以權。

持衡者則以繫持之者或失其平焉。則或有以銖爲兩。或有以鈞爲石者矣。故善持衡者不輕移權。苟得其情。可辟也。雖天子曰三宥。亦必曰法如是。不宥也。况肯撓于權豪乎。苟得其情。可宥也。雖天子曰專殺。亦必曰法無是不殺也。况肯溺於習俗乎。若是則怙終姦宄。無幸免。良善忠直。無枉罪。刑一人而天下之爲惡者懼。宥一人而天下之爲善者勸。斯是以爲天下之平乎。故堪是職者。非吾宜山公不可也。昔漢文帝恭儉仁義之主也。乃選張釋之爲廷尉。有犯驚業御馬者。文帝欲當以大辟釋之。止令罰贖。雖至於盜高廟玉環者。亦斷以法而不阿。於是漢人歌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流芳青史。垂範千載。則吾宜山公。顧不可爲今之張釋之者哉。且公辭寡而中。行方而毅。貌崇而恭。守儉而朴。才敏而慎。備此五德。固一時之良也。予。西人也。往見公巡按陝西。及分巡漢中。風采懋著。西土咸仰。則其他敷歷山。東南畿。山西雲南。以及今巡撫之政者。皆可知已。斯往也。其必爲張釋之無疑矣。况

聖天子聰明仁孝。思追虞舜。不止爲漢文帝而已。公之往也。益懋其忠。益執其法。以柔濟剛。以可濟否。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汝惟勿宥。則見惟明克允。以教祇德之風。復見於今日。公雖追法乎臯陶。亦有餘也。况釋之乎。吾知公固當臯陶。

於是矣。若乃以忠諫為誹謗，止論為妖言，則固非明廷尉之所行于。

聖世者也。于是其僚與浦王公方山張公皆以為然。公字子敬，湖廣德安人。

### 廬陵曾氏族譜序

廬陵曾氏族譜者，南京刑部主事曾宗周之所編也。曾於夏鄒子曲烈之世，勿論。然而自黜以後，皆可考已。由漢車騎侍郎寶以上，皆居于魯。由據不仕新莽，南遷吉州，以下數居廬陵。泰和水豐數邑地，其間雖備顯于唐，竦顯于五季，中顯于宋。然未有能紹子輿之緒而光大之者也。宗周之為斯譜，豈

獨序昭穆，別支派，收族屬而已哉？其志殆欲明子輿之道乎？初，宗周之見予也，予嘗論及體仁之事，未幾宗周有提牢之差。凡囚人之衣服飲食藥餌桎梏，察之無不精，視之無不周，處之無不當。於是囹圄皆如其慈，僚案皆稱其才。則宗周之於仁，似已有見于提牢矣。夫仁之體，豈惟是哉？昔子輿之論仁，則以弘毅為至也。予嘗推其說，弘如天覆地載，斯物無不並生焉。毅如不舍晝夜，斯道無不流行焉。審若是，豈惟可譜魯氏一族而已。雖以類四海九州之族可也。宗周問何以能弘毅乎？曰：子輿言，吾友嘗從事者，又可以詳觀而脩省之也。

### 太宜人樊母計氏壽序

南工部郎中樊子少南。過鷲峯東所。曰：鵬家自義勇公之世。燿起耿山。功著牙爪。爵列金吾。千兵自茲以後。王公清公。以至鎧公。皆能紹繼其業。至吾祖剛公。始籍信陽。流離之餘。轉徙之後。樊氏中替。而先大夫贈君之日。家步滋頽。然而先大夫抗志尚義。不同尋常。又得吾母太宜人。以爲之助。於是樊氏再興矣。先大夫尚儉。嘗鬻菜草。賣酒漿。以自業。太宜人則身不衣帛。助其儉焉。先大夫尚勤。力田業。作。或賈於外。驅馳道路。日不暇給。太宜人則辛楚百出。酒漿米菜。躬親執事。以助其勤焉。先大夫嘗賈正陽。有報泖水里家大水漂沒者。則遽問其父母。惡在。盡忘其他。正陽主人太息曰：樊二公大孝人也。太宜人善事舅姑。父無惰志。以助其孝焉。先大夫嘗買綿湖。唐李氏歸族舍。閱數多。輒返之。嘗買田牛氏。溢與三金。其人自減以告。不允也。又嘗以錢穀行息。大斗出。小斗入。其父逋者。焚券。猪槽中於泖水里。人皆以爲至義也。太宜人則事無專制。以助其義焉。今年生七十有五歲。七月十二日。則設悅之期也。鵬以便道過家。則何以為壽乎。涇野子曰：少南其可以他求哉。惟在念此四德而不忘。充此四德而益廣耳。少南不見汝鄉之淮水乎。其發源胎簪之山。止可濫觴耳。厥后受汝濫。納涕泗。於是白浪滔天。洪濤湧日。北吞黃河南敵。長江以趨於海。亘千古不已也。少南能使太宜人如斯淮焉。

長江以趨於海。亘千古不已也。少南能使太宜人如斯淮焉。

又何慮其不千歲哉。况少南質行忠信。文學博雅。能充其勤。則必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雖孔氏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可學也。能充其儉。則必羔羊素絲。布被匪飾。雖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者。亦可學也。於孝而能克。經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道行于人主者。不在茲乎。于義而能克。傳所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利及于百姓者。不在茲乎。誠如是也。功加于當時。澤及于後世。頌休德而歌大名者。皆歸之大且人。可與古淑人壽母比肩。雖數千歲。亦有餘也。

### 紀德篇序

紀德篇者。為劉邦奇紀憲副嚴公之德而作也。邦奇嘗謁予

曰。正德初年。奇父某號君。賈于西蜀。當時奇生九歲矣。弟邦固甫二歲。於是十餘年無還書。而邦奇已為邑學生矣。痛父之久于外也。乃出尋父。至荆蜀諸處。無所遇。聞雲南金齒永昌。有曹客劉姓者。與父且同名。遂給假提學。同弟邦固徒步求訪。又無所遇。騰衝衛者。外接緬國內。雜棘夷。山溪陡險。中夏封域。蓋盡于是矣。聞有百人遊商居此者。亦偕弟復至其地。又無所遇。然道路日險。蠻寇時發。自料兄弟死此。不能生還。當是時。憲副餘姚嚴公。適出巡焉。邦奇入求見。乞命土人導尋吾父。嚴公聞邦奇高陵人也。乃越萬里之險。至是驚嘆感泣。憐慰如骨肉。即令土人領奇緣邊色訪。又無所遇。乃又

賜金米給脚力。送出所部之地。復寓書建昌憲副胡公。亦令人導訪資給焉。亦又無所遇。初邦奇至金齒。見士夫土人。稱嚴公之廉明曰。自金齒建永昌以來。政平民安。蠻夷畏服。人不敢干以私。蓋無可與比者也。邦奇微賤。且未謁拜門下。偶爾至此。蒙公恩德如此。雖未獲見吾父。而邦奇兄弟軀命。皆公所賜者也。推公之心。豈欲邦奇終失其父如今日哉。公所爲人。雖與青天白日對可也。邦奇歸高陵。九年于此矣。未嘗一日不在公之左右。願乞一言以爲公酬。涇野子曰。劉生亦嘗聞朱壽昌之事乎。壽昌早失其母。求徧天下。得于同州。同州太守第五琦奏聞于朝。遂旌進壽昌。生之求父。雖未得。然其心與壽昌未始異也。嚴公之待生。其感泣資給。厚意周至。與第五太守之道。又豈不異世而同符哉。夫生之索文酬公。隨予至華山而後得。當其意。雖至江左。亦所願也。則其萬里求父之心。豈不出于真誠者哉。公之資給待生。遺書至建昌而未已。當其心。雖至奏聞。亦所欲也。則其平生崇孝之道。豈不出于固有者哉。爲子者能如生。則可以化背逆之俗。爲政者能如公。則可以興孝弟之風。故予謂生之求父。公之待生者。雖以風俗天下可也。

送玄菴穆公致政序

天下之事。有方聚而遽散。乍合而輒乖者。睇道則增感。撫情



則愴懷予於玄菴公是也。正德初予舉進士。同公仕翰林。居則比鄰。朝則聯班。登途則並鑣。出館則更僕。言疑相訊。行慎相稽。自以爲得善聚矣。未幾公以忤權姦。調官南曹。而予亦以病免西歸。其爲離散者。蓋數年也。至壬申間。予雖旣起。而又旋返。則猶是離也。嘉靖初。予應

詔再起。同公侍講。幄進則考忠。退則視履。或因經以諷。或緣史而規。共仰篤斐之風。各勵納誨之志。自以爲得善聚矣。未幾予以言事謫判解州。再進南曹。其爲離散者。又數年也。至辛卯間。公亦改南。而又旋轉。則猶是離也。今公典南太常。一年矣。而予以其佐來。方竊慶幸。以爲斯聚必久。所懷必愜。

奈何未匝月。公又以南

太廟災。自陳解位。若茲之離且散。當又何日而聚哉。如之何。不增感而愴懷乎。或曰。公

聖上日講之親臣也。爲學士將十年。嘗七擬侍郎而未陞。在太常雖一年。又三推侍郎而未就。文行重于縉紳。名實加于天下。

聖天子若思直講之臣。公當復起。或掌南禮。或佐吏曹。以爲吾子之聚者。可計日待也。曰。子未聞數乎。官之陞沉進退。正與人之聚散離合等耳。即使公起。又安能必予之不去乎。且如公者旣去。况予之不材。又安知不爲之後乎。雖然。公之初

有報也。予往唁焉。公欣然曰：心知不久。於此第未知何事去耳。今茲之去也，不以人劾，不以已專，可不謂之歸乎？便當從吾所好，以溫舊業耳。予嘆曰：公有不愧屋漏之學，有忠信博雅之器，有獨立不懼之操，其慙直近汲長孺，隱厚如直不疑，孚信如韓康伯，經術近劉向，史通近司馬子長，道學近程正叔，乃且益篤其道，益遠于易，兼究老佛，折衷孔孟，在位固表儀朝著，不在位則益式是鄉黨，風流四海，公固不以陞沉進退爲意者，而予於聚散離合間，又不能不爲之重矣。於是南都群公卿皆然其言，用爲祖道篇。

### 西園雜著序

西園薛子君采，旣歸隱于亳，杜門謝客，窮天人之秘，探道器之源，究性命之蘊，雖仙佛諸籍，亦皆博采廣搜，會其旨歸，於是以其所得，著爲論說，凡數千言，大抵皆禮樂度数之故，陰陽鬼神之情，政教法令之本，君臣民物古昔聖賢之懿，果行焉，可以適治也。其門生賈君體仁，將梓傳之，予謂賈君曰：西園子，博物君子也，久任吏部，已閱天下人才矣，茲者仕優居亳，又如此其學也，宜其所言，皆揆事中倫，正名定物，無詭於經，足資于世乎？遂名其書爲西園雜著，并以數語弁諸端，觀者當有以取于斯也。

### 定遠三應序

邇者道過定遠。遠人無老穉。遠近皆稱邑侯。唐子薦之賢。至道路有謠。叩其故。皆曰自侯來。甲省戶費。稅減羨徵。馬止京債。塘開水利。盜遠遁。訟息。暮越倉庾充盈。祠壇完整。學校咸興。此九利者。其大槩耳。予嘆曰。民之安危生死。關係守令。誠使天下令。皆如子薦也。而民焉有冤抑者乎。未幾子薦來。謂問爲政。曰。子能得民如是耶。答曰。直不敢有擾耳。若里有高年敦行之民。或召至廳堂。酒食勞勸。令之轉化。各里其不率教者。懲其一二。於是凡錡所行。民多信從。知錡之政。凡以爲民無他也。予嘆曰。昔予判解時。亦嘗若是。至今解人頗多懷思。其別予時。號送不舍。子薦專縣也。其政又加予數倍。他日定遠人必尸祝而戶頌之矣。則士之功名。又何必公卿爲滿哉。明日定遠之鄉大夫士。凡數十人來拜。曰。唐侯之在定遠。兩夏無雨。侯禱輒雨。一冬無雪。侯禱輒雪。邑人感侯之誠。能爲民昭格天也。率侈爲詩歌。作三應圖。不識肯一與之序。以廣其傳乎。予曰。諸君知三應之故乎。維在唐侯一念之誠。實由平日九利之積也。且子薦方求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學。後當隨感而應矣。不啻三應也。於是子薦聞之曰。錡固不敢以三應而自足。

### 恩榮雙壽序

恩榮雙壽者。刑部副郎王君仲行之志也。仲行過予曰。正思

父石谷君今年生五十有八歲。母華氏今年生六十歲。強健不老。此其雙壽。皆得于天者也。石谷君今年封南刑部員外郎。母華封宜人。鄉黨歸美焉。此其恩榮。皆得于

君者也。石谷君受性懇直。履端迪嚴。每當祭先。如親見之事。其伯父龍山冢宰。如事父母。篤念訓教。白首不忘。奉身廉養。通古文詩。然不屬草。以爲德不如古。他美弗傳。遇事慷慨。有古人風。又面斥人過。人多畏避。宜人克慈克順。其相石谷君。勤苦無間。又以柔濟剛。家務滋振。此其道德。皆得於其身者也。獨念正思爲之子。年且長矣。雖舉進士。至有今官。然無毫髮裨益於其父母。乃誕期且至。又身在千百里之外。其何以

爲獻邪。涇野子曰。仲行而未聞邢臺女乎。將嫁而懼其步之不工也。問於姆氏。姆氏曰。臨邑有邶鄆女者。善爲步。周旋則中規。折旋則中矩。西施不能比其態。宋子不能並其容。乃之邶鄆女而學焉。未匝月而趨蹌疾徐。皆獲其巧。今仲行叔父陽明子之壽。其父龍山冢宰也。學以良知爲本。政以戡亂爲能。江浙之士從而遊者千餘人。于是龍山先生雖以冢宰顯。實以陽明子求其壽也。然而陽明子之進退於庭。陟降厥冢者。仲行固已耳濡目染。心醉親炙。非但臨邑之邶鄆女矣。况石谷君又嘗指之以爲教者乎。仲行如思陽明子之言以爲言。即言可中理矣。思陽明子之行以爲行。即行可式臧矣。思

陽明子之或有不及者而及之。或過者而節之。率由周程。上  
邇顏孟。即道可庶幾矣。夫然則石谷君得于其身。與其得于  
天於君者。皆有限。可百年計。其得于仲行者。可千萬年計。壽  
無窮也。且仲行嘗言先世王逸少。爲會稽內史矣。然逸止善  
行草字。自晉至今。壽數百載不沒。而况仲行克修家學。敦明  
先聖賢之道者乎。足知其使石谷君之壽。如海屋添籌。無筭  
也。

送少司空新山顧公致政序

天下之事。有求之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自至者。不惟可以語  
命。亦可以觀義也。方新山公之爲少參也。三疏求退而不遂。

至棄官以歸。而副使參政之命。更接踵以臨門。其爲侍郎也。  
七上乞休而不遂。至移書以懇。而素望供職之。詔更優禮。  
以勤渠。當時公之心。固在泉州之新山也。然義雖主于退。而  
事不與之偕。其如命何哉。蓋自是公益輸悃。邦計許身公家。  
暫輟明農之志矣。故今南

太廟之災也。隨衆附疏。拘例陳劾。事不關于已。災不對乎職。  
豈其有必去之意乎。乃俄允辭位。遽獲還山。命旣乖于進。而  
時復與之值。其如義何哉。於是其屬楊叔用。江伯馨。曰。公之  
爲司徒也。奉身以儉。蒞政惟勤。服食有常。夙夜在公。有古羔  
羊五紵之風。凡我諸司。罔弗瞻式。今其去矣。衆正缺望。將君

子之進退。固有命乎。其鄉李仲復。倪惟熙。曰。公之居泉州也。言不越度。行不違禮。孝友于家。任恤于鄉。有古望。步寺門之風。凡我後學。將爲表儀。今其歸矣。髦士迎門。抑君子之出處。固有義乎。予爲之嘆曰。義也者。命之本也。命也者。義之符也。義不精。則命不明。命不立。則義不行。諸大夫之言命者。實以公之有義也。不然。誰其以命爲惜哉。諸大夫之言義者。實以公之有命也。不然。誰其以義爲美哉。昔者孟子言孔子之退也。則以義。其於位之得不得也。則曰有命。公固常以孔孟爲師者也。故於其問也。著義命篇。

送東川段君考績序

東川段君紹先。爲南職方正郎三年矣。將獻其績于朝。凡吾同鄉仕南都者。咸往賀焉。白山周行之曰。美哉東川之績乎。夫南都六曹。以兵部爲重。蓋有機務之責也。兵部四司。以職方爲要。蓋有地方之係也。乃東川之爲職方也。補伍則勤而不漏。受逃則寬而有制。驗操則簡而不苛。凡五城兵卒之給直。內十三門。外十有八門之關戍。皆待之以恕。而選之以嚴。於是南都之兵士。莫不畏而愛之。悅而誦之。當其獻最。豈他曹署所能及乎。揚叔用曰。昔者東川嘗爲杞縣矣。杞縣之田多拋荒。有糧者或無田。有田者或無糧。逃竄旣衆。遺累滋廣。東川乃申均田之法于上官。遂畫四封之內。立方丈之標。

計以頃畝。畫以繩區。編以名氏。定以冊籍。躬造其隴。手籤以驗。照田定糧。計糧付地。一區之內。雖無乎數姓。而田無虧欠。一人之身。雖散于數區。而糧無羨剩。於是居者無華業。逃而復者有資產。槩縣之田。均於數月之間。上官嘉其法。遂通行於中州。當其績。雖一省可收也。宋獻可曰。昔予之爲行人也。東川方爲御史。能忘身家之私。進忠讜之論。上逆龍鱗。下拊虎鬚。性命危於累卵。直聲動乎士林。當其績。雖天下可明也。涇野子曰。東川之績如此乎。然自予至南都。與東川遊者已三年。見東川之貌。若積卑官而至此。初無御史之態。聞東川之言。若抱虛襟而蒞政。初無矜人之詞。夫東川。臯蘭人也。將

無有志於其地之黃河乎。趙良佑問其故。曰。子不見近日之涇渭漆沮乎。惟其爲身之狹也。一遇大雨。百谿皆注。量不能受。盈溢泛濫於兩岸之外。額田屋不下數萬。弱人畜無慮百千。一入黃河。群流旁趨。細若絲縷。行千餘里。而干涯之人。眠帖席。夫何故。惟此黃河爲能容耳。夫東川苟爲是學也。則他日所至。其可量乎。楊天瑞曰。予藏有容思集。知東川之曾祖也。蓋嘗爲斯容矣。守南陽。一奏績。義夫節婦。滿田冊。當其時。比名于西漢吳公。而關陝人以爲可希蹤橫渠也。則東川學斯容于庭訓者。蓋已久矣。曰。東川如是。雖爲蒼海以輔明聖。亦所願也。東川名績。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送劉長沙通判序

安福人劉君孟純爲光祿寺典簿。已七年。凡再考于部臺矣。于是吏部書其最。可大郡任也。適有長沙督糧通判之缺。遂具題請而

上賜名焉。孟純且戒行。其僚蔡彥劉延諸君來曰。孟純雖嘗從公遊。然而其爲簿之詳。恐未聞乎。孟純之在廳也。祁寒暑雨。日必一赴。偶未蒞廳。夜寢不安。孤處一邸。不隨家累。四壁蕭然。無異寒士。至於出納之際。明而無私。其爲廉也。雖古之懸魚庭中者。亦可庶幾焉。寺中供用冗費。動與內宦相涉。孟純疏革時弊。三呈於堂。俱加許可。轉請得旨。歲省民財。殆

數百千。然任于已。情忤于人。奉公秉正。不恤其他。當其爲首。雖古之杖衛縱牧者。亦可庶幾焉。涇野子曰。懿哉孟純。迺能至此乎。夫居官以廉爲本。人臣以直爲正。廉則百姓無不足。直則庶士無不端。百姓足則教化興。庶士端則風俗美。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安得如吾孟純者。數百輩。布列內外。諸司乎。昔者孟純之曾祖南雄公。督賦浦江。郤鄉友之鬻。俎。校文南畿。辭有司之供帳。爲治中而門無饋遺。守南雄而稅清絲毫。妻子不獲。經三十年。時人比之范丹。孟純之廉。將無推之比乎。予又聞孟純之父司空恭襄公。觀政兩臺。足不至貴顯之門。修史東閣。身自任筆削之公。抗禮中書。于嶺外。雖被繫而不悔。上書自陳其官。况至開釋而不誇。勢利在前。



河理先生文集 卷九  
一不能回時人比之董宣。孟純之直將無迷之比乎。然則孟純無以加諸。曰書不云直而溫簡而廉者。尤孟純用力之地也。孟純若又能從事于斯道。不其可得乎。與孟純有一日之遊。故以是終篇焉。孟純名珙。以其父司空恭襄公之蔭。積學。曾監筮仕典南光祿寺簿云。

送大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

石湖先生山陰何公守工部尚書五年矣。邇以災變請罷位。未獲也。至是又以老疾乞骸骨。

聖上俞允。賜馳驛。先是乞休者數不從。卽從之亦無善歸。乃獨公有此。真異數也。故報至而南都人咸嘆曰。榮哉石湖公。

之歸乎。其屬諸大夫咸來問言。予曰。公茲之行固枻所願言者也。夫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初予至南都。

太廟半頽。損計脩可用數十萬金。若行派辦。當天下騷動矣。公經營有藝。移借有方。比落成。費止萬餘金。較正德中一寢之脩不及十一。國子監堂號殆數百楹。每一北行。其敝陋不忍觀。諸師生率就民舍以居。若欲葺理。非數千金不可也。公治之未洽年。卒不告勞。財不告匱。煥然一新。足爲育賢之所。工部軍器局久燬于火。每一造作。率假廠錢。甚不便也。適有寺人空第。公乃計價易之。不改榱瓦。周築崇墉。遂成宏局。而

工皆居其中。若當重建。所費豈可貲美。夫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大學。尤賢士之所關也。公治之必先成之。不苟用財。不濫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人言公自爲主事時。護送壽王檄。減行舟二十。省財可萬計。爲郎中時。力拒內庫虛出收單。至忤姦宦。誣下詔獄。竟莫能害。其他卻永平之贖金。平廣西之巨亂。裁悼陵之冗費。省通惠運河之脚價。爲民之心。惜財之志。蓋積之有素。不俟詳矣。夫大學論理財。雖以生之衆。爲之疾。以開財之源。實以食之寡。用之舒。爲節財之流。此乎天下之大政。然也。凡公所至。有不得于大學之道者乎。昔者堯舜之時。民皆阜財。解慍。時雍風動。固雖稷契。養教于其先。實亦工垂節用于其後也。莊周不知大道。至謂垂有巧思。擬諸魯般之徒。乃欲摛工垂之指。不亦誤哉。不然。茅茨土塔之日。漆器不用之世。垂雖有巧。將安措手。公雖比方虞垂。豈不幾及乎。夫後世流俗。率謂仕者至于極品。終受寵賚而還。以爲榮歸。假使其在官。上無補于國。下無益于民。徒媿媿取容。以臻穹爵。雖進有晝日三接之遇。退有路車駟馬之錫。由君子觀之。祇謂之辱耳。故公之歸。人皆榮其官。尊寵高。予獨以政成功立。爲公之榮歸也。

贈鄭維東知德安府序

南戶部郎中鄭維東。既有德安之

命開宴于其第。辭予及諸友。偶語及爲守之道。維東曰。幸菴彭公之爲徽州也。當其時。豈無一二之小失。然至今徽人無大小。無弗思彭公如父母。至立祠而尸祝。豈其有他道哉。惟純誠愛民。恩入人心。深耳。涇野子曰。維東移以治德安可也。因謂楊叔用曰。曾聞吾鄉人有爲浙郡守者乎。其爲知縣御史時。已著冰檠之操。及至浙郡。其僚則侈人也。一日。侈人之內。邀其內以飲。珠翠盈身。可數百金。計其內。首無重飾。慚沮而歸。數志告焉。浙郡守嗔不聽。久亦稍用其言。于是政聲頓減于其前。故守之確。道至少保而不改。守之少有不固。一浙郡而損矣。維東曰。此涇野子之至教乎。他日諸友。餞維東於心遠堂。因言汲長孺開倉救饑之事。愛民真如子。不暇計其專命之罪也。葉子大曰。于後世。恐不能行。必三請于當路而後敢。曰。即如是。民委溝壑多矣。子不見人間父母之于子乎。未寒與具其衣。揣其薄也。又絮之。未飢與具其食。防其餓也。又餼之。未難與病也。諭之以道。時其患之至也。又捍禦而藥石之。若是者。豈使其子先知而後爲之哉。又豈俟請于他人而後爲之哉。况長孺之事。又已親見其饑寒而爲之者乎。今乃又以爲難。宜必有所曲意爲之者矣。且維東之在戶部也。利必欲興。害必欲除。雖囿基之費。問吏之稅。亦必言諸公而正之。恐病民也。予素不明于政。因維東而識錢穀出納之機。

者多矣。况其操持之嚴。以南都人宦南都地。十年矣。人不能干以一私。行舉長孺之道也。又何難哉。楊叔用曰。於維東不患其不興利除害也。事有可因者。姑因之。第勿使奸吏為蠹于其間。斯善耳。曰。維東而又兼乎此。他日奏績于朝。雖治行課天下第一。入為廷尉卿相。與漢吳公等。抑又何難哉。于是子大曰。所謂恐後世難行者。正以作維東耳。人苟存心于愛物。法無不具。豈直維東可為乎。維東曰。往日雖多所不及。近會充切於淮也。維東本閩人。國初以大戶填。實為師。遂為上元縣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歐陽孺人陳氏六十壽序

泰和舉人歐陽曰。大來。驚峯東所曰。乾元之母陳氏。少司馬靜軒先生之孫。梅齋先生之女也。年及笄。歸御史家。君碧谿先生。即執婦道。凡幼所讀古列女傳。及孝經論語。皆見之行。上孝先大父母。極誠敬。中相家君。處則贊其為學。仕則贊其秉節。及其有乾元兄弟四人也。幼誨于膝下。親受句讀。及長。訓帥有常。如是者三十年。猶一日。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則六十初度之辰。雖亦強健不老。而乾元為子者之心。欲使數百年皆如今日也。則何以致之。涇野子曰。夫曰大。而未聞先世魏國夫人鄭氏之壽乎。方末叔之四歲也。家貧無以資學。鄭夫人教以畫荻。習書。末叔既長。益邁于進。至以文章節義。冠

于當時。遂使鄭夫人至今。數百載猶存也。嚮微末叔邁于所  
進。則鄭氏。潁州推官之配耳。是故道在陳孺人者。可百歲。學  
在曰大。而壽之者。可數百歲也。惟曰大。益求其所以如求叔  
者可耳。雖然。鄭夫人之壽。而歐陽氏一家人能誦之。而廬陵  
郡一國人能誦之。又不若通之天下。傳之萬世。如大任者之  
爲壽也。是日楊允弼亦在座。允弼曰。大任之子。文王之學。惟  
在望道而未見乎。因問之曰。顏子已能見道于卓爾。乃文王  
顧不及邪。蓋顏求孔道之實。至觀形象。而文王得斯道之虛。  
不自滿。假皆生于一望也。夫人之有心。通于目。目之有神通  
于天地萬物。望則目之用也。見則望之真也。是故君子之學。

惟在望。而其有得也。惟於見。羨墻日用之物也。唯愛則能見  
其堯。扞盤沐浴之具也。唯湯則能見其銘。人之于望。苟不邪  
僻而常正焉。則可以見。鳶魚于夫婦之近。瞻輿衡于蠻貊之  
遠。凡遠取諸物。即近取諸身。是雖文王純亦不已之學。亦可  
造而入。顧不能使其母。上希大任也邪。苟此志一懈。而于日  
用云爲。皆踈畧遇之。則溺于流俗也。以爲造道。則雖欲壽其  
母如鄭夫人者。且不能。況上希大任乎。陳孺人幼訓膝下者。  
不可不寢思而食念也。于是曰大。拜曰。家君碧谿先生。訓乾  
元者。亦嘗至是。乃至涇野子。又聞其微。則公明儀。所謂文王  
我師。周公豈欺我者。乾元不能不努力矣。

贈秦象之知曲靖序

雙山秦君象之任南戶部正郎既有曲靖之命矣其僚葉子大來曰雙山之在戶部也凡綜理出納之間極其明審上不失於公下不失于民中未嘗言一行失於僚友凡十三司皆齊口褒嘉可不謂材乎行以阜曲靖之民有何難哉涇野子曰子大而未聞乎昔者予之在考功也雙山方為吏部司廳與處甚契厚有政必謀有疑必問有人物之淑慝必與辯有暇必講學有茂林幽谷當其與之至也必與偕往以相適有新詩或旨酒必與唱和酬酢而後已乃雙山和不失之同矜不失之爭語不失之多默不失之少當是

時冢宰及四司無不加敬焉雖行以作曲靖四州二縣之吏亦又何難哉且子大知山陽胡貞甫乎蓋淮安之信人也言皆有實而不妄嘗稱雙山之教山陽矣廉足以厲士之貪公足以服士之心勤足以作士之情端足以正士之行山陽人言數千載無是師也故凡山陽士之南都或應試者必之雙山候問焉則雙山行以作曲靖七學之士當有不待言語之繁夏楚之細者矣然則於雙山之行更無所益乎曰聞之矣人之材各有所宜其用各有所長故優于治郡者或短于為相能為治中別駕者于百里之小或忽也若乃鸞鳳于枳棘亦棲瑚璉于信陽亦重自非學為不器之君子者不能也且

夫曲靖負金山。瞰右保。瀟湘襟其前。白石江帶其後。交廣之衝。蜀貴之阨。固雲南之雄郡也。但其地人雜。彝蠻俗。兼漢夷。或脫帽以爲禮。或木床以爲戲。或大環覆胸以爲婦飾。或片木刻物以爲契券。蓋不可純以中國理之者也。

聖天子方敦柔能之政。而興混一之化。則雙山之之曲靖。固其選擇而使之者矣。然則因其俗。不違其常。從其情。不失其宜者。固今日之所當從事者乎。昔唐有韋仁壽者。嘗爲曲靖都督矣。能收兵保障。至于西洱蠻夷。悅服。然猶在武德之間。蒙段二氏。尚不梗化。而仁壽之政。已能如此。况今曲靖沾濡皇化既久。而雙山之材。行政教。又取取若此。斯行也。豈特追

踪仁壽已哉。他日雖如韓穉圭所至。有遺愛。夷狄畏慕。及其還朝。北虜常問安否。以圖畫像者。亦可馴而至也。雙山勗哉。竊恃有舊僚友之義。則不但于其已能者。爲滿望也。雙山名儀。廣西臨桂人。起家鄉貢進士云。

### 風木圖詩序

昔予在陝時。河內王明叔以甲戌進士。出尹蓋屋。偶同對山。康子有太白終南之遊。遇明叔焉。溫恭愷悌。其言論。或追述厥考。即墨先生焉。予嘗私重明叔。以爲篤不忘也。比予改官南都。而明叔已僉憲山東。則既十年矣。一日寓書于余曰。賜之于先人也。年雖近強艾。而懷思猶如齧齧之日。官雖屢遷。

轉而追慕猶如庭訓之初。遂作風木圖以志感知。賜者皆有詩賦成帙矣。則涇野子何以為言乎。且先人早歲穎特。長從關中邢司徒先生學。端嚴誠恪。深獲器重。尋領順天鄉舉。授尹江西太和。太和俗頗競訟。而先君持廉秉公。方及三年。百姓向化。後補即墨。敦崇德教。蚕月麥天。不閉四門。閭閻安堵。及先伯客死。無子。孤女俱幼。遂棄官以歸。同先母潘孺人撫養諸孤。選賢以嫁。李御史經。邢御史昭。皆其壻也。其教賜學。課讀甚嚴。每逮夜分。至有今日。是多涇野子舊所聞也。風木之悲。豈容已乎。曰。明叔職司憲臺。毋但觀風于木。其觀風于民乎。觀風于木。一墓上之物耳。觀風于民。巨省雄藩。皆可得

而理也。故觀民之風。敬也。可以知已之莊。觀民之風。讓也。可以知已之謙。觀民之風。畏德也。可以知已之仁。觀民之風。賤貨也。可以知已之義。觀民之風。頡頏不譎也。可以知已之信。自汶濟以東。龜蒙以西。皆是風也。則先夫子即墨一邑之風。廣為東人一省之風矣。此顧不可乎。若明叔由此。而又不已其道。則他日積登廷尉卿相。雖風動四方。亦有餘也。

### 陳思古集序

陳將軍思古。汝王安吉荆溪鄉人也。少有將畧。讀書便領大義。以為丈夫當雄萬人。何似書生耶。年十七。襲父爵。懷遠將軍。統衛事。至弘治十八年。用尚書劉公薦。陞署都指揮。摠揚



州漕運搜剔冗濫。歲省米五千餘石。正德間。追捕劉寇。斬首數千級。又攻破孝豐陽賊。俱有功。陞實授用。城都御史。拜叅將。宸濠之變。領兵駐下江。節制鎮常。蘇松儀真軍。歲省米萬五千餘石。事平。賜銀牌金花朱衣。嘉靖五年。天子廉得其狀。拜南京坐營。至則人不知持兵。將軍曰。兒戲也。坐食國家而緩急無用。何豢豕之異。乃比什伍。簡卒不能兵者。去之。六年。改坐圍營。旋復拜叅將。理通會。閘河成。歲運百九十餘萬石。省車脚費三十餘萬金。十年。

天子益知其能。拜南京後府署都督僉事。兼理操江。節制安慶九江。下至鎮江諸軍事。兵數十萬衆。戰船十萬艘。署府事如故。

天子曰。爾往來視江上下。無安坐都城。將軍拜命。滋懼曰。喜吾無功而屢受上賞。惟當鞠躬盡瘁。報國家爾。涇野子聞之曰。夫古謂師旅皆道也。其信然哉。夫思古承祖父之業。起一旅三十年而至。上將握金印。橫紫綬于腰。呼吸百萬。可謂至富貴權寵矣。然節財愛士。喏喏如不出口。蓋稱功伐。至以盛滿爲憂。豈所謂居寵思危。不溺于富貴者乎。雖古名將。有不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國史高陵監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欽臯編刻

序

淳菴處士許君六十壽序

涇野子曰。自予至江南。與諸友之講學也。在柳灣精舍。則有  
休寧胡孺道。喜予言。未嘗忘。退。或劄記。率相似也。在蕪湖東  
所。則有歙人許汝賢。喜予言。未嘗忘。退。或劄記。率相似也。比  
予居太常南所。兩生以大比之後。又同處三四月。當其進修  
視昔者益通明。且堅定焉。來年正月十四日。則汝賢之父淳



菴君六十初度之辰也。汝賢與其姪壽卿偕孺道來曰：象先甚不肖，無以爲淳菴家君悅。茲誕期且至，象先歸將稱壽觴，則先生何以教之乎？予謂孺道曰：淳菴君則何若？對曰：淳菴恬靜朴畧，不好華靡，訥訥然言，若不能出諸口。有古周任之厚焉，痛家業之中衰也。北度大江，耕商和州，以資孝養。嘗遭父疾，親煮湯藥，左右扶持，晝夜不眠，有古孫咎之志焉。父令與諸弟之索居也，其服飾器用，倍厚于君，示重嫡也。君痛泣辭謝，其父既卒，遂以精美者分歸三弟，自取朽敗。後諸弟有婚喪之事，則又竭力贊襄，俱使得所。有古薛包之風焉。予嘆曰：有是哉淳菴君乎！汝賢今茲之致壽，不可以他求矣。夫敦厚

菴先進之禮樂也。孝友者，聖賢之政事也。惟造詣有淺深，則功用有大小。在淳菴君，可謂生質之美。暗合古人者矣。在汝賢，則當盡學問之功，益充其先美可也。汝賢不見江滸之灌木乎？其初止一本耳。有善植者，析其條肄而種之，不數年，遂成千章之林。百丈之材，其上可以碍雲日，其下可以蔭行旅，皆其善植之功也。汝賢植淳菴君之道，如植灌木焉，則稱於鄉黨者，可以稱於天下，稱於宗族者，可以稱於後世。其為壽於淳菴君者，豈啻數百歲哉！且鷲峯東所之言，皆偶會之說詞耳。汝賢一不能忘，至於劄記，亦相似。矧淳菴君之道，得于庭訓之久，而受之躬行之餘者乎？汝賢能續成而光大焉，則

雖晦翁之發書齋亦可期而至也。又豈但式穀似之而已哉。是故享壽之名則在淳菴君。致壽之實則在汝賢。

### 盛氏族譜後序

太學生盛範卿從游于鷲峯東所者三年。比予居太常南所。持所自編族譜一帙來觀。曰：楷家世居儀真者。自永樂間始。祖伯謙公創為族譜以來。今族屬繁衍矣。無復有能再譜之者。楷生也晚。然而尊祖敬宗之心。推思收族之意。則固與楷之年日進而不能已也。茲編且考。則何以語之乎。淫野子聞之曰：夫世系作。則本枝有條而不紊。世傳作。則行履有據而可考。文詩錄。則名德常著而不泯。範卿之於家者。如此其厚乎。

且範卿兄弟四人。儉庵君蚤已。令之析居矣。其第三兄業既析而又貧也。範卿復請與同居。不忍遠去焉。當宗族之中。有若人焉。則範卿之心可知也。然則範卿之為此編者。豈徒文字乎哉。於是範卿曰：楷講教而先生以是語。不幾於溢美乎。曰：範卿毋是已也。不聞古之君子。又使天下人皆能收其族乎。

### 朱程問答序

南昌太守婺源程君仲樸。輯其遠祖允夫先生與晦庵朱子問答之言為一編。曰：朱程問答。暇以問序焉。予披覽之。然皆辯難論孟之奧。疇咨太極西銘鬼神禮樂之群疑也。予然後

知朱子集註諸經四書者。雖皆出于手筆。然亦當時群賢講論之功耳。若允夫者。亦其一也。仲樸乃能輯而表之。豈獨昭先人之隱績。亦以使四方治經之士。知朱子之學。有集諸儒之長焉。雖然。斯問答也。於解釋訓詁。居焉。惟吾仲樸。質明而志美。學博而行篤。見人之善而扶其弱。見人之非而抑其強。蓋將以論孟經籍。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不但一問答訓詁間也。夫然。則仲樸之克光厥祖者。雖以此編傳之千萬世。不磨可也。

誥封太宜人劉母陳氏壽序

太宜人劉母陳氏者。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前吏科都給事

中平嵩劉子實夫之母也。今年三月十有四日生。六十有八歲。且七十也。而太宜人之。鳶誥適至。實夫喜。走謂予曰。世揚碌碌不才。而吾母劬勞萬狀。無以消埃酬報。叨冒

聖恩。來詞褒喜。貴及誕期。而世揚寸草春暉之心。少舒。不知何以使吾母至千百歲也。且吾母自繼室。吾父誠庵君也。力持婦道。夙夜匪懈。及父既沒。秉節不邪。端柔勤儉。閨範懋昭。閩人稱貞焉。吾有兄二人。前母林氏之所出也。吾母子之無異於所出。鳩鳩之愛。可方古昔。閩人稱慈焉。不識此可以致千百歲乎。曰。是在實夫已耳。且予嘗聞淮水之名矣。以為出

台簪山者。即洪流也。近過其地。而詢諸人。其發源止可濫觴耳。及潁汝渦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與黃河江漢並名。齊驅稱四瀆焉。故在太夫人者。百年之貞慈也。在實夫者。千年之貞慈也。實夫不見。易之言貞者乎。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實夫之在諫垣。固已秉貞矣。自茲以往。或外而藩臬。或內而卿相。皆秉是貞而不渝焉。上足以格乎君。下足以帥乎僚。擴其心。雖與天地日月爭光可也。實夫不見。曾子之論慈者乎。其言曰。慈者所以使衆也。蓋民餒其腹。雖或使之。則腹枵不欲行。凍其體。雖或使之。則體解不能行。實夫還為司牧。固已嘗用慈矣。自茲以往。或外而賦政。或內而陳善。皆用是慈而不改焉。近足以悅乎民。遠足以育乎物。擴其道。雖與乾父坤母比。思可也。是其為貞慈也。豈非延太夫人於千歲者哉。昔者孟母有仇氏。生孟子而失其夫。守節矢靡他。及教孟子。學為聖賢。至於三遷其居。不以為勞。誠可謂貞慈矣。然徵孟子承其貞而廣之以義。體其慈而擴之以仁。何以訓當時。傳後世也。則有仇氏者。固戰國時一婦人耳。奚能至今千百載。猶誦孟仇氏如存不沒乎。實夫必有所取於斯矣。

贈宋君獻可陞知真定序

仰山宋君獻可。既有真定之擢。同鄉楊叔用諸友。適來。予為

之喜甚。曰

聖天子於此地真得人哉。叔用曰。涇野子之喜其以獻可為鄉曲之英乎。曰。固然。但吾儕有知地者。或不知人。有知人者。或不知地。予知地。又知人。是以喜之耳。今夫真定隸州縣三十有二。西盡於平定。東薄於瀛濟。表山帶河。接海據關。拱皇極而通群省。蓋京師之門庭。畿輔之要地也。往者正德中流賊。弱亂於坻羈。真定無守。以控阨之。遂使衝突馳騁。南驚河洛。縱橫於汝蔡徐淮之間。毒及天下。蓋此地風迅沙飛。人馬剽悍。一迫於饑寒而失其心。頃刻呼號。輒成群聚。雖有滹沱沙漳之險。不能為之限域也。叔用曰。獻可之為御史。則嘗

聞之矣。巡城則參論監局之貪橫。掌道則會彈權姦之彌進。刻述職官而言無不當。巡下路江而威無不宣。其他條陳江防諸事。緝獲通番雜貨。帶管本科。并點軍門。以及監試科場之差。皆風力烜赫。在人耳目者也。此其人以守真定。足知其有餘裕矣。曰。雖然。予之所言乎真定者。非但已也。真定當衝路之衢。民疲於力役。而艱於衣食。予欲使乘鄣趙晉之間。雖或冠蓋相屬于路。而民肩不生疣。足不生繭也。雖或糜芑首。藟之未獲。而民杵舂糲殮不缺也。雖或麻枲綿絲之未收。而民寒冬衣褐皆完也。雖或晝不建旗於城。夜不振鐸於巷。而終歲犬不生鬣。馬春生肉也。叔用曰。若是。則又不知獻可何



以能之乎。曰。子亦嘗觀建業之斛水車乎。於此有數百畝之田者。邊於鴻池。田高於水。不啻尋丈。有能為百斗之車者。或挽之以力。或推之以牛。掣池中之水。如貫魚。斗斗皆行田也。於是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年矣。聞獻可之巡江也。有下官怠於趨承而簡於禮遇者。獻可徐察其有守能愛民也。遂薦之於朝。當是時。其人方懼其効也。及獲是舉。乃自慚且嘆曰。吾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然則獻可之為真定。又豈可以他求哉。夫三十二州縣之長貳。豈無若人之賢者乎。有則獎進之。優接之。當其考也。以最書之。則賢者益勸於善矣。豈無不及若人之愚者乎。有則懲督之。摧抑之。當其考也。以

殿書之。則愚者亦改其過矣。賢者益勸於善。則仁政流行於四封。愚者亦改其過。則暴政滅息於一日。如是而民力不蘇。衣食不足者。予未之前聞也。他日獻可言此郡之奔走繁劇。無暇時。曰。苟有子民之心。則雖奔走送迎之頃。皆仁政耳。獻可又曰。巡江之事。偶然之見。恐不能以周茲郡也。曰。是在克已。既盡。則認人不錯。於天下且有餘。况於一郡乎。獻可苟持此不變其學。他日身都卿相。進退天下人才。如辨黑白。於予言當一驗也。况獻可孝敬忠信。剛明正直。鄉黨皆稱之乎。獻可陝之延安鄜州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滇南野升陝西僉憲序

陝西榆林之西路在延安北數里。即古大順招安萬里之地。蓋切近虜境之要路也。舊額除按察憲臣一人駐劄新城以督理糧儲。整飭邊備。兼理詞訟。凡民庶之安危。軍士之勇怯。將領之勤惰。皆得稽察。予以壯國威而禦外侮。誠重任也。邇者三年。述職考察。既黜其瘼官者矣。輿論以此地非廉明威惠信厚周慎者。不足克堪。乃選於衆。得吾南野須公孟觀。以昇之。當是時。南野方奉勅出巡廬鳳等處屯田。而都憲治齋萬公。又嘗題將蘇松徽寧等處屯田一體兼管。司徒與浦王公亦坐名題。准清理營房倉場教場寺項地土。行且三年。諸劇就緒。

朝廷稔知其才賢。故復有是擢耳。予往拜南野。退遜以問西路之事。予曰。夫西路予雖未獲履其地。然予西人也。亦嘗聞其大畧矣。使南野移所理南畿屯田者而往治之。豈有不如拾芥者哉。夫士有五懈。而馬有三罷。穀粟後農則腹懈。布花違時則体懈。賞賚失實則勇懈。曲直混淆則心懈。苦樂不均則情懈。膏不及接。馬罷于野。秣無飽藟。馬罷于廐。行不累。穀馬罷于陣。懈與罷既除。而邊塞不壯者。未之有也。則何以能之乎。惟在登其將領耳。往在正德間。聞他衛有貪將。善懈罷士馬者也。一日虜驟入塞。士馬不肯為之前。卒至失機。其貪將猶侵漁其下。買絨蟒。內賄當路。以求逭誅。未幾大敗。殺士

民殆數城而後去其官。當其時雖貪將之罪亦諸監臨察視者之過也。然則南野茲往先問士馬。即知其將領矣。昔者有宋韓穉圭范希文皆嘗經畧延州以北之地。即今西路諸處也。穉圭則增土兵以代戍兵。久之器械精堅。諸城有備。至謀取橫山以撓夏國。希文則墾營田。復廢寨。練士卒。熟羌亦為之來歸。當其時至有軍中有韓范賊皆心寒破膽之謠。夫宋去今不遠。其故迹遺法猶有存者。南野誠取其長而用之。雖他日出將入相。以總制三邊。亦有餘也。

贈呂君君言陞知兗州序

觀復呂君君言。既有兗州之擢。其刑曹諸寮來曰。則何以贈兗州乎。予曰。夫兗州先師夫子之鄉邦也。夫子與諸弟子論政者多矣。君言能取其二三策焉。足可以治兗州矣。昔者夫子語子貢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兼斯二者。其於兗州也。如運諸掌乎。諸寮曰。君言嘗北為戶曹。南兼刑工。在鈔關則杜請托而包攬息。在屯田則立節慎庫而金籍明。論採珠之弊。至罰俸而不悔。致聽訟之慎。於傳致而不事。此雖於兗州有餘也。何賴於二子之政哉。曰。此固君言有立政之本。但其致用。尤不可以廢古耳。於此有畜絲積羽之人。不可謂無具矣。然非學水凍之法于恠氏。豈能得澆水漚絲。暴日與井之詳。非學染羽之法于鍾氏。

能知漬湛舟楫。三入五入七入之數哉。故事必法古而後可  
以得道也。蓋在子貢者。乃安民之要在仲弓者。乃用人之方。  
夫食者。民之口體也。兵者。民之手足也。信者。民之腹心也。得  
乎民之口體。則手足腹心皆歸我也。故安民之政。以足食為  
首。闔郡之事。非一人所能辦也。是故有器使之道焉。則有司  
當先矣。有已日乃革之道焉。則小過當赦矣。夫然後去其不  
職者。進其克職者。賢才當舉矣。故用人之政。以有司為先。今  
之餒民食者。多矣。或淫其額以取盈。或致其期以足賦。或追  
其蠲以填虛。或玩其時以誅無。或重其役以鬻產。或博其罰  
以耀威。機無方丈之布。而官有匹縑之征。田無長畝之獲。而

公有庾釜之取。凡此皆可以絕民之咽喉。而銷人之飢膚也。  
此奚以足食乎。有司之不先者。凡以恃已之長耳。誠能委之  
錢穀。以觀其廉。察之桑麻。以觀其惠。試之甲兵。以觀其勇。課  
之禮樂。以觀其文。移之刑罰。以觀其斷。字民矣。雖倨而不與  
怒也。且注褒。戕民矣。雖諂而不與喜也。且注貶。如是以先有  
司。未及舉賢才也。即有司已變為賢才矣。夫充也。統州若縣  
幾至三十。凡古之曲阜。滕嶧。鄒單。泗汶。鉅鄆。曹穀。邾費。諸名  
邦壯邑。皆與焉。而君言廉明持正。抱立政之本。

聖天子已知其賢材而遴以畀斯地者也。誠又兼二子之政  
以往焉。豈不可收兗州之治。如昔人不下堂而成者哉。夫苟

持是道而不已其功也。雖他日身都卿相。若夫子告顏子以斟酌四代之政者。亦可證而學也。君言揚之江都人。起家正德辛巳進士。

贈陳師禹出守岳州序

南京留守後衛指揮使周特準平者。玄庵穆子之門人也。以子厚於玄菴子也。遂以事玄菴子之禮以事予。一日謁予曰。平有上司武選南橋君者。蜀之巴人也。往年以工部營繕主事督理南京。

太廟功成。大司空石湖何公疏聞焉。尋得進位武選。竟不失嚴慎而有禮。凡平之諸僚輩。無以為南橋贈。惟吾涇野子一言。將無不可乎。則應之曰。夫南橋者。豈非陳君師禹乎。吾又敬之矣。當其登筮未進士也。予與知其文學之材焉。及出令長安也。予與聞其循良之政焉。若營繕之事。時予方守尚寶。數出長安諸門。而師禹量度謀為之詳。課工節財之法。披星沐雨之勞。夙興夜寐之勤。又予所親見者也。今特準言在武選者。又如此其美也。斯其人以守岳州。夫何有哉。夫岳也。沅湘衡岳接其前。漢沔州峴帶其後。左瞰洞庭。右俯彭蠡。蓋兼有江湖之勝者也。民雖刀耕火種。而尚義好文之俗。不減於舊。以師禹而治之。猶建瓴水於高屋耳。雖然。逐歲以來。水旱為害於天。而誅求肆害於人。民之罷於衣食者。亦甚矣。故君

子治郡之罷。猶醫者治人之病。其受痛之急而救之。斯民免於危亡耳。或曰。何以為先乎。曰。是不可遙視而閤料也。夫醫者之劑也。必先切脉而後知病之標本。是故病在臟則後腑。病在腑則後臟。故穀梁子曰。民勤于力。則工築鮮。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蓋得其道矣。師禹如知切脉之仁。於仁岳州也。必先哀萃獨而恤顛連。塞糶食之竇而補褫衣之缺。家與之穀粟。而戶授之絲麻矣。如是雖旦夕之頃。亦可起其罷也。昔者陶士行亦嘗鎮巴陵。即今岳州之地也。當是時。方有杜弼之亂。而士行乃使鄭攀平定其地。綏懷得宜。深得荆楚人心。况今其地久霑濡乎。

聖化。又非士行時之可比也。而師禹之材賢。所至取效。又彰彰如此。則雖於全楚無難也。而况於岳之一郡乎。夫苟持斯志而不渝也。尋見其政成民頌。晉掌藩臬。入都鄉相行道于天下。揚名于後世。又何不可到哉。

### 贈陝西叅議南庄喬公序

南庄喬子伯藏守南京浙江道御史六年矣。今春有陝西叅議之擢。駐劄莊浪。報至。吾謂吾鄉之士曰。莊浪其得人哉。夫莊浪在西寧之北。鎮蕃之東。迺古月支龜茲之地。故吐魯蕃覘於前。匈奴瓦剌伺于後。亦不刺竊據于西海。治北衛孤懸河外。甘肅賴以餽給。臯蘭藉以藩護。實一邊之要地也。得吾

南庄以分守于茲。聖天子其無西北之憂乎。或曰南庄惡乎長。曰惟其有實心耳。不見江南之為籬人者乎。以栢為楨。以杉為題。以蕩筠為經緯而織之。以鋒其巔。於是室宇暢達。貨財攸居。長幼卑尊。皆為之安樂。飄風不能撼其躬。積雨不能蝕其本。暴客不能肆其刃。比鄰不能攘其鷄。凡以栢與杉。皆實心木也。即者大工之興。計費可二百萬鎰。以太倉內帑不足也。乃派辦于天下。蓋將人人賦而戶戶科也。少有愛國之心者。不勝杞人之憂矣。南庄遂奏言曰。海內未脫凶荒。而各曹量有畜積。如戶曹之餘。益餘課。兵曹之缺。官柴薪工。曹之沒官。賊仗。及各處撫按司府之賍罰。剝派。苟一那移動。

支亦足以暫資急用。於是上允其言。即天下之間閭遐荒。皆受其賜。此非有實用者乎。往者予及諸友。講學於鷲峯東所。既久而未效也。他日南庄及其僚方體健數過予。一日講及此學。南庄曰。予與體健二三友。默約一規。善則相勸。過則相箴。政則相議。功則相勉。以為慎獨之學。且數年不敢以告人。予驚嘆曰。蓋嘗觀君之行事。而重其履。聞君之言論。而嘉其識者。已舊矣。豈知乃陰為是功哉。此非有實學者乎。是故有實用。由有實學。有實學。由有實心。南庄子持是有實心。以蒞荏浪。豈不足以捍外衛內。如江南之籬人者哉。往者吐魯蕃。用牙蘭之計。結婚于亦不刺等類。黨勢強勝。侵掠哈密。奪其

城印。至使其肅震擾。

朝廷累遣重臣。經理其地。歷數十年而未定。使當時莊浪有守。預防而早圖。以佐其肅之棘。豈至是哉。然則南庄斯行。以實心而布實用者。當如救焚拯溺矣。今夫中土之民。上國之士。苟一食不繼。則朝不能以逮夕。一衣不足。則冬不能以及春。而况邊陲之子。疆圉之卒。身履沙漠之地。躬禦虎狼之寇。苟枵其腹。瘦其體。而欲以得其死力者。予未之前聞也。然則南庄推廣實用。以強此衛之兵。聰明睿智。皆由是出可也。他日兵修政成。晉臻卿相。守在四夷。亦自是乎。南庄勉哉。南庄名英。保定東鹿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莊浪篇有序

莊浪篇申贈南庄喬子也。恒齋子見知于南庄子。南庄子有莊浪之行。恒齋子問于涇野子。涇野子爲作莊浪篇云。問莊浪卒曰。夫卒也。既遠酒泉。亦逃西寧。孤處黃河之偏。無所附依。徧東則白羊石板不守。徧西則鹹水大沙無具。苦灣紅城以爲朝暮。武勝老稚而作比鄰。負弩而腹不宿飽。執父而肘不抗扎。蓋三邊之苦卒也。故君子常綏之如子弟焉。問莊浪馬曰。夫馬多以茶易之。蕃人以給衛卒者也。其寺苑閑廐之馬。至者則鮮焉。卒得其壯者。且或羸矣。得其羸者。豈能以有馬哉。卒不能以有馬。而責馬于卒。并其卒亦失之矣。是故戰



無彪虎之壯。追無飛翰之疾。退有班布之怯。是歸罪于泥淖之陷也。問莊浪衣糧。曰。豈惟莊浪。凡三邊之遠。皆關陝八府之民所供饋者也。故自潼關以西。未秋則男舂粟。曰。將以食邊也。未寒則女織布。曰。將以衣邊也。然粟至而卒或無斗釜之入。布至而卒或無尋丈之惠。蓋率因公以先扣。緣役以預奪矣。于是卒不能自存。離位取裝于其籍。裝即辨而返伍。則又次第以賂上官。其營屋。猶然懸磬四壁立也。故雖以全陝之力。不能給三邊之費矣。乃不免招商於下。取帑于內。如是而猶或不足。于是寒餒之士。關弓而起。如近日寧夏大同之。于刃將領者。已數數也。彼且不誘虜。幸矣。又安望其禦邊哉。

夫三代以上。且未能引論。即漢初解衣推食。與士卒同辛苦。晁錯所論輸粟塞下者。豈有是哉。問莊浪藟菽。曰。馬。春夏牧青。秋冬食枯菽。則騰馬者也。故芻芻取于厩者。計馬有數。菽取于廩者。計馬有量。故馬或春夏食枯。有奪其青者也。或秋冬食木。有奪其枯者也。或日夜食糠粃。有奪其菽者也。雖上無施奪。士或以藟代薪。以菽代粢者。則并其馬士。亦奪之矣。及虜入塞赴陣。其骨立之馬。跛蹠蹠跏。見胡即仆。聞鐃即僵。乃以青馬之不進。豈不後哉。故君子積藟菽如水火。用藟菽以劑量。姦冗不能耗其數。貪穢不能損其真。于是駟駮成彭驕之材。以赴虜。如虎狼之捕犬羊也。

餘冬序錄序

餘冬序錄者。燕泉先生何公之所著也。蓋於經史子集文武  
事變皆旁搜博取而詳說之矣。昔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楚子遂以為國之善人。寶之過于白珩。公固  
楚人也。又生值 聖明之世。而乃有此錄。言雖述乎舊物。論  
實裁以新義。豈惟使人考古而通今。亦可以使人勸善而懲  
惡。予未能習於倚相。當其學。恐亦不出此也。人徒知公奉身  
潔白。履官方正。政事在邊鄙。忠節在 朝廷。以為漫爾樹立  
也。亦豈知其學有源本。如餘冬錄所具者乎。則公當非明時  
可寶之一善人乎。然乃使投閒置散。序其學於餘冬錄。堯舜  
在上而野有遺賢。此何以辦也。雖然。閒閱錄中所論。顏魯思  
孟之際。周程張朱之故。不可謂公無所見也。顧乃以魏董遇  
之三餘。齊寧越之十五年。學漢東方朔之三冬。不畜枕自比。  
則公豈專博物洽聞者哉。昔之君子。率隱約以卑况者。其志  
遠矣。然則觀公之道者。無徒繫於其自序也。

賜山求慕詩序

賜山者。葉君世民之別號也。其子定甫。泓從予遊於太常南  
所。每言賜山自幼至艾。未嘗有一不順親之心。亦無私貨私  
畜。遇其父竹軒翁暨母劉氏之疾。嘗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既  
卒。哀毀逾禮。見者感泣。遂築室父母墓傍。當賜山之麓。因號

賜山蓋欲其舉目入耳。不敢忘親也。於是其執友傷其意。矢爲詩賦。作賜山永慕卷云。聞之休寧人。云賜山常自痛曰。古語云。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其殆萬邦之謂乎。然則賜山真可謂永慕者矣。予謂定甫當努力斯學。終日乾乾。夕亦惕若。務使道得於己。而學成于身。處則化鄉。出則濟時。使賜山子身親見之。無或少惰其力。孝有不及。亦若賜山之永慕竹軒翁也。

贈鶴亭王公考績序

鶴亭爲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已又改撫遼東。未洽三年。晉陞南京大理寺卿。閏四月。通前理考二年績云。于是南都自大

司馬紫巖劉公。大家宰介谿嚴公以下。皆有贈章。其僚楓崗徐公。請予爲之序。予雖與鶴亭爲同年。然自予被謫以來。數任於南。其在大理。平允之績。身親見之矣。其在大同。遼東者。則未能與聞焉。楓崗曰。大同違邊墻。止二百餘里。軍民被囚。奴虜去逃回者。公嚴諭邊守。審明護送。該隸處所。其原籍本鎮者。官給押送人役。白金五錢。外省者倍之。於是虜中走回人口。父母妻子。咸得完聚。而又撫恤窮困。令各得所。未幾。以他論。改用公于遼東。然遼東之地。與胡爲隣。每遇開市入貢。公撫處有差。虜率信服。莫敢侵掠。其諸將官。固不固守疆場。弗敢貪功。以啓邊釁。癸巳大饑。人相食。公奏發內帑賑濟。地

方賴安。予嘆曰：嗟乎！使公未去大同，即往遼東，而又復  
召用也，則郭鑒馬昇輩未必與亂，而韃靼諸胡未必至邊，敢  
盟大同，肆行挾制，如近日者也。夫銷患於未萌之前，人所不  
見其功，率以爲細也。平亂于既熾之後，人所共驚，其功率以  
爲大也。然自君子論之，惟獨取於曲突徙薪者耳。則公之功  
亦可想見矣。昔者李牧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習騎射，謹烽火，  
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  
歲，無所亡失。趙人皆以爲怯，乃以他將代牧，微功生事，致匈  
奴爲邊苦，所得不償所失。尋復用牧，牧終守前約，乃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公雖比方于牧，不可乎？雖然，撫邊之功似難而實易，平獄之  
績似易而實難。昔晉士燮常重內憂而輕外寧者，良有以也。  
是故汲黯主旦在內，而淮南西夏之謀皆寢。若唐宋之季，喜  
用紛更之人，即天下日趨多事矣。然則公之於此，固有所隱  
於心，而思追崇乎張釋之于定國不已也。吾知其必仰思臯  
陶上弼

聖主下慎庶獄，使風動四方，而絕蠻夷猾夏者，亦在斯行乎。  
公字應時，武功中衛籍，直隸丹徒人。以進士選授監察御史，  
有直聲。陞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天津兵備，克復劇賊，欽賞彩

段花銀尋陞山東叅政已而按察江西布政河南皆著有懋績云。

### 贈南野歐陽子考績序

南野歐陽子崇一以翰林編修出爲南京國子監司業今將考三年之績乎。朝也。南都群公卿皆有贈章大司成鍾石費公欲予爲之序。或者聞歐陽子之考績也。問曰。治水者以疏道爲功。治火者以焚萊爲功。提兵刑者以平寇決獄爲功。皆可指而見也。歐陽子爲少司成職在訓迪諸生其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乃亦謂之考績。何也。涇野子曰。亦嘗見北門作室者乎。解人計錙以受金。筦人計樽以受廩。椽人計榱以受資。鍤人計堵以受餼。若乃定錙以示分。比樽以示度。差椽以示數。會墻以示聖。則惟工師者懸尺斗而操繩墨。以指揮之者也是。故他吏之爲功。雖顯而其效甚近。司成之爲功。雖隱而其效甚遠。愚乎存曰。惟在正士習耳。夫立誠而言。蹈矩而行。奉規而學者。士率如此。雖謂之習不正。不可也。工於媚悅。閑於奔競。安於偷惰者。雖謂之習之正。亦不可也。士習如其皆正也。即天下吏皆得其人。而民蒙其福。不啻一水火兵刑效治耳。歐陽子蓋嘗識其機而用力於是矣。當其績。又孰能爲之大乎。昔者陽城嘗爲是官也。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城曰。諸生篤于文而薄于親。吾又何以教爲。乃遣使歸省。於

涇野子曰。夫立誠而言。蹈矩而行。奉規而學者。士率如此。雖謂之習不正。不可也。工於媚悅。閑於奔競。安於偷惰者。雖謂之習之正。亦不可也。士習如其皆正也。即天下吏皆得其人。而民蒙其福。不啻一水火兵刑效治耳。歐陽子蓋嘗識其機而用力於是矣。當其績。又孰能爲之大乎。昔者陽城嘗爲是官也。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城曰。諸生篤于文而薄于親。吾又何以教爲。乃遣使歸省。於

是一時士習。以孝爲重。聞今南雍之士。固有不待遣而數歸省者矣。豈其賢於陽城時之士哉。蓋多假借之言。不勝告乞之繁。即先誠之訓。又爲後僞之因耳。歐陽子有父母具在也。曰德既仕於此。不能歸養。而又離逖二親。其謂諸生何。乃顛迎二親。晨昏定省。三牲以養。愉惋之誠。風流南國。於是諸生曰。歐陽子豈惟言教。將以身教我者乎。薰其德而化者。蓋種種焉。聞歐陽子嘗爲州守。其撫字之勞。又與陽城在道州者同。又安知他日或當大論力定國事。不與陽城同哉。然則歐陽子雖爲今之陽城。不可手。昔予校文。癸未會試。嘗見歐陽子試卷矣。嘆其弘博醇實。當冠易房也。然歐陽子學于陽明王子。其爲文策。多本師說。當是時。主考者方病其師說也。予謂其本房曰。是豈可以此而後斯人哉。其本房執諍。終不獲前列。一時遇閱其卷者。皆惜之。及歐陽子爲司成。遂以其師說良知者。日講授諸生。益擴充而廣大之。蓋將仰師孟子。并其良能者。亦以率人。不但思同陽子而已。歐陽子茲往。固知有所壘壘於是矣。於是鍾石公曰。佐吾立師道于天下者。正有是耳。

贈羅江先公三品考績序

羅江先公之在南京也。仕大理卿者二十有一月。仕工部侍郎者七月。仕太常卿者八月。蓋三年於茲矣。皆三品也。考其

績于朝。予在僚末，將授大理工部故事，醜諸上卿以餞。且徵文也。公乃謂其屬顧子彥夫曰：無以為也。茲既與淫野子同僚，即淫野子文可也。醜餞亦從太常故事。宜予嘆曰：予久薰公之德而諒公之心矣。茲也果若是乎？夫大理之平反居多，而不執不隨，人之生于公手者衆矣。工部以節省為正，而頽廢亦未嘗不興。勞之著於南邦者多矣。若太常之寅清日，懋肅恭匪懈，不愆陰禮，思格明神，又予所親見而景式之者也。然此皆不足為公多。惟茲遠處簡靜，不賴榮耀，則豈人之所易及乎？初公舉進士，知安仁縣。時以父鷗侶先生年高路遙，不能迎養。至今言及，猶爾隕淚。及自太興進選監察御史。

蓋嘗迎母楊淑人於京邸。楊淑人不習其上也。遂舉還順德。未久，公以懷母之故，申乞終養。其言詞懇切，讀者酸鼻。當是時，公為御史已七年矣。首差督捕盜賊，嚴校不能刺其隙。再差查盤湖貴，同事無不服其節。三差巡按應天徽寧諸郡，而貪猾豪黠無不畏其威。於是御史大夫深加器重，簡掌本科者一年，而輿論歸高。且晉丞大理也。及終養，疏舉僚友皆慰勸。需遷，雖遂翁家宰亦憐其才而沮其行。公曰：光之思母，度日如年，不知有此官矣。泣涕俱下。遂翁愴懷，始為之調護。允旨焉。即日戒行。中丞東沂王公令諸御史輟公出送，以榮孝舉。冠蓋祖帳，聯絡都門。有丁御史楷者，比諸陳茂烈云：歸養。

七載而揚淑人歿服闋撫按司府數爲勸駕公復引疾再告亦獲所請爾乃寄情山水固將終身於是巡按廣東涂謝諸君訪知其賢屢奏恬退以列其純孝睦鄉之實然則今茲三任之績予雖縷縷數也又豈足爲公多哉昔公之爲安仁也一志慈民凡陂塍塘圳疏治殆盡野無曠隴安仁人至今賴其利又善於折獄民心悅服凡近安仁州縣者之有訟也無不乞於撫按臬司以歸聽焉故公雖受一邑之命而實兼數縣之事近年故宰桂公安仁人也公在安仁時桂爲諸生安仁之政心所服也此至執政薦陞通政叅政再陞太僕少卿及廷推坐院僉都御史冢宰方公謀諸中丞汪公汪首稱公方以公鄉人也抑陪以吉林公皆未用尋言官論方事乃波及于公汪因極陳始末公心斯白夫即使公欲進之心速則十五年韜晦山林又何以辨也 聖心既知其賢尋陞南京光祿卿焉且公舉丙辰進士今四十年矣同年者數位至尚書或且尚書致仕以去而公始階工貳乃又以南太廟災自陳乞休不允改任今寺續又請以前官致仕亦不允則公委曲於進退之間者蓋未嘗不以十五年山林而爲念也又安可以今三任之績爲公所多而屑陳之乎雖然以十五年山林爲念者公之本心以千萬世社稷爲念者臣子之至願也公其益懋有位仰荅



聖慈不日丞在輔相。罄輸忠藎。措

國家於磐石之安。於公靜養之素志。不亦愜乎。遂初之賦。姑置勿及云。

壽容菴處士程君世大七十序

容菴處士之七十也。其子爵。欲上難老之觴。以嘗從予遊也。欲予有言。又以予數言處士也。未敢遽請。比予起南都。而北上。乃囑其戚友胡孺道。追予懇壽言。予方有公事也。未能遽應。孺道曰。先生豈以容菴君爲不足耶。容菴君世居休寧之由溪。剛方樂義。善事父母。於其沒也。作泣椿。見萱二卷。求名筆。不下數百篇。石亭陳內翰。爲之類次成編。名終慕集。而先

生亦既跋之矣。其造書屋。課子居業。遠近來士。燈膏有助。郡伯鄭雙石。公高其義也。爲書萬峰書院。以褒之。君又買地一區。爲義塚。以處里之貧餒。構水濟石梁於歛之衝路。創祠宇以合族人。皆其所義舉也。寧可不一言乎。涇野子曰。予豈不知處士哉。昔予嘗抄釋周程三子書。授其冊於爵。處士見而悅之。曰。是書也。豈爵一人私哉。遂捐金刻梓。于由溪。使江南士。慕程朱之學者。皆獲一見焉。夫三子之書。誠予素所耽愛。然予一人抄釋。一人行之而已。得處士以刻。千萬人皆可行也。處士斯名。不亦稱情乎。此其壽。雖數百歲可也。若乃克處士之道。處則肖之于學。仕則宣之于政。壽致數千歲。而美名

不泯者。非予與孺道所能。則在爵乎爾。則在爵乎爾。

### 贈楊叔用陞知馬湖序

膚施揚君叔用。仕於南戶部主事。至正郎。六七年矣。乃有馬湖之擢。凡吾鄉縉紳。在南都者。及叔用知舊諸君。皆欲予有言以贈。而叔用亦曰。先生如有言也。其詳說馬湖之政。本源將奉以周旋焉。涇野子曰。昔者子之爲祁縣也。身率以正。慈蓋百姓。無少妄舉。民有訟爭。與分曲直。各中其情。兩造驚服。善者咸勸。頑者改圖。遠如澤沁。亦乞上官。於君歸聽。蓋凡所。此委。執法身。未嘗因勢低昂。若遇征稅。先期令辦。惟恐。比去。祁人涕泣攀送。如失父母。當其時。予亦奚有所言。

乎。及子之在戶部也。戶部以金穀爲職。而銀庫總巡之差。則又大且重焉。子守銀庫。凡出納交承之間。雖數百萬之衆。十三省之輸。罔不明實。無錙銖爽。其督修庫室。鞏可千年。巡倉則攢典具潔。運官糧。長率速完。起細至蓆格草式。皆與輕處。簡裁靜重。惠澤玄施。於是戶曹堂屬。指數歸高。當其時。予亦奚有所言乎。則馬湖之知。人皆謂子才大而郡小。枳棘棲焉。鳳矣。又何待於予言邪。曰。惟馬湖艱哉。蓋古棘侯國之境。漢置犍爲。牂牁二郡。唐則置羈縻。馴騁浪瀉。四州地。雖以府名。屬則無州縣。蓋皆夷夏雜居。散處山箐者也。本源豈能以理。祁縣與戶部者。理之耶。曰。君子學有要領。則應無不當。心有